

勿漢視北方	社論
中國的經濟資源與經濟建設	粟寄滄
從九龍慘案論中英外交	錢克新
處置日本的基本原則	張雁深
論改革幣制	鄭伯彬
中國之新壁壘之批評	張天福
漫畫	胡非
春聯	賈魯
隔窗	沈靜
利那的會晤	李莘

第一卷 第三期

二月號

仁發公銀號北平分號

前外觀音寺九十八號

電話(三)二〇四一 〇〇八九
〇三七三 四六六五

辦理商業銀行一切業務存款利息
優厚放款手續簡便外埠匯款收交
迅速匯費低廉服務大衆福利社會
優待小額存款利息特別優厚

總號太原南市街七十五號
分號天津第一區赤峰道八十三號

新華信託儲蓄銀行

北平分行

經辦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行

址

北平分行——前外廊房頭條

電話(三)局 〇〇三八 二二〇四 三九一九
一八四〇 二二〇四 五四一四

辦事處 東城王府井大街

辦事處

西城西單北大街

電話

⑤二〇八九
②二〇〇六
二二三四

福星麵粉公司

地址：

天津西頭大夥巷

電話：

(五)〇五四六

出品

上等通粉

玉米麵粉

電機精製

優待主顧

(北平辦事處)

宣外西河沿

恆記糧棧分銷

電話(三)三一四五

捐助清寒同學啓事

敬啓者：華北遭日寇八年之蹂躪，民生凋敝已甚，教育程度日低；及抗戰勝利，共黨恣睢，兵連禍結，摧殘益烈，一般從事學術研究與在校攻讀之青年，雖懷奇負氣熱血滿腔，然由於境遇困窘，致不能專心向學者，平時乙難數計，況家鄉毀於匪患，資產盡被滌蕩，經濟來源枯竭，日坐愁城而壯志沉埋者，更不知凡幾，於是，命世良材，每難培成，此不獨青年本身之不幸，抑我國家莫大之損失，本學會欲針對實情，力謀補救，故成立以來，即以資助清寒同學爲首要，宣言佈露之後，辱荷各方嘉許，咸以作育健全人材負荷建國重任相期，然扶助青年，擺脫生活之困難，使入於光明之途程，學有所成，用爲社會國家，效其忠藎，固夙爲同人等努力之初衷，要亦賢達諸公之所屬望，故特以本期五百冊捐助難區清寒同學，雖杯水車薪，未能普及資助，而見仁就義庶幾聊慰私衷，爰誌篇首希共察焉。

北平同勉學社
國風雜誌社 同啓

本刊每期獎金小說

徵稿
啓事

- (一) 應徵作品以短篇小說爲主。
- (二) 每期取「入選作品」一名，致酬五十萬元。
- (三) 因限于篇幅，應徵稿件以萬字左右爲度。
- (四) 入選作品本刊代爲插圖。
- (五) 未入選作品本刊可作爲普通作品刊登，不願者請註明。
- (六) 應徵稿件須在每月十五日前寄到。
- (七) 請逕寄北平沙灘新聞路十二號本社。



國 風 雜 誌

第一卷 第三期

目 錄

社 論 勿 漠 視 北 方

本社 (6)

再談九龍事件

金夫 (7)

裁員減政

樺青 (8)

日本賠償物資

雁心 (8)

有感於魯將軍之死

黃鐘 (8)

談金融管制機構

趙鑫 (9)

司法尊嚴

明鏡 (9)

論 著

中 國 的 經 濟 資 源 與 經 濟 建 設

栗寄滄 (10)

從 九 龍 慘 案 論 中 英 外 交

錢克新 (15)

處 置 日 本 的 基 本 原 則

張雁深 (19)

民主力量聯合起來

王聿修 (20)

論 改 革 幣 制

鄭伯彬 (21)

「中國之新壁壘」之批評

張天福 (23)

日本對和約的希望

葛辛 (25)

河北當前問題及其改革意見

趙清珍 (27)



文雜

閒談
雜感

特寫 石門歸來

通訊 被遺忘與被拋棄的

漫畫

文藝

寂寞 (散文)

春聯 (小說)

隔窗 (詩歌)

夢 (詩歌)

兩代間 (小說)

刹那的會晤 (小說)

迷惘·悵然 (散文)

雲姑娘 (創作)

仁恕的青年修養 (創作)

在寒風裡 (創作)

編後話

彰 彬 (30)

財 迷 (32)

褚 育 才 (33)

艾 果 (35)

胡 非 ()

天 風 (37)

賈 魯 (38)

沈 靜 (40)

言 白 (40)

曹 天 瑯 (41)

李 莘 (44)

揚 子 江 (50)

徐 寶 昌 (50)

烏 瑩 (51)

秦 保 英 (52)

編 者 (53)

社論

勿漠視北方

籲請中央重視北方，在今天已經成爲中心課題，朝野上下，都在熱烈的談論着。

其所以引起這個問題的原因，無可諱言的，由於若干跡象，中央確是漠視了北方，譬如，以前凍結於北方的共區救濟物資，自共黨拒絕和平之後，數月前行政院會擬全部運回南方，用作救濟。當時河北省臨參會以爲政府措施欠當，乃據理力爭，請求就地發放，救濟北方難民，事隔數月，至筆者執筆時止，行政院尚無明確處理辦法。再如中央會擬將石家山發電廠中重要機器，拆運上海，以解決上海電荒，但是北平電源不足，已爲衆所週知，而中央竟置此點於不顧，於是北平參議會據情以請，拆運雖未成事實，然而身受目擊的北方人民，却實在感到被遺忘了的悲哀。石門和運城相繼撤守，損失物資，傷亡人民，不可勝計。北方整天掙扎在饑饉之下，而大量南糧却限制北運……多少事實擺在眼前，怎能使北方人民緘默不語？

無論在地理上，軍事上，經濟上，北方都有它的重要性，東北與強鄰接壤，是全國的屏障，黑水白山延貨周邊，是天然的國防要塞。前者曾一度喧嚷放棄吉長，實是不明之舉。吉長失，瀋陽即變成長春，北平將成爲瀋陽；東北失，華北即變成東北，華中變成華北，雖然，華南仍可確保，然而唇亡齒寒，封鎖長江，究竟能有多大把握？果能專心致力於外圍，使東北華北趨於穩定，心腹之地，何患不寧？況東北華北物產及礦產的豐富，是夠使全國建立工業基礎，其在經濟上之意義及價值，當更遠過於軍事。在國際情勢日益複雜，國內局勢日趨惡劣的今天，北方諸種問題，實是值得中央重作考慮與計劃的！

雖然，爲應付北方人們的籲請，於一月旬旬，中央會明令公佈定北平爲陪都，但是這冠冕堂皇的降恩，既不能解決無家可歸行將凍餓而死的難民們的食宿問題，又不能使倒閉了的民族工業工廠重新開工，「陪都」一語都「一」也者，在北方人民看來，有什麼意義？據最近的報道，張院長在招待華北請願團席上，發表談話，申明政府重視華北，尤其關懷河北省之治安，然而，重視華北，是刻不容緩的事實，絕不是紙頭或口頭或關算完事的！

提到華北當前的問題，真是千頭萬緒，而北方人們所迫切希望即解決的，正如華北請願團在南京所提出的：(一)恢復生產貸款，(二)開放中匯，(三)以出口外匯購進外糧，(四)取消南糧北運限制，(五)平抑物價，(六)增加糧棉生產，(七)維持長蘆鹽產，(八)救濟紡織工業。據報載經三代代表連日在京與各有關主管首長磋商，上列各項，大致已獲解決，惟關於南糧北運及工商貸款問題，似尚未獲得圓滿答覆。雖然，在軍事上，由於華北情勢的危急，政府調集將領軍爲華北剿匪總司令，最近又調范漢傑兵團北上，然而在這北方人民最迫急關切的問題上，政府不作明確有效的解決，如何能保障其重視華北的諾言？

關於食糧運濟，很久以前，曾有一部人士主張以北煤南換南糧，但因南糧北運受有限制，故始終未付諸實施。目前以河北一省而論，大部產糧區都淪爲共軍之手，而都市(指國軍所控制者而言)人口集中，加之入軍雲集，需糧孔亟，過去大部份仰給於東北西北，但現在東北交通斷絕，食糧來源因之中斷；西北方面僅夠自足，自無暇外運，於是解決糧荒乃不得不賴於南方。報載三代代表交涉結果，糧食部曾允每月分配華北麵粉五十萬袋，糧食三萬担，然與華北之月需相較，則相距仍然甚鉅。所以，我們不得不殷切希望負責當局，再妥爲籌劃，增加北運數字。糧部余飛鵬部長對請願團表示，麥粉北運許可證，非政府意，自然，我們不希望這是豪語之詞，不過，非政府之意，而確有人履行，直到現在政府才來澈查，無形中這給政府之忽視北方下一有力註脚。當然，食糧運濟在技術上，尚有若干問題，然而如果政府確下決心，這是不難解決的。

其次，關於工商業貸款問題。華北工商業已瀕於破產的邊緣。投機商人加上官僚資本，囤積居奇，取得非法利潤，來維持着今天之所謂商業，而正常商戶，受着多方迫害，維持日常生活已頗不容易，再加上稅捐攤派，繁雜苛征，國民購買力普遍低落，拆息高達三十分，於是予以致命打擊，倒閉歇業或債台高築者，不可計數。至於工業其困難萎縮之狀尤爲嚴重，即以平津兩地而論，大小工廠以物價日漲，工人生活益難維持，均陷於山窮水盡之境。平日資金匱乏，週轉不靈，加以運輸不便，原料短少，各工廠僅能勉強支持場面，幾無出品之可言，即令有出品，銷路亦大成問題，況當舊曆年關在適，照例員工雙薪，如何支給？長此以往，實難免關門之虞。過去各廠，仰仗政府貸款，尚可延口殘喘，自此項貸款停止後，各廠處境日益艱困，最近政府考慮收購成品，固不失爲一可行方法，然年關過去仍是難關，所以，政府當即刻恢復貸款，使能週轉，漸次復蘇。

北方問題，是急迫而切實的問題，中央應當機立斷速謀解決，勿再因循推拖，致使問題更趨嚴重。



再談九龍事件

九龍事件終於鬧大了，這應是意中事。

這問題，當然是由於英港政府當局的昏愴，置中英兩國友誼及一切條約於不顧，故意演出了這幕逼遷、拆毀、逮捕的醜劇，大英帝國的真正嘴臉，又一次清清楚楚的描畫在廿世紀五十年代的歷史上。然而，反過來看看我們自己，事件初起，全國譁然，全國輿論幾乎一致要求外交當局據理力爭，及早收回香港和九龍。但是當時，外交界就充耳不聞，像是若無其事，弄個特派員一類的玩意，各處飛飛談談，悠閒自在，大有「諒你也不敢」之概。所以每天考慮，一直緘默，對這樣有關喪權辱國的大事，竟爾縮頭縮腦不敢聲言，真配稱是「武大郎」外交政策！當時，我們就以爲不聲不響的「拖」不能解決問題，反容易使問題擴大並且增加問題的嚴重性，所以籲請當局，速斷速決，立刻據理交涉，並且收回港九，以免引起其他的問題。

然而，不幸爲吾言中，逼遷期限到了，政府交涉尚無下文，九龍城的居民們仍在等待着政府的保護，後來警察來了，全副武裝如臨大敵，並攜帶催淚瓦斯彈備用。但這警察不是政府派來保護的而是港府派來強制執行拆遷令的，徒手的抵抗有什麼用呢？幾位爲了保護自己財產出而

拒拆的同胞，在祖國的領土上被大英帝國派來的警察拘捕而且判罪了！舉國羣情沸然，一致起而抗議，感情的激衝，遂鬧出了沙面焚毀英使館的亂子。英國當局向中國提出抗議，要求賠償沙面的損失，我們的外交部才大夢初醒一般，也向英國軟綿綿的提出了抗議。

目前，問題正在發展着，怎樣結局，還不一定，不過很明顯的，英國要求先解決沙面問題，殊不知所以有沙面事件之發生，乃是因爲帝國主義者，又用侵略壓迫的手段，逼得被壓迫的人民無路可走的時候所採取不得已的報復，我們的當局和我國人民，當然不負任何責任，據聞廣州事件和九龍事件將分別談判了，這自然是謀致解決問題的技術問題，然而我們當局必需有這樣的原則：

- 非胡作非爲 向他去的 就心
- (一) 英國應負責賠償九龍居民因此次拆遷而遭受的一切財物損失。
 - (二) 英方應立即釋放被捕同胞。
 - (三) 英國當局應立即向中國人民道歉。
 - (四) 沙面事件中國政府及人民不負任何責任。
 - (五) 立即收回香港和九龍。這樣最低的要求，政府應該保證必能獲得。

金夫



得。否則因此再引起學潮工潮甚至更嚴重的事件來，當局有沒得妥善的處理辦法？

裁員減政

樺青

自從公教人員薪俸通過按生活指數發給之日，每日報載有裁員的消息。這一個消息，關乎每個公教人員的切身利益，威脅到實際的生活，我們所接觸到的，他們所談論的，萬口一詞，無不謂個人是否被裁撤，將心置裁撤後如何謀求生存。

我們對此消息，認為不過是行政院一種動機，一種提議，因為想到政府決不會作此失業的事。但據一月二十日報載「公教人員待遇調整後，行政院下令各部會，自二月份起，每月裁員百分之五，遇有缺額，亦不再補員。」的消息。則是已經通令實行，我們不得不鄭重提出，請行政院最好收回成命，因為檢討裁員施行後的不影響，以及當前的情勢，我們請收回成命的理由是：第一，裁員令施行之後，半年內全國將有四分之一失業人員。這批失業人員能為政府所算出。在通貨惡性膨脹，生活極度困苦下，失業後他何以維生？它的結果，恐怕是匪人得計。

第二，由於社會的日趨複雜，環境的日益艱困，國家的公務亦隨之增加，當然亦須要有相當數目的公務員，始能應付，始能推行。行政院豈能以經費拮据，而斷行裁員以為節省，是否顧及到裁員後公務的廢弛？我們詢問行政當局。現在那幾種公務能達到最高效果？那幾種公務能滿足時勢的需要？又有多少需要作的工作是無力顧到。

第三，有的機關冗員繁多，因應裁撤。但裁員四分之一的硬性規定，未免不合於實際。因為有的機關的公務，已非現有人員所勝任。而有的機關，根本並不需要，這類機關的價值政府並不加以研究，而斤斤於裁員之堅持，結果如何，謀求國是的人應有虛懷若谷的誠意，所以我們贊同監察院「裁撤不必要的駢枝機關與無用的冗員，決不敢附合從編制上裁減四分之一的規定。」

第四，現在冗員的繁多，一是由於引用私人，二是養成素餐戶位不負責任的習慣，而同時若干有為青年，願獻身國家其道無由，政院有額不補的規定，不但未曾顧及青年的出路，無心獎勵後進的人才，甘心漠視增加行政效率，完成剿匪工作，反能促使心存國家的人才，因生活壓迫走向不可想像的途徑。

最後我們建議政府，謀求國是應從根本問題着手，決不可日是技節的研究來維持現狀，現在的根本問題是經濟問題，民生問題，經濟問題能解決，民生自可安定，政令亦可按步進行，現在的經濟狀況已造成極度的不均，國家的財富，悉為豪門所壟斷，我國自古政治哲學即為「不患寡而患不均。」現在國家人民，均需要有所均寡的措施，政府對於豪門資本如果毅然決然的不予徵用，豈非一切問題可迎刃而解

再不允只聽樓秘書，不見人下來，因維護少數人的利益，陸陸道語，走向萬劫不復之途徑。

日本賠償物資

雁心

報載我海康號被劫日裝運百批賠償物資，不久我們將見到八年抗戰換來的果實，懷想到血染的歷史，不禁傷感交併，政府如何應用這批物資，以恢復國家的元氣，安慰九泉下的英魂，實值得吾人深刻的注意。

依過去的經驗，接收大員們所接收的物資，由多變少，由少變無，相反的却見到接收大員們的增出置產，則我們對於日本賠償物資，是否流入豪門，不能不劃一大問號，當然賠償物資比不得接收物資之易於侵吞，它有正式賠償表冊，不過我們貴國的接收人員及豪門資本的手眼，神通莫測，政府對於已往接收者的昭然確行，既然得以證據不足，不予制裁，則此次豈免再有非法侵吞？

所謂新法侵吞，據我們的推斷，賠償物資，多半是各種生產的機件，我們應用這些機件從事生產，國家又難籌此筆經費，依照已往的辦法，有的出賣一部份物資，以所得價款，從事另一部的生產，在此出賣過程中，豪門大員即能在法律之中大施手法，即使不出賣物資，直接分配於各生產機件，而各生產機件負責人，亦得以虧累手法間接接入私囊，所以我們慶幸我們見到抗戰的代價，同時又憂慮抗戰代價是否能為國家實際享有。

在尚未應用賠償物資的今日，我們如此說法，難免遭受「輕視政府」的批評，同時豪門大員很可能提出嚴重的責難，不過我們為了國家着想，不避一切，很願及早提醒政府的注意，所謂計劃自計劃，實際是實際，我們不願見到八年抗戰的代價，有絲毫的損失，我們深願預言之不中，可是政府對於防止豪門大員的觀望手法，也應有及早的決定。

有感於盧將軍之死

黃鐘

淞水一役，盧將軍英軀壯烈自戕殉職，消息傳來，舉國哀悼，在軍事上傳總司令失掉一位百戰勝將，誠然是莫大的損失，在盧將軍家庭中，從茲斯人永別，亦極人間之憾況，然而在盧將軍個人，馬革裹屍，不獨名垂青史，並且在軍紀敗壞的今日，實能為軍人樹立模範，人誰不死，其有功國家，誠可謂重於泰山，報載蔣主席

派新聞局長邵文儀赴張垣慰問死者家屬，北平各界亦將於二月一日舉行盛大追悼會，以慰忠魂，我們對當局之體慰功臣，衷心贊助，然而我們希望當局更應當完成死者內心的意志。我們所知道的，若干的將官，不獨臨戰潛逃避死，並且能逍遙法外，投機倒把，倚勢凌人，在動員戡亂的時間，這樣如何能振率士兵？如何能安民建國？所以我們敬佩盧將軍之偉大，同時在追悼盧將軍的前夕，希望負責當局能對失職的軍人，嚴勵科以應得的軍罰，這樣才能安慰盧將軍於地下，才能加強剛匪的工作。

談金融管制機構

趙鑫

目前物價確是平緩下來了，市民的心裡和微覺得鬆弛了一點，這實在是件可喜的事。據說，這次物價下落的主要原因，是成立了金融管制機構，各地方澈查的結果，我們升斗小民真是萬分感激當局的恩澤。

勝利以來，還不過二年半的光景，而物價暴動的情形，着實驚人。剛剛勝利那一個物價最低潮固不要說，就是兩萬元買一袋麵粉，還好像是昨天的事，爲了物價的起伏，兩年來經過多少次駭人的運動，金潮、米潮、反饑饉遊行……等每次都烈如火般的炙痛了執政者的心。於是針對每一次物價的漲風，當局便張慌失措的下一紙「緊急措施」一類的命令，結果呢？主管層層機關等因奉此一陣之後，就算了事，公事是一回事，執行命令又是一回事。跟着來的是下一次漲風。這回政府又翻新了花樣，成立一個檢查監督管理的金融機構，以控制物價。我們十二萬分的神禱這個機構表現出神奇的成績，但是它能不能呢？

誰都知道物價飛騰是通貨膨脹的結果，通貨之所以膨脹固然是爲了連年戰禍，政府要揆負一筆龐大的戰費，只能轉動機器發行鈔票；但是中樞當局根本就沒有一個革命的有體系的澈底而有效的經濟政策，未始不是主要原因之一。對物價問題就沒有認真的研究過有效的對策。漲風來了，發表個文告。第二次漲風又來了，公佈個「緊急措施」。不但不能治本，人們麻木了以後，連標本治不了。不幸這個新機構就是在這時候誕生的。

在這國家經濟瀕於崩潰的邊緣的時候，當局應該當機立斷，斷然採取有效行動，或可挽狂瀾於既倒；澈底清算軍門財產，認真打擊官僚資本，平衡收支制止通貨膨脹……如果仍任其糊塗下去，前途實不堪設想。然而如果以前真的認真執行過，又何必再來設立這個管理局呢？

現在，物價雖是稍平了，但是以後人們會不會又變成麻木，物價會不會又跳起來呢？中國的事一向是論人不論事，以後，就端看主持這個機構的諸公的素質，道德和勇氣如何了。

司法尊嚴

明鏡

自從閃電推事林幹把宋仁浩判處死刑以後，社會上很起了一陣騷動，有人認爲這案子判得太離奇，內情不無疑問，於是質詢攻擊，督察團也不甘坐視，出而督察，因此又觸怒了一位司法界權威，大喊此舉有損司法獨立的尊嚴。於是輿論上又是一陣喧嘩。

但是閃電推事林幹已經移送天津法院法辦去了，此事到底孰是孰非，將來自有個水落石出，我們不必空耗精神加以預測，這裏我們只談談有辱司法獨立尊嚴的問題。

一向，我們對司法界有着最崇高的景仰，因爲他們代表國家執行法律，對一切糾葛作最公正的判處，司法界諸公也是一襲青衫艱苦從公，不但使人們敬佩，而且感到神聖。爲了法律不致受行政的影響而有所歪曲，於是有所謂司法獨立。多少年來，保持着這種光榮的尊嚴。

然而不幸，近來很有幾件不怎麼光榮也不怎麼尊嚴的事發生了；陳爾哲身爲首席檢察官，侵吞公物，霸佔人妻，貪污受賄，爲中國貪污史上，寫下了輝煌的一頁，現在逃之夭夭，逍遙法外。最近林幹又漂漂亮亮的幹了這麼一手神速的判決。陳爾哲之所以悠然法外，通緝也不過一紙公文，內中玩的什麼把戲，局外人自不得而知，然而如此「司法」怎能使人折服？林幹目前固已將受法律裁判，但誰又敢擔保不重蹈陳檢察官的覆轍呢？古語「知法犯法，罪加一等」，固然已經太陳腐了，那麼所謂司法獨立就是我行我素，不許任何人來干涉指正其中的錯誤嗎？這樣司法還有什麼尊嚴？還配談什麼獨立？這當然是由於陳林的私人道德問題而致，不該干涉整個司法獨立的精神，但是誰敢保證司法界中再也沒有了陳林一類的人物？

我們很願意司法獨立，不願有沾司法尊嚴，但是這問題應由執法諸公自己解決，不想要別人來干涉，自己先不要有非分的事體。不是嗎？各掃門前雪，誰高與囉氣勞神找別人的麻煩呢？

不過，據報督察團行將結束了，以後，在司法獨立的盾牌下，無任何人有權過問司法界的事，司法的獨立與尊嚴將會永久保持下去的！

不過，大多數人都承認中國之人口約為四億五千萬左右。此數約等於英倫三島除外的全歐洲人口，相當於全球人口總數的四分之一至五分之一。

中國的土地面積約為四百二十七萬方英里，合一千一百餘萬方公里，普通人口密度（即每一單位土地面積上的人口數）約為每平方英里一〇五·二人。這一數字不免使我們對中國發生地廣人稀之感。但一究其實際，則大謬不然。

按我國西北多不毛之地，東南多富庶之區，因之人口的分佈，東南密而西北疏，如由黑龍江之愛輝至雲南之騰衝畫一直線，將全國分作兩部，則東南半壁面積只佔全國面積百分之三十六，而人口竟佔全國人口百分之九十六，西北半壁面積佔全國面積百分之六十四，而人口僅佔全國人口百分之四。兩大半壁內之人口密度，相差甚巨，據翁文灝先生的調查，中國人口大半集中於下列五個區域：（一）中原區（冀、魯、豫、皖諸省之間），人口八千萬，每方英里六五〇人。（二）揚子區（揚子江中下游平原，包括洞庭、鄱陽、太湖流域等局部盆地），人口七千萬，每方英里八五〇人，局部多至一〇〇〇人以上。（三）邱陵區（上列平原附近的邱陵地，魯、蘇、皖、贛、浙等省之低谷寬山及局部盆地），人口九千萬，每方英里三五〇人。（四）東南沿海區（閩、浙、粵），人口七千萬，每方英里三五〇人。（五）四川盆地，人口四千萬，每方英里六〇〇人。以上五個區域總加起來約計面積七十萬方英里，佔全國百分之十七點七，而其人口則有三億五千數百萬人，佔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三強，人口密度平均每方英里達五六〇人，以與各國比較，除略低於比（七〇二·七人）荷（六二二·四人）外，竟超出向以人口稠密著稱的英日德美諸國之上。

其次，我們若從土地の利用狀況去觀察我國人與地的關係，我國土地因受種種自然條件（氣候，雨量，地勢，土壤等）的限制，可耕之地甚為缺乏。據〇·F·Hodge 估計，中國土地面積為二·四四〇·〇〇〇英畝（西藏除外），而在現代技術下，物質上可耕之地不過七〇六，〇〇〇英畝，即僅佔百分之二十九。Hodge 的估計，主要係依美國情形來推測中國，恐失諸過高。據翁文灝先生研究，我國可耕地約為一·〇〇〇·〇〇〇方英里，即六四〇·〇〇〇英畝，約佔全國面積百分之二十五。若與美國相較，美國面積較我國小四分之一，而其可耕之地約八〇〇·〇〇〇英畝，等於全國面積百分之四十二。

可耕之地未必盡屬已耕之地。據另一估計全國二十六省（西藏青海西康除外）之已耕地總面積為十三億市畝，而此二十六省之土地總面積為一百億市畝，故墾殖指數約為百分之十三。若將西藏青海西康合併計算則全國墾殖指數更降至百分之七·八。中國的可耕地本來就不多，而可耕地中之已耕地更少；另一方面中國的人口本來

就不少，而人口中之僑土地為生者更佔最大多數。因之，人口與土地關係的失調，乃成爲一嚴重的問題。據統計，我國平均每人所能擁有的耕地，約為三市畝，合〇·二公頃（加拿大爲二·一〇公頃，澳洲爲一·九五公頃，美國爲一·三七公頃，英國爲〇·五一公頃，印度爲〇·四七公頃，德國爲〇·三一公頃，意大利爲〇·三〇公頃）我國的農場一般地非常狹小，平均每一農場面積僅得二十二市畝，合三七英畝，（澳洲爲六六五·〇英畝，加拿大爲二三四·〇英畝，美國爲一五八·〇英畝，英格蘭爲八二·〇英畝，丹麥爲三九·〇英畝，法國爲二九·〇英畝，德國爲二一·六英畝，即以小農制著稱的希臘亦達九·〇英畝）。農場的過度狹小，阻礙了農業的工業化——農具的採用與大規模的經營，亦即限制了農業生產力的發展。中國的農民大多極其貧乏，耕地的狹小與生產力的低微，實爲其主要原因之一。

中國的土地問題，不僅是「一患寡」同時又「一患不均」。全國大部分的土地掌握在少數地主階級手上。地權分配的不均，產生了普遍的租佃制度與高額的地租率。中國的地主多不參加實際生產，只依賴地租過其寄生生活。而一般佃農又因在高額地租的剝削之下，最低生活尚難維持，對於生產改進非但無此餘力，亦且無此興趣。因之，中國農業生產力就只有一天比一天地衰落了。今後如欲調整我國人與地的關係，一方面固須實行大規模的墾荒，以謀耕地面積之增加，而另一方面尤須改革現存的土地制度，實行耕者有其田，並征收不在地主及某種程度以上的大地主的土地，倡導集體耕作及合作經營，以達農業工業化之目的。

（三）中國的農產資源

中國一向以農立國，論理農產應該是非常豐富的了。但一究其實際，則又不免令人失望。試以主要糧食的產量而言，戰前（二十二省產量以民國二十年至二十六年平均數計，東北四省以二十年至二十四年平均數計）的狀況如下表：

糧產	二十二省產額	東北四省產額	全國產量
小麥	二一·七四三萬噸	一·〇三三萬噸	二二·七七六萬噸
稻梗稻	四五·五九五	三三四	四五·九一九
高粱	七·〇一五	三·九四八	一〇·九六三
小米	六·六四八	二·七七三	九·四二一
玉米	六·四九七	一·七二三	八·二二〇
共計	八七·四九八	九·八〇一	九七·二九九

以二十二省人口四億二千萬人均分，每萬人每年可得食糧二千零八十三噸，東北四省人口三千萬人均分，每萬人每年可得食糧三千二百六十七噸，以全國人口四

億五千萬人均分，每萬人年得食糧二千一百六十噸。按歐洲各國每年出產食糧（均以一九三三年之數字為準），以小麥，稻穀，大麥，燕麥及玉米合併計算，共為三億零四百萬噸，以人口五億一千六百萬人均分，每萬人得五千九百三十噸。美洲各國年產二億二千八百萬噸，以人口二億八千一百萬人均分，每萬人年得八千七百三十五噸。以與中國比較，則每萬人每年所得食糧，歐洲較中國多一倍半以上，美洲比中國多三倍以上。且歐美人民食物多用山薯，肉食及乳汁，如計入，則總數更大，且質的方面亦較我國為優，此與生活營養及民族健康實大有關係。我國食糧生產之不足，一方面因由於耕地之稀少，另一方面則由於農業技術之落後，使每一單位面積耕地之產量遠較他國為少。例如一九三九—四〇年世界小麥每公頃之產量，荷蘭為三三·六公石，丹麥為三一·七公石，大不列顛為二三·五公石，德國為二三·一公石，日本為二二·五公石，法國為一六·五公石，意大利為一五·四公石，加拿大為一二·三公石，而中國則僅一〇·六公石，再以每公頃之產量而言，澳洲為五五·五公石，意大利為五五·〇公石，日本為四〇·四公石，而中國則僅三三·五公石。中國的人口衆多，而食糧量少，以致每年常有大量的食糧進口（約值二億元），一個號稱以農立國的國家，竟弄到肚皮都不能吃飽的地步，農業生產之衰落也就可想而知了。

中國的農業生產純以「糊口」為目的，因之，其所種農作物，專注人類直接消耗的糧食一項，而其他一切皆被忽略。其結果，是穀力多而收穫少，農業單純，地力耗竭，生活低劣，人民體質羸弱。中國農業生產的內容必須根本改造，除必要的糧食而外，尤應發展經濟的作物，以謀全國農產總價值的增加。

中國的經濟農作物中最應發展也最可能發展的一種，就是棉花。我國棉花產量戰前每年約一千萬擔，華中產棉區（蘇，浙，皖，贛，鄂，湘，川等省）與華北產棉區（冀，魯，晉，豫，陝等省）各居其半。抗戰以後，產量大減，例如民三十四年度全國棉產僅五百萬擔，民三十五年度僅七百四十三萬擔。此類與全國人民的實際需要量比較起來，實在相差太遠了。按全世界棉花總產量在一九二九—三〇到一九三三—三四年間，平均為五千六百六十萬公擔，在一九三八—三九年為六千二百一十萬公擔。即按較低之數額計，全世界每人應分得約二·七公石。依此標準，中國按四億五千萬人計算，應需棉一千三百餘萬公擔，即二千四百餘萬市擔。但中國產棉多時尚不及一半，而少時僅及三分之一。與美國比較，我們植棉面積只當其十分之一，與印度比較，只當其五分之一，而我們用棉的人數則比兩國合計尤多。中國植棉的面積少，絕不是因為中國的氣候土壤不適於植棉，反之，中國實為世界上擁有宜棉面積最多的國家之一。今後亟應推廣植棉耕地，以謀棉產之增加。

棉花固為衣被的主要原料，但羊毛在中國衣被上的重要性，必將與年俱增，按世界羊毛產量，在一九二六—三〇年間，平均約三十六億六千六百萬磅，以全世界人口均分，每人可得一·八磅。在同一時期，中國的羊毛產量約為七千八百萬磅，平均每人只得〇·一七磅。至他國之每人平均分配量如下：美國約三磅，阿根廷約二十四磅，南非聯邦約三十磅，澳大利亞約一百三十餘磅，新西蘭約一百六十餘磅。相形之下，我們實在瞠乎其後！今後欲增加羊毛產量，必須發展牧羊事業，我國西北東北邊區，地面遼闊，人煙稀少，最適於養羊，而羊群不多。據估計，戰前中國養羊總計約一千五百萬二千萬頭，以與他國比較，則俄美兩國各有五千餘萬頭，阿根廷與南非聯邦各有四千餘萬頭，澳洲有一億一千萬頭，地面狹小的英格蘭及威爾斯也各有一千六百餘萬頭。由此可知中國對於畜牧事業實在太忽視了。

生絲也是中國的特產之一，其主要產地及產量，江蘇年約二千萬斤，浙江年約八九千萬斤，四川年約六七千萬斤，廣東年約七八千萬斤，湖北年約一千萬斤，此外湖南，江西，安徽，福建等省亦各有相當的產量。生絲向為中國主要的出口貨品之一種，戰前每年輸出約值四·五千萬元。可是近年以來，由於日本絲的競爭，中國絲的海外市場已是日趨萎縮每况愈下了。

我國大豆的產量佔世界第一位，年約二億餘，其中約有半數產於東北。東北大豆每年有四分之三運銷海外，其價值佔東北出口總值的三分之一。過去東北對外貿易之所以能年年有巨額的出超，大半要靠大豆的輸出。大豆不僅可充食料，同時也是工業上的重要原料之一，人造纖維，石油等均可自大豆中煉取。一九四〇年美國福特公司的實驗室已發明用大豆造成整套的西裝。福特且宣稱不久將可以大豆製成汽車的車身。隨着工業技術的進步，大豆的用途愈來愈廣了。

中國的西北與東北有廣大的森林，這些森林如能加以有計劃的採伐，則我國經濟建設所需之木材一項將不可勝用。木材主要的用途為建築，交通及工業原料。建築用木材為鋸木，我國新式建築年需大量外國木材，其價值年約三千餘萬元，民二十四年且達五千三百餘萬元。交通用木材，主要為枕木。大約鐵道每十公尺需用枕木十四—十八根。中國鐵路大約共有一萬五千餘英里，設每年須修整鐵道十分之一，以每英里須枕木一千八百根計，則每年需抽換枕木二百七十萬根。今後倘照國父十萬英里鐵道計劃興修，共須枕木一萬八千萬根，每根以美金二元計，則枕木一項即共需美金三億六千餘萬元。

此外，桐油，豬鬃等，亦為中國出口的大宗，產量佔世界第一位，今後如能改進產製，推廣外銷，必能替中國爭取更多的外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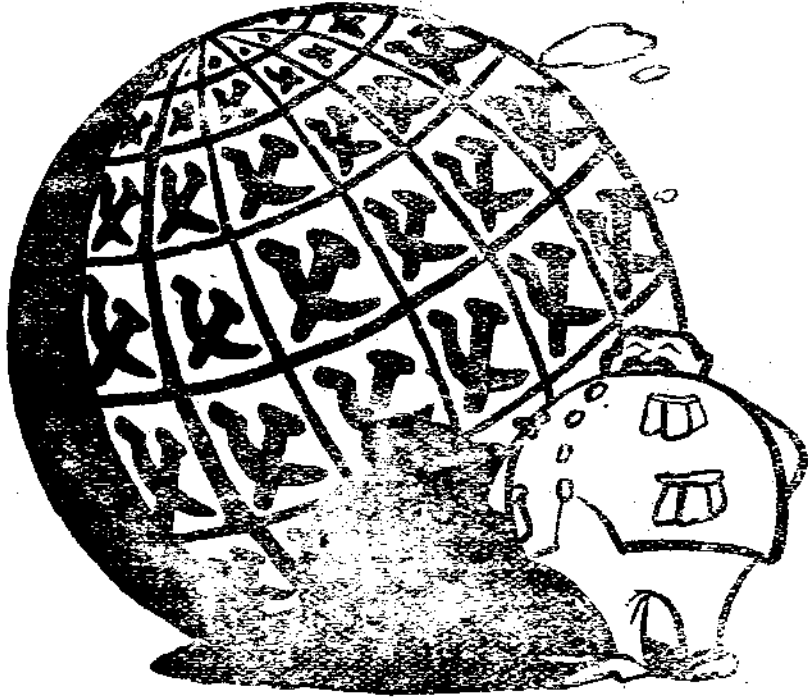
(四) 中國的礦產資源

先說鐵及幾種有色金屬。鐵是近代工業上最重要的原料，沒有鐵，則鋼鐵工業，機器工業及交通工業等均無從建立。世界鐵礦總儲量約為二二五·四七五·〇〇〇噸，其中美國佔九四·三三四·〇〇〇噸，居各國之首位。中國儲量約一·五〇三·〇〇〇噸，僅佔世界儲量的千分之六強。至於中國國內的鐵礦分佈，則以遼寧為最多，約八七三·〇〇〇噸，察哈爾又次之，約九〇〇·〇〇〇噸，以三省共計一·一〇六·五〇〇噸，已佔全國儲量百分之七十三強，由此可見我國的鐵礦分佈與世界鐵礦的分佈同樣有偏在的情形。中國鐵礦的儲量不豐，品質亦欠佳，大半係含百分之三十至四十的貧鐵。將來中國鋼鐵業發展後，則鐵礦砂恐需仰給於鐵礦豐富的隣邦如蘇聯，印度南洋及澳洲各國。不過，鐵與煤不同，煤一燒即完，不能再用，鐵則長時可用，不易消毀。近代技術進步，鋼鐵冶煉可用廢物為原料的成分日增，美國近年煉鋼所用的廢料已近百分之五十。因之，現代工業化程度較高之國家無不出鋼之數過於出鐵，出鐵之數又過於其鐵礦砂供應之數，故中國將來亦未嘗不可以技術不精深補礦砂之不足。

中國有色金屬中錫和鎢的產量佔世界第一位，大部份用以輸出。山東的鉛頁岩，分佈在章邱，博山，淄川三縣，儲量在十二億噸以上，如能加以有計劃的開採，必可大量輸出。銅和錫也是較有希望的礦藏。東川的銅礦已有數百年的歷史，在瀘縣的拜城，庫車

間，也有巨大的銅礦山。錫礦的主要產地在雲南與廣西。中國的金礦不甚豐富，且大半分佈在邊遠各省區如西藏，西康，雲南，新疆，黑龍江等，開採的阻力相當大。在重要的合金金屬中，只有鎳一種中國尚未發現，此外如銀，鋅，錳，鈷，鉬，鈾，鎳，水銀等都已發現，惟儲量多寡，則有待詳細觀察。

煤是最主要的「動力之源」的一種，有人甚至於說：沒有煤，就不可能有工業革命。直到十九世紀末葉為止，煤的生產與消費，是衡量一個國家工業發展程度的



史大林之夢

主要指標。全世界煤礦儲量計八·〇五九·一三〇·〇〇〇噸，其中美國佔百分之四十七·七，蘇聯佔百分之二〇·五，加拿大佔百分之十五·三，而中國則僅佔百分之二·九（二三七·〇〇〇噸）。可見中國的煤和鐵一樣，比起美國和蘇聯來，是極其貧乏的。中國的煤礦分佈，以山西為最多，約佔百分之五十三·七（一二七·〇〇〇噸）其次為陝西，佔百分之三〇·三（七一·九五〇噸）其次為河南，佔百分之三·二（七·五六六噸）以上三省合計已佔全國儲量約百分之八七·二〇，東北的煤，翁文灝先生估計是三十六億餘噸，滿鐵的調查是四十八億噸，儲量雖不算多，但在開發的程度，却為全國各省之冠，單以撫順一地而言，每年產量即在八百萬噸以上，實為全國最大的礦場。此外，河北，河南，山東，湖南諸省的儲量雖較少，而產量却遠超過煤礦豐富的陝西諸省。可惜重要的礦場如開灤，撫順，焦作等，一部份操諸外資之手，一部份又因我們接收處理的不當而遭於停頓的狀態。

近代化學的進步，使煤的功用除作動力之源而外，更成為工業上的重要原料。開始是從煤中取出焦油，阿摩尼亞，揮發油和瓦斯，以後更發展到製造顏料，肥料，藥品，炸藥和溶解劑等。而在二次大戰的前後，先進各國為預防原料來源的斷絕，更發明了人造石油，人造橡皮，尼龍等，在世界工業及市場中開闢了獨特的地位。

如前所述，煤這樣東西，直到十九世紀末為止，一向是動力的主要源泉。可是二十世紀以來，尤其是第一次大戰以後，動力經濟有了很大的變動。當一九一三年時，來自煤炭的動力源還佔動力生產的百分之九〇·五，而一九三五年則減至百分之六九·二。代之而起的，是石油。近代的汽車，飛機，和坦克等非用汽油不可，即以前用的煤的輪船，火車，近亦因汽油之節省體積重量與易於管理而舍煤用油。這種趨勢尤以美國為最顯著。美國自一九〇一—一九〇五年，煤佔全部動力源的百分之八八·七，而一九三七年則激減至百分之五〇·四。在同一時間內，石油由百分之六·一

增至百分之三〇·四。世界石油儲量總計約為六·五七〇·〇〇〇噸，各國中以美國（佔百分之五二·二），蘇聯（佔百分之二四·六八），伊爾拉克（佔百分之二二·六二）及南美洲（佔百分之二二·四六）的儲量最多。中國的儲量約計五二一·〇〇〇噸，佔世界儲量百分之七·九二〇。中國石油的地理分佈主要在陝西（約一三七·九〇〇噸）、新疆（約一二〇·〇〇〇噸）、遼寧（約一三〇·〇〇〇噸）、以上三省共計四八八·八〇〇噸，佔全國儲量的百分之八十六。

(五) 水力資源的利用——工業化的捷徑

二十世紀以來，水力的開發與利用，日趨普遍與重要。在有的國家，水力發電已佔着電力生產最主要的地位，例如日本的水力發電佔全國電力的百分之八十二，而加拿大甚至佔到百分之九十八。水力發電的優點有二：第一是可以供給廉價的電力，從而可以減輕一般工業的成本；第二是煤與石油的儲藏，無論豐富到如何程度，終有掘盡耗完之時，而水力發電，則永無枯竭之日。水力資源的開發與利用，不僅可以解決電力的供應問題，而且大有裨於船舶的航行與農田的灌溉，最顯著的實例莫過於美國的山納西河流域管理局（簡稱T·V·A）。該局為故羅斯福所行「新政」的第一件類型的政績。山納西流域本為美國地瘠民貧文化落後之區，然而由於該局努力建設的結果，工業，礦業，農業，林業，畜牧以及航運，無不蓬蓬勃勃，欣欣向榮。因之，教育文化，公共衛生以及社會福利亦隨之而大為進步。單以發電一項而言，由於山納西河上築了二十幾所壩，利用水力發電，竟使那地區成為美國第二個最大的電力供給所，一九四四年可產生十二億瓩小時的電能，一瓩時電能等

於十小時的人力，因之，十二億瓩時，就等於一百二十億小時的人力，應用於一個區域的資源開發之上。

可用水利，大半存在於河流的中游。因為上游水流湍急，而水量少，且山嶺崇峻，施工不易，難於利用。而下游水勢緩，水力不大。中國的水力以長江的三峽，黃河的龍門峽與江的伏波灘為最有利用的價值。關於三峽的水利情形，美國的水利工程專家薩凡奇曾加以勘察，並擬具T·V·A（揚城安）計劃，這計劃已引起中外朝野的極大注意。該計劃擬在宜昌上游建築一座二百二十餘公尺高的攔江大壩，由是把三峽的低水位抬高至一百六十公尺，如此便可發電一千零六十四萬瓩。全部計劃完成時間的需十年，土木工程，建築電廠，船閘及其設備共約需美金十三億元。這計劃完成以後，所能產生的經濟效果是：（一）以三峽為發電中心，一千餘萬瓩的電力，可以東輸至安慶，西到重慶，南至衡陽，北至鄭州。凡此區域的一切地方均可得到T·V·A的電力供給。（二）揚子江流域的水患可以免除。（三）萬噸以上的輪船可以直溯重慶。（四）直接供給灌溉之水源，可達九百億立方公尺，受益地面可達六千萬畝以上。（五）水患天災可免。農業發達，農村可望繁榮。總之，T·V·A計劃果能見諸實現，直接可以解決中國的動力與交通問題，間接可以促進中國產業的迅速發展，這計劃真可以說是中國工業化的捷徑！

綜前所述，可知中國的經濟資源，不如美蘇之豐富，但較之英法，則又過之。因此，我們固不應開口即以「地大物博」自詡，但亦不應妄自菲薄，自暴自棄。只要我們對現有的經濟資源能夠有計劃的開發，中國是可能追蹙而成功為一富強的國家的。

本刊稿約

- (一) 本刊以研究學術，促進國家建設為宗旨，凡符合本刊旨趣之文字，均所歡迎。
- (二) 來稿請用稿紙繕寫清楚，並註真實姓名及地址，筆名隨意。
- (三) 譯稿請附原文，或註明出處。
- (四) 來稿本社有刪改權，不願刪改者，請予註明。
- (五) 來稿一經刊載，每千字以三萬元為最低致酬，專論另定之。
- (六) 來稿刊登後，版權仍歸作者保留，惟本社出叢刊時，有優先選刊權。
- (七) 割愛之稿，如註明地點，概行寄還。
- (八) 來稿請逕寄北平市內六區沙灘新開路十二號本社。

從九龍慘案論中英外交

錢克新

(一)

在民國三十一年一月十一日我國和英美二國同時簽訂平等互惠新約的時候，雖然如蔣主席於那天所說，我們中華民族經五十年的革命流血，五年半的抗戰犧牲，乃使不平等條約百週年的沉痛歷史，改變為不平等條約撤廢的光榮紀錄，可是却仍有一個很大的遺憾，就是九龍租借地本為我國領土，而英國未能將此問題在新約內同時解決，實是為戰後遠東和平之痛！蔣主席在其所著「中國之命運」一書中曾加指出：九龍與香港在地理上確有相依的連帶關係，且不能不同時解決，故英國對此問題的延宕解決，其主因當不外乎此。然而蔣主席在他那本名著中，曾對英國政府不致為此彈丸之地妨礙中英兩國永久友好的邦交，表示堅強的信心。

現在距離戰事的結束還只有兩年半，這一個五年前沒有解決的懸案，不料竟發展成一種新的不幸事件，即使如二十年前來華擔任中英關係轉變使命的基勒恩爵士 (Lord Killearn)——現任英駐東南亞洲的特派專員，亦不得不於最近渡日前途次北平時向新聞記者表示遺憾。

這個不幸事件的發生，原來是戰前一個老的事件之續演。香港政府對我方九龍舊城二千居民限期遷移的要求，在戰前曾於民國二十二年及二十五年即已提出。這個齟齬，後來雖因中日戰事勃發，以及太平洋戰後香港之淪陷而幾使人遺忘，但於戰事結束英方復員後的一年，香港當局又復於去年九月對我居民採取同樣的要執行爲。到了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香港政府公用事業部發出通告限期遷移，因此展開了中英的外交交涉。我外交部兩廣特派員郭德華，即於同月二十九日親臨港督，以後又於十二月二日，十八日及二十三日與港督連續折衝，歷次均嚴正提出我方立場，依據一八九八年中英展拓香港界址專條，我國並未放棄其在九龍城之管轄權，力求中止採取強制措施，以避免引起不良後果。不料香港政府終於實行武力拆屋手段，於本年一月五日侵晨，在武裝警察二百五十餘人壓力之下，被強拆去住屋四十餘間，致居民數百人流落街頭，而居民代表朱沛唐及劉毅夫出而據理抗議，亦遭拘捕。

此事發生以後，我國政府即於次日照會英大使館，立即電令制止港方強制措施，並於一月八日以書面向英政府提出抗議與要求。可是英方還未答覆，而香港政府又於一月十二日晨七時左右派出武裝警察大批進入九龍舊城，企圖再度拆毀我貧民用以防風避雨的臨時陋屋。我居民出而抗拒，港警即施放催淚彈，甚至開鎗射擊，致我方居民數人傷亡，而當地所有餘屋磚牆也都全被拆光！到了次日，香港政府竟不顧我朝野一致的抗議，對捕去的朱劉二代表判處苦役三月。我外部當即電令兩廣特派員郭德華向港方進行強硬抗議，並聲明港警強行行動已造成極不幸的後果，同時更致電英大使鄧天錫，直接向英外部交涉釋放被捕的我方居民代表。

九龍慘案發生以後，雖然全國羣情憤激，但英方對我的抗議與要求全無答覆，尤以港方態度爲強硬，不僅港警仍留駐九龍舊城警戒，且準備作第三次的迫遷而行驅逐。因此於一月十六日，廣州遂發生遊行示威，而爲暴徒利用時機焚燒沙面英領館。現在政府已乘不擴大的方針，一面對英作地方事件解決(王外長十五日的談話)，一方面則由教部勸導學生力持鎮靜，勿增外交困難。然而正於英大使施諸文與我國王外長於一月十九日就九龍慘案及舊城事件續作商談之際，同日清晨港方武裝警察二百五十餘名，竟配備荷鎗，實彈開入九龍城我國領土內，午前全數居民被迫終於揮淚中離去。蓋十八日乃爲限期遷移的最後一天，可知港方態度始終沒有改變，且亦不顧我方十三日之要求，勿再繼續派警入城，而不惜以達到「事實的佔有」爲目的。

(二)

固然我們現在還不知道這個中英「外交之痛」將如何發展，但值得我們注意英國當前外交的變化。翻開近百年的史頁來看，英國的政策常常足以影響遠東的根本局勢。舉前例來說，在美國於一八九九年發表海約翰宣言提出門戶開放機會均等原則之前，英國對華的政策，往往以防止帝俄勢力南下爲原則，所以她乘着一八五六年克里米戰爭 (Crimean war) 的結果帝俄慘敗，促成了英法對遠東政策的合作，便發生一八六〇年英法聯軍攻陷

京津之役，以一方面企圖對我國作進一步的侵略，另一方面亦可視為對抗帝俄勢力的強硬表示。可是後來英俄爲了阿富汗問題使其衝突程度加深，而英法則因暹羅問題調劑破裂，於是遠東形勢爲之一變。即以俄法邦交漸密，英國乃在首次中日戰爭（甲午之戰）未爆發以前，向中國提議締結中英同盟，協力以抗俄法，毋奈當時主持外交的李鴻章氏，認爲此舉與我傳統政策相左，其議遂廢。這樣昏愦的外交，於是導引出以後三個結果：

(一)使我國地位孤立，袁爾小邦的日本乃公然爲了朝鮮問題敢與我國輕啓戰端；(二)英國在甲午戰後親及日本新興的力量，即轉有與日締盟之意以共抗俄法；(三)對我國不復視爲獨立強國，因見俄法德三國干涉還遼之後三國俱向我索償，於是加入強對華爭取勢力範圍的外交戰，而九龍的租借即於廣州灣被租於法國之後，清廷無法拒其要求。

我們今天重讀這一段歷史，無非重觀首次的中日戰爭，實支配着此次戰前的我國命運。我國當時的外交當局不知運用外交政策的變化，以至反予日本興起的機會。也可以說，自從英日締盟之後，雖然我國在表面上因受美國門戶開放政策的影響得以保全其國家獨立地位，但實際上則因一九〇五年帝俄被創於日，英國爲了防止德國勢力在遠東發展，繼續擴展其對日締盟的關係，也只好迫着美國對其已在海約翰的政策作消極的彈性解釋。譬如一九〇五年的 Joff-Katsura Agreement，一九〇八年的 Root-Jakshira Agreement，一九一五年的 Lansing-Iship Agreement，莫不是對其已往所宣布的門戶開放原則不啻自食其言。這個因素，不僅使一九〇九年美國務卿諾克斯 (Knox) 對我東北鐵路中立化的計劃完全失敗，也造成了羅斯福第一養虎傷人的後患。我國在這個時期，囿於辛亥革命前後內政的不安定，未能抓住時機展開對英外交，實可謂蘆溝橋事變的一個遠因。我們須知，在那個時期英日雖於日俄戰後二次締盟，甚至到了一九一一年又三次締盟，但其目標已爲防德而非防俄（因日俄於一九〇七年及一九一六年均締密約），且英俄在一九〇七年即與帝俄成立協約，故我們如能於民國肇造之後注意對英友誼的發展，也許歷史可能被改寫。所憾者民初外交一味乞憐於日本，而不知自行振作展開對英外交，以求釜底抽薪之計，乃使英日同盟改變了海約翰政策的發展，直至一九二二年華府會議在美國壓力下廢止英日同盟爲止！

一九二二年在遠東是含有宿命意義的一年。因爲首次大戰結束之後，隨德國勢力退出遠東的結果，日本在英日同盟之下，無異英國做成了她的保鏢，於是太平洋上的德國利益。包括中國的山東（膠州灣）省在內，便

成了日本勢力的移轉。這種日本勢力填補遠東政治真空的現象，到了華府會議締成了三個海軍條約與九國公約（重行確定門戶開放主義），才受到限制。然而還是因了我國外交的軟弱，青島雖退還了我國，日本在東北的權益却仍在無形擴大。從這個歷史教訓中，我們現在可以十二分的明白，一個弱國欲圖自保，在列強環攻之中如無法選定一個盟國，即不能獲取外交的自主力量。平心而論，我國的獨立一任門戶開放主義彈性的實施而演成正負的加減，即因過去未能獲取此一外交自主力之故。

再拿國民革命以後的史實來說，初期中蘇關係的接近，便是她進行反帝工作成功的左證。直至因了內政影響到外交的變化，新的政治勢力始終未能覓取另一個革命的戰友，因此自國府遷都南京以後，以英美砲轟南京案解決爲契機，使我國的外交前途着着斷送於「內政虹暈」之中，毫無開展的可能。從事實上講，過去日本既知聯英擊敗帝俄之後，不久又能與俄謀取諒解；難道我國以中蘇革命力量之集中而推到英帝國主義者之後，反不知進而謀取英國的合作嗎？況如二十年前，當基勒恩爵士於其過去藍浦生爵士 (Sir Miles Lampson) 名義之下，來華首先改變態度與國府講求親善之際，日美關係既漸趨對立，而英蘇利害衝突亦復增劇，正如我放棄親蘇外交之後急起覓求新與國之時，但我國的外交始終徘徊於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極端之「籬」上，毫無寸進殊爲惋惜！這樣地沒有積極與自主的行動，我們外交的慘敗在戰時英國封鎖我滇緬路的教訓上已可獲其明證。

(III)

在此次戰爭快結束的時候，我國在美國督促之下對蘇成立了同盟。這個同盟最主要的目標是在對日本再起的侵略，然而我國所付的代價却異常地大，蘇聯從這個盟約撤回了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及一九二〇年九月二十七日所發兩次對華宣言中所作的各項諾言，把帝俄在我東北的特權完全作類似的恢復。防止日帝國主義的再起，當然是我國戰後一件頂急切的事，但是正如過去的日帝國主義的產生一樣，她的再起必然仍有一個如英日同盟般的暖房來培養其侵略的花朵。過去的英日同盟是怎樣產生的呢？如衆週知，這原是英國爲了防止帝俄勢力南下的後果，而日本則名爲助英拒俄，實則利用英國以排除帝俄向東北發展。同時我們知道，當初促成英國考慮對日締盟的另一主因，乃爲首次中日戰後李鴻章在俄京所訂的中俄密約（一八九六年）。清廷既拒英締盟於前，又與俄國秘密締結成抗日的軍事同盟於後，因此英日同盟遂得瓜熟蒂落。

這一次戰後的形勢，雖有一根本不同之點——日本戰敗，但蘇聯對遠東勢力的膨脹已遠過於帝俄時代。中蘇盟約在形式上固然是個公開的條約，但實際上美國的斡旋不過是使中國履行其戰時雅爾達秘密協定所決定的條件！因此這個盟約今日雖不若過去的中俄密約將激成英國的憤怒，但由這一盟約實踐的結果，使蘇聯完全恢復帝俄時代在華的特權，如中長路共同經營及旅順海軍基地的共同利用，再加上外蒙獨立，北韓佔領，南庫頁島與千島列島的割讓，此一局勢的可能發展，却不能不使英國甚或美國作縝密的考慮。說句老實話，美國今天需要維持我國的領土完整與主權獨立，比較上世紀的末年恐更為急切，英國在戰後重整其遠東失去的帝國，也不想同中國再鬧什麼亂子，但是對其戰時爲了急於結束戰爭與美國所共同付出的代價，却必須獲得補償。

顯然美國今天不必再像過去的軟弱，她在戰後的遠東政策縱猶以門戶開放機會均等爲基石，但日本勢力所退出的真空必得填補更屬義不容辭。蘇聯在去年春天已經承認美國託管太平洋舊時日本代管島嶼的正當，這或許是太平洋事件引起一度風波的讓步。在戰時佔領的琉球羣島，自然更不能爲美國放棄。在中美之間，現在雖無如中蘇盟約一類的政治性條約，但未來美國的援助，可能在一方面寄重點於建築北方的塘沽新港或廣東的南方大港；而在另一方面於訓練新軍目標之下，自然對青島與台灣將予美國海軍以特別的方便。這些可能性，指明美國在求得對華均勢之下必然的發展。於是英國在戰後兩年之內，既一一解決了本身內部的難題，包括殖民地解放的關爭在內，看到了美蘇均勢競賽的事實，遂不得不重溫其世紀末年的外交舊夢。在這個形勢之下，我國對於英國在戰後希望其交還香港與九龍，豈非是難如登天。

上面已經說過，一個弱國想走上自強的階梯，必須要首先打破列強共同環攻的陣容。我們與其徘徊在外交的籬邊，不如切實擇定一個對象，做

我們對外的伙伴。日本過去是從對英同盟中強大，現在明明又想靠美國的勢力做其「翻身」的護符。土耳其一向在英俄兩個國家中選定其與國，克里米戰爭的勝利是和前者締盟的後果，而凱末爾的國民革命又依賴蘇聯的友誼而成功。現在的土耳其雖然重視美國的援助以抗拒蘇聯勢力的南下，但懷疑萬一蘇聯進軍中東，土耳其於兩面受敵的「Sandwich」境地中，是否不於最後改變政策轉而對蘇締盟的人也很多，這些事實，只是說明一國必須要有一個堅定的外交政策，而絕不能徘徊籬上，永遠做成它國宰割的對象！

今天我國於戰勝日本之後，曾考慮過那一種的外交政策呢？是的，中蘇盟約是在勝利前夕所簽訂的，該是我國戰後外交的主要基石吧！可憐，到了去年發表雅爾達密約之後才知受騙！中美的關係呢？我國在戰後曾被人指爲「美國的尾巴」，該是我們心目中的天然盟邦了，可是正在去歲決定開放日本私人海外貿易的時候，美國却停止了五億美元借款的效力！中美商約簽訂一年之後，我國百分之九十的輸入都是美貨，並且在訂約六個月中，美貨已傾銷全國，因此上海、漢口與廣州一帶的二萬七千所工廠已告倒閉，而單單上海就有二百萬的失業工人！當然這個情形，能夠繼續維持戰時的友好關係即已算難能可貴了，怎能發展爲一個以它國爲對象的同盟呢！

九龍事件 胡非作



按照過去的史實來說，我國對英締結同盟最好機會，除於上世紀末年之外，當無過於國民政府定都南京之後。因爲那個時候，如能在英法交還漢口與九江租界之後，立即展開友好談判作更進一步的經濟與軍事上的合作，不僅能稍殺日本侵略的氣焰，且這個中英同盟亦不至馬上和蘇聯發生磨擦。誠如蘇聯的「中國通」拉迪克(Carl Radek)於一九二七年一月在莫斯科的「新報」(Isvestia)上所說：「英國如果真以誠意和中國締結協約，這樣便同時減少了英俄間的衝突；且如能講求中國國民經濟發展的政策，則蘇

聯當更歡迎！再拿此次戰後來說，這個中英同盟的可能性更大，其原因有三：(一)當戰時方停英國政權入於工黨之手，雖在外交上無甚改變，但我們於其應付各項遠東殖民地問題上，還不失為進步，究和保守黨不同。我國如能乘其內部問題正亟謀解決，並利用那時英蘇戰後衝突的形勢，不難達到此一願望；(二)美國在中蘇結盟之後，雖不欲在中國與蘇方勢力直接衝突，但亦未始不願中國能在此一盟約之外，開拓出其他的同盟關係，如在法蘇同盟條約於一九四四年冬季簽訂之後，英法同盟條約終於去年三月三日成立，而後者今已無異代替了前者的作用；(三)英國受著澳洲的影響，為蘇聯以外唯一反對麥帥佔領政策的國家，而其子國在遠東尤衆，將來一一相繼獨立，均為我國西南接壤之友邦，中英同盟自足以與此等國家擱成一體，以免日後於英國勢力自印緬等國退出後，美國勢力跟蹤而來。然而在戰後兩年之內，我國的外交正如黃梁一夢，直至今日九龍事件發生，方如好夢初醒！

(四)

香港與九龍，似乎是一個彈丸之地。但世界往往爲了這一角之塵引起糾紛而爆發戰爭。韃靼問題，就是一個歷史的彈丸之地。當然港九問題固非韃靼可比，我們和蔣主席一樣相信英國不至以此妨礙兩國永久友好的邦交。然而這個問題顯非談判即能解決，我們必須從整個外交政策上致力於疏解其解決的困難。譬如中英同盟就是一個好的方法，因為根據這個同盟條件，港九即可如旅大一樣，獲取一種解決的方式。固然旅大迄今猶未接收，但這是另一問題。我們相信如果中英在戰後即締結同盟，也許蘇聯的態度將有所變更，而港九問題的解決不至如旅大接收的困難。

撇了這些過去的問題不談，我們且看今日的現狀。九龍慘案與穗城事件怎樣解決呢？當然此時中英雙方均在調查實況，以作日後談判之功。可是照目前的情勢來說，港方既然對我九龍城的居民悉數驅逐，雙方問題頂怕不了自了。我們只要回憶過去的南京慘案（英美砲轟南京），後來還不是在通緝鼓動少數兵士及流氓傷害外僑生命財產的主犯，共黨林祖滿的尾聲下，做成了結案的理由嗎？如果真是這樣大事化小式的解決，即使做到雙方的懲凶與賠償，也是對外交毫無意義。我們所重要的乃是必須對我國戰後的外交政策加以確定，決不能再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離上徘徊了！我們必須擇定一個同盟的對象，不能再有遲疑了！

英國經過了去臘倫敦外長會議失敗的刺激，只文外交路線已傳將於本月（一月）底以前重行確定其方向。我們必須指出，這個轉變最可能的是加

強英法的聯繫。如果我們看到過去克里米戰後英法自對歐的合作，移植到遠東方面，結果造成合夥侵華的故事，當知中英關係如不改善，前途亦極可怕。我們須知在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滇越邊境法軍會一度侵入我國領土二十英里，與當地人民激戰一小時始被逐出。據一月十八日上海大公報所載：當時法軍會動用輕重武器，而奪得許多財物。這個消息雖不驚人，但戰後法軍首次開越境防時，即曾砲轟我海防駐軍！跟着我國局勢的不穩，英法是否不再聯成一氣，效羣九十年前故智正未可逆觀。

基此，我們對於這一次九龍慘案，全國人民雖應力持鎮靜勿再增加政府的外交困難，但政府亦須繼續考慮製定一個確定的外交新方針，始能不至再如戰前一樣，只知對外的「交涉」而忘却了外交的根本任務！尤其我們談到外交，更不能固於一定的成見而不加變通，否則任何僵局都不能打開，而一切好的機會也將枉被斷送。特別在這個時候，美蘇間的冷戰，漸已有演成熱戰的可能，國際間的外交千變萬化，瞬息千里。我們如果呆守着「強而不變」的政策（其實是無政策），不停外交失敗，國家安全與民族獨立的保障均不可得。同時步武過去戰前的覆轍，遇事仰仗國聯，把戰後一切問題過分重視聯合國的組織，也是要不得的思想。總之，今天美蘇雙方因為爭取熱戰的助力，均已表示對我有進一步的打算，就是英國還在霧中。甚至對日和會問題，反對我國持有否決權最力的也就是英國及其子國！今日在九龍事件發生之後，即使將來此事能獲有一「合理」的解決，中英關係如無適當的好轉，實非遠東前途之福！然而中英關係的真正好轉，自然港九問題的合理解決，必是其先決條件無疑。

在這里，筆者最後更應醒讀者：此時遠東的局勢很似首次中日戰後的情形，日本又在以「反蘇」欺騙英美，所不同的乃是當前日美的關係代替了英日同盟。從這個角度中觀察，所謂門戶開放政策顯然已不如過去的有力，我們對於中蘇盟約的實行既無保障，如果英美不能擔負其雅爾達的責任，則我國自應重行考慮其外交政策。就是我們必須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離邊決定其應走的新方向。苟中英問題不能取得良好的解決，使中英同盟平衡中蘇同盟的力量，到我們又何能坐視英國外交再度趨入於對遠東的英美協調政策。蓋此時的情形已與華府會議後的形勢相反，我們如在今後此種英美協調的態勢（自去秋伊瓦特與麥帥會談及召開聯大時舉行美澳會談之後已極有可能）中無所作爲，則非至再度成爲他人組上之肉不可！所以我們不能漠視九龍事件的發展，更不容中英關係的繼續惡化，我們必須出以強力的外交，斷然把外交與內政分開，掉過頭來領導亞洲一切弱小民族共同奮鬥！

處置日本的基本原則

張雁深

如何處置日本，是今天國際間最重要問題之一，和中國的關係尤為密切；如果處置不得當，不但太平洋諸關係國家，將再演流血的悲劇，中國首當其衝，必復先遭浩劫。所以諸關係國家，尤其是中國，對這問題，實應審慎研究，妥為處理。我國執政諸公，更應戰戰兢兢，以臨深履薄的態度出之。現在對這問題提出一個基本原則，以供政府及國人的參考，細目則略而不論。

我們要永遠免除日本的侵略，必先免除日本侵略主義的動因。這動因自然是工業了。所以到今天為止，各國所討論的，都是關於日本的工業問題。最初由鮑萊氏開始，認為對日本工業應加限制，使不超過日本一九三〇年左右的工業水準。我們且不論，以年度限制工業這方法所引起種種技術上的困難，單就應以那一年為限制標準這問題來說，各國意見是極分歧的；有的說鮑萊氏的年度太嚴，有的嫌太輕——如我國參政會提一九二八年為限制日本工業的標準。年度限制的種種困難，已使一些人放棄年度的標準，而試另找新標準了。自王外長由美返國以後，似乎已有人們考慮將日本工業區分為軍事工業和非軍事工業兩種，然後保存非軍事工業而破壞其軍事工業。總而言之，關於處置日本工業人們已經提到的有兩個方法，一個是以年度為標準而加以限制，一個是以軍事與非軍事性質為標準而加以破壞或保存。

不過我以為這兩個辦法，均無足取。牠們不但有許多技術上的困難，將發生種種糾紛；最主要的還是因為這兩個辦法都不能根除日本侵略主義的動因。工業根本是沒法子作軍事工業和非軍事工業的區分的；這次大戰的事實明白告訴我們，英國任何汽車的小修理工廠在戰爭時搖身一變都是武器的製造所了；大的像美國福特汽車工廠，竟在戰爭期間生產八千多架的巨型轟炸機，以及巨量的坦克車和飛機的引擎。這些事實就是雄辯，使

我們知道工業無軍事與非軍事之分，而且告訴我們無論那一水準的日本工業一天存在，日本的帝國主義的潛因和潛能也就跟着存在一天。

所以我認為欲防止日本侵略主義的再起，我們應該剷除日本的全部工業，使日本的工廠，無論大小，無一得以幸存，這才是釜底抽薪的真正澈底辦法。初聽這話，有人或者要以為我過於極端，但是人們如果仔細想想：留一個日本工廠就等於為中國留一個後患，這個無法否認的實在，他們必將不寒而慄，和我走上同一個結論上去。

不過，我以上所說的，只是一個消極的處置，所以表面上顯得十分殘酷，而且雖然是自衛的方策，却易被人誤會為報復。但是從良心來說，我並不怕惡日本人，不但「四海之內皆兄弟」，即非兄弟，「君子不念舊惡」，古也有明訓；戰後中國政府對日本人的寬大態度，也正如此；所以我在積極方面還有一個建議，這個建議，正是以德報怨和我民族傳統的道義精神相融合的具體意見。

在積極方面，我主張中國要領導日本走進一條新的道路，就是使日本民族拋棄乏味的工業生活，而專心從事於農業、藝術、文化諸方面的事業。日本是忍勞耐苦的民族，且很有藝術天才；十七八世紀的時候，日本的藝術品曾經有一次在歐洲很風行，很受人欣賞；至於近年，日本人在文藝小說詩歌、音樂、其他學術上的著作，都有極大的成就。如果我們能積極領導日本從事這些方面的努力，在很短的時期裡，我相信對日本本身和對人類全體必能有極大的貢獻。換句話說，我主張把日本人粗野的丘八生活變成溫文爾雅的學者生活；使日本人離開烏烟瘴氣的工廠，回歸山明水秀的田園；日本人這種新生活，對日本人本身是快樂的，對整個人類的世界是幸福的！（註：本文係作者於十一月二日在東大對日和約座談會席上發表意見之一）

民主力量聯合起來

王 聿 修

以往一年，世界政治正式分裂為二大勢力。在聯合國大會中，蘇聯代表指明美國某某為戰爭販子，甚至蘇聯報紙把杜魯門比作希特勒。美國亦不客氣，聲明要阻止全球共產主義的擴張。在外交史上，兩個未斷絕國交未宣戰的國家，而如此責罵，從無前例。

去年十二月四日國外長在倫敦的會議，本是為研討二次大戰後最重要的對德和約，但結果中途決裂了。我們認為，從此美蘇更無妥協的可能。表面上的原因，是因蘇聯堅決要求德國賠償一百億美元。實際上這是一個不可能的條件，因為戰後的德國已破產不堪，假如再出一百億的賠償，德人的生活勢將不能維持。美國如果不去救濟，在這種混亂情況下，極利於共產黨的操縱；如果去救濟，等於美國賠償蘇聯。蘇聯所以要這不可能的條件，其目的並不在真正要求賠償，而是根本不要對德和約成立。

在這分裂的情勢下，美國決意援助全世界，阻止共產主義的擴張。但是美國對外的援助愈近實現，蘇聯的攻勢必愈強烈。在美國國會提出援助法義奧法案時，蘇聯便發動法國大罷工，義大利大罷工，希臘共產黨另組政府，甚至與英國商談貿易協訂。這在在都是要破壞美國與這些國家的合作。美國為民主國，凡事須經國會通過，即便有遠大眼光的政治家，亦不能當機立斷，在這種世界危急情況下，很是不利。當美國會尚在爭辯援外問題時，蘇聯早已實行「援外」了。美國的援外愈具體化，世界各處的共產攻勢必定愈強烈，這可斷言的，也是我們極須認識的。

在四外長會議破裂之後，莫洛托夫經柏林（蘇佔領區）飛返莫斯科。美英法似以決意將西德的三國佔領區合併，當然第二步是馬歇爾回國後更加強具體援外，在亞洲關於援助中國方面，本月內便將有大規模的長期積極援華計劃，將在國會中提出，而且我們相信必能通過。

但是我們認為，蘇聯對中國共產黨的援助，也必定立即加強。上月十六日合衆社消息，已傳中國共產黨與蘇聯間有互助協訂，其內容為：「中共及蘇聯上月在莫斯科開會三次，成立六項協定，規定由蘇聯在軍事及經濟方面，予中共以技術上之援助，並協助訓練蘇式裝備之軍隊十一師，用以從速建立『新中華民國』。該協定尚有下列各點（1）中共允許蘇聯在礦產開採方面之權利。（2）成立中蘇貿易公

司，以驅除美國之勢力。（3）一旦發生戰爭時，新疆，東九省，日本北部，北韓及內蒙，將劃為遠東戰區，由蘇方握最高統帥權，而中共副之。但在中國戰區，由中共人士任最高統帥。（4）建立中共空軍，並可能併入中蘇聯合空軍中。（5）中共負責供給中國方面情報。（6）在巴爾幹或中東發生戰事時，中共將派遣廿萬遠征軍及一百萬勞工。」不論這消息真實與否，我們敢斷言，中國共產黨的攻勢定將加強，軍事的政治的宣傳的，甚至罷工罷課都是可能的。

中國的局勢已隨着世界的局勢而日趨嚴重，今天的問題是文明與野蠻之爭，是人性與非人性之爭，是潮進的民主與武裝的專制之爭，是我們憧憬着的平等自由與外來的獨裁專制之爭。是民族思想與共產國際之爭。現在中國進行的戰爭，已不是單純的內戰了，也不是國民黨與共產黨間的爭鬥。是我們人人的爭鬥。我們須一改我們的觀望與不開心的態度。在這個爭鬥中，絕沒有也絕不可能「中立」，「中立表示我們不明是非，缺乏認識，不然就是沒有勇氣。」

我們除自己振作以外，在國外我們要積極的主動的爭取外援。今天的民主與共產之爭是整個世界的，如果我們只憑自己的力量，恐怕不能把共產勢力完全掃除到亞洲大陸之外，我們的民族革命，打倒滿清，我們的八年抗戰，我們目前與共產黨力的戰爭，是我們中華民族求生存的連續奮鬥。在抗日戰爭中，美國是我們的主要盟國，到今天在一切方面說，美國仍為我們的盟國，有互助的道義責任。何況美國在雅爾達會議時，鑄下大錯，把中國的外蒙和東北的種種權利犧牲了。現在美國援華論調大見抬頭，如滿立德周以德等都自動多方為中國呼籲。但是，我們中國人却靜候着。無所舉動。我們的對外宣傳太不多了，在國外僅有的宣傳，多是反面的宣傳。中國在美國有聲望的人士，為什麼不向美國人說說話，告訴美國中國人民的真意向。美國人尚且為我們呼籲，為什麼我們仍緘默着？

共產主義根本否認基本人權與自由，他是利用民主手段打倒民主，例如共產黨在匈牙利以「民選」手段奪得政權，其步驟正與當初希特勒以「民選」手段奪得德國政權一樣。現在的危機是遍世界的，只有全世界的真正民主力量聯合起來，組織『民主國際』（Democratic or Freedomern），才足以與共產國際（Comintern）相抗衡。——作者係國立北平師範學院教授——

論改革幣制

鄭伯彬

(一)

在目前情況下從事改革幣制，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俞部長在參政會駐委會報告，三十七年上半年總計算雖為九十餘萬億，約合三十六年總支出的兩倍，「但收入項下，亦可直接稅及貨物稅下提高稅率，增加稅收，予以彌補，故預算項下，已可不必列入赤字財政」。表面上，今年財政收支已可平衡，幣制改革的基礎已經奠立；但是，當我們想到去年的實際支出四十餘萬億元為原預算九萬億元的四倍餘；三十五年的實際支出六萬億元為該年原預算二萬五千餘元的二倍餘時，即不難了解本年上半年的實際支出決非九十餘萬億所能了事。依過去的追加比率推算，即使不致依幾何級數的增加率，超出原預算的八倍，依算術級數的增加率，也必達九十餘萬億的二倍。而收入項下，依物價繼續漲下的經濟原理說來，租稅及其他政府收入無論如何總是要落在物價上漲率之後，未能隨支出的增加而同比例增加的。因此，俞部長自己也沒有把握，在參政會駐委會報告預算之後，再強調政府收支的平衡，還必須在下列兩原則下，即（一）物價不致過份狂漲；（二）軍事狀況不發生巨大變動。（見本年一月十四日華北日報）

這兩原則在今年的情勢下，顯然是很難有預期結果的。但是，改革幣制的前提，還不僅要財政收支平衡；國際收支不再發生巨額逆差，也同樣是穩定改革後的新幣幣值的重要基礎。戰後我國國際收支狀況的惡劣，可稱空前：三十六年的海關報告尚未見發表，但去年上半年的入超已達一、二〇三、七七四、七五七千元。除了商業性質的入超以外，政府機關的外匯支出也是目前國際支付的一筆大宗數字。這部分包括軍用物品的輸入，政府機關的購料（特別是交通器材），經常駐外機構的費用和留學考察費用等，後兩者雖為數有限，前兩者則不可勝計。作者在去年秋季會略作估計

，結論是去年一年內所有國際收支項目的逆差可能達到三七百萬元之數。（見正論八期）今年情勢隨戰事的擴大，或將較去年更要惡劣。因為鄉村與城市的隔離，沿海各都市的日用必需物資已經逐漸在依賴海外的供給。而戰爭期中長期累積的對外物資需要（Pent-up Demand），不是限制進口所能奏效，也不是依賴有限的救濟物資所能滿足的。

改革幣制的兩個主要前提，財政收支的平衡和國際收支的改善，在目前都看不出有何改善的徵兆。這兩個前提問題不能解決，幣制即告改革，我們也難相信其必成功，因為在財政收支的不平衡狀態下，既難保證改革後的新幣不再繼續膨脹；在國際收支的逆差境遇中，也難擔保改革後的新幣，其外匯準備不致迅速損耗，對外價值能以維持不墮。

(二)

然則，中國法幣前途又將若何？在今年內法幣發行必至窮途。窮則廢，無論如何在今年內法幣問題是必須解決了。關於這點，我們可以從內部經濟和外部情勢兩方面加以粗略的觀測：

第一，先從內部的問題看來，假定繼續過去通貨膨脹的方針，在本年內可能到達膨脹的最大限界，而面臨那可怕的經濟崩潰。這裡所說的膨脹限界是指發鈔完全失掉經濟意義而言。自然，那物價上漲的速度早超過發鈔的速度，隨着大鈔的發行，印鈔成本很難超過票面價值；但我們在這裡所要注意的，是政府藉發鈔所得的財政利益完全喪失的時候。到這時候，社會經濟的完全崩潰，就要不能避免了。有許多人說，我國的通貨漲脹雖已至惡性的後一階段，較之第一次戰後的德國尚微乎其微。但我們要明白，在惡性膨脹的後一階段，物價上漲的速度是超級進行的。德國在一九二三年七月的物價還不過較戰前一九一三年上漲七萬餘倍，八月便漲到九十

餘萬倍；九月二千餘萬倍，十月七十餘億倍；十一月七十餘億倍，十二月即漲至一億二千六百十六億倍。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我們現在的物價指數幾及二十萬倍，在下一月裡雖不致和一九二三年八月的德國比肩，更不敢希求在數月內嘗試那天文學的物價數字的滋味，但現在已到崩潰的邊緣，社會秩序逐漸表現不安，正是不能否認的事實。所謂經濟崩潰並不一定合乎上述德國在一九二三年底的數字，只要是生產機構已不能繼續其再生產行程，社會經濟秩序混亂。就已經是到了非解決不可的時候了。

在本文執筆的時候，物價上漲趨勢已轉形和緩，但這種趨勢之形成是完全人為的限制信用擴張的結果，當舊年關一過，或政府被迫放棄收縮信用政策之時，物價又必將有爲野馬之奔騰，是毫無疑問的。而一月以後的指數發薪，也必將逐漸表現其促進崩潰的惡果。

其次，再從外部情勢來看，自從蘇聯改革幣制以後，美蘇兩集團的經濟壁壘勢必加速完成。美國方面或將不再坐視中國經濟的崩潰，而對華貸款可能較前積極。假使中國經濟情況能以逐見穩定，在消極方面至少可以保障市場，在積極方面，還可以增強美元集團的力量。這就是貝祖貽氏携改革幣制方案渡美，美國對華貸款更見積極的主要背景。我們無論從內外情勢觀察，認爲在今年內一定有一個變局，也就是因爲這個原故。

(三)

這就是說，在財政收支和國際收支未能平衡的狀況下，中國的幣制也可能有一個「改革」。但這種「改革」的效果，只有二種：一即避免政府發行大鈔的困難；一則再度引起財富的重分配。

爲什麼我們只說僅有這兩種效果呢？我們是假定這種僅恃外援而實行的改革，它是不能有較長時間的穩定的。當財政收入不敷支出，不能用公債或其他方法彌補，又被迫要增發通貨的時候，或者是國外貸款因巨額入超而迅速損耗的時候，改革後的新幣又將重蹈舊幣的覆轍，好像現在的關金一樣。

但無論如何，增發大鈔受輿論攻擊的困難是可以免除的。假定新幣對舊幣的兌換比率規定爲一比十萬，那末一元的新幣即等於十萬大鈔；五元的新幣即等於五十萬大鈔；發行十元新幣是理所當然的，但它的效果即等於百萬大鈔了。輿論要攻擊百萬大鈔的發行，決不會攻擊新幣的十元券。

自然，政府既謀改革幣制，不能這樣騙人。改革幣制之先，若能獲得一部國外借款，新幣幣值可能穩定於一時，穩定時間的久暫則視借款數額多寡而定。但當通貨由惡性膨脹的階段，突然穩定下來的時候，即使是向新生途中的必經過種，也必引起一種穩定時期的恐慌。這就是說，在通貨膨脹期間所引起的表面的病態的繁榮，到這時候，必將完全喪失。因爲在通貨膨脹的時候，企業家中貨品的售價上漲而工資利率落後，只要有所經營，利潤隨手可得，現在所設立的工商事業，大部是這種投機的產物，組織不健全，生產力多數在邊際界限以下。而且囤積貨物的利益遠大於製造的利益，社會財富集中在投機家之手。這些投機企業經不住通貨穩定時的打擊。德國在一九二四年幣制改革期中，由於通貨的穩定，一般經濟就處於極度衰落和困難的狀態中——物價下落，資本奇缺，失業增加。社會財富又引起一次重分配。

通貨穩定時期的財富重分配，並不一定就是膨脹時期所得重分配的反面，表示由投機家轉移於正當工商業者。因爲物價下落，失業增加，一般人民既得不到利益，正當工商業者也因爲社會購買力的降低和投機家一樣處於困難的境遇。所以，它的影響和膨脹時期的所得重分配一樣，是惡劣的。

但當通貨穩定的一時效果喪失的時候，這種經濟衰落的影響即告終止，隨着新幣價值的不能維持，可能又重新恢復膨脹的病態繁榮。但社會財富的接二連三的重分配，却將使經濟紊亂達到不堪想像的境地。

總之，財政上的重擔一日不去，通貨是沒有辦法得以長期隱定的。整個經濟的沉痾，也就沒有希望可以復興。專恃外援的幣制改革，不會有良好的效果。

『中國之新壁壘』之批評

張天福著 張淑惠譯

這篇文章，是上海光華大學教授張天福先生寫的，係批評美人戈登氏對中國廢棄領事裁判權後詆毀中國司法的言論；如今洋人尚眷戀舊日不平等條約之權利，實令人指髮，張教授在文中對戈登氏之謬論痛加駁斥，言詞委婉，而語意深長，殊值國人一讀。（原係英文，載上海英文報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The China Press）

——編者識

讀『考理氏』(Collie's)於一九四七年十月十一日所刊載『中國之新壁壘』一文，本人深懼此文對於中美良好情感上，殊乏供獻，爰就該文評論如下：

該文作者戈登先生，對於重要問題，故意避開，而對瑣細問題，大事渲染一點，頗具技巧。作者以去年美國兒童未能獲得耶穌聖誕禮物而感失望，便引伸美國在華權益恐將崩潰。甚至非難中國為排外主義者，對留在我國之美國人士不予保障。聳動讀者聽聞，刺激讀者情感。其議論以若干證據為根據，但至少一部份係屬道聽塗說，或其來源竟不可靠。（請讀者參閱下文。）

該文所述一切事實，如果真確，而遽即據以論定在中國，有普遍之排外主義及待遇不平等情形存在，則結論未免太不可靠。不論此種事實真假與否，或其理論方法是否合乎邏輯，吾人希望政府切勿忽視該作者所言，並在可能範圍內，設法予以改善。對於貪污，應加根絕，對於不法，應加裁制，對於一切謬誤，應予糾正，此乃天經地義。而中國政府對於達成此項目的，正在盡其最大之努力，第業已做到至如何程度，此際尚未敢加以斷言耳。

為防止各種不同方式之危機，中國於戰後曾數度調整其經濟政策，變更其輸出入貿易條例，俾得『節制其外匯藉以購買主要物資，支撐業已破

碎之國家經濟。』並為應付財政上各項困難，及保護國內尚在萌芽時期之各種工業，使不致摧殘起見，對於各種徵稅規程，自亦不得不加以變更。是以主要關鍵，即在中國之是否應有此主權。無人可以斷言此項政策係屬謬誤。更無人能否認一獨立自主之國家無此權力以實行此種政策。而所謂保護稅率，實為現代國家所普遍採用，此為吾人所諳知。是則中國為自衛計而採取上開措施，實無可非議，至於執行此種措施而竟發生弊竇，通常亦屬無可避免者。猶如吾人在食物之內，發現沙粒，既不能聽其饑餓而不復進食，或竟因噎而廢食。更不能譴責進食之非。則在同樣情形之下，決不能因在某些場合有不利於外國商人之處，遂對中國之正當措置，竟振振有詞而加以攻訐。凡屬美國有識之士，在觀察此項問題，固不能不為自身利益着想，但亦不能忽視擁有四億五千萬人口之國家，正在其生死關頭，作困獸之鬪也。

戈登先生言及，自日本敗戰後，美國人士及其他外國商人復員來華時，明知情形必將不同；並明知戰事已如何影響彼等之投資，贊中國之一般經濟狀態；更明知所謂治外法權各項協定，曾使美國人士及其他外人在中國久享其優越地位者，業已廢除，而此種改革，就大體言之，又為渠等所願培植而加以接受者，此項言論，絕對可稱正確。然中國正在全國向共產主義作戰，恰似一患有肺癆之病人，務需強有力之措置，以挽救其危機，而重建其國力。吾人相信美國人士就政治上及經濟上，甚願培養及接受此種改革，以供獻於中國之自衛及復員，此乃美國在遠東之權益將來得以獲致繁榮之要素。假使中國情勢混亂而其人民窮困，致無力向美國購買任何物品，則美國人民之在中國者，亦不能繁榮。是以中美兩國乃屬榮枯與共者。中國之安全及節約，亦即美國之隆盛，而以任何方式援助中國，亦即在間接援助美國自己。吾等實休戚相關，未有軒輊者也。

戈登先生對於治外法權，似乎有不勝今昔之感，殊使吾人大感驚異，蓋在文明國民之目光中，治外法權實最足憎惡者。對於享有特權之人民，則保護惟恐不週，對於被壓迫剝削者，則拒絕補救，為不公平之最有効工具。外人固不應而美國人民亦不願熱望此種不公平之制度，重復建立於今日，因以可鄙之手段，從中國被剝削之人民中，所攫取之利益，更不願享受也。而昔在治外法權時代，享有此項保護之各國人民，皆擄取中國人民，實屬毫無疑義；現在既經廢除，無非吾人在收回其主權而已；但吾人已被譴責為『排外主義者』，排美主義者，置外人於不利地位」矣。

考聖經上所載，當拿單向大衛王訴述，有一富戶，畜有甚多牛羊羣，竟從一窮人處取其羊羔，以餉其賓客，然此窮人除一隻小母羊羔之外，別無所有，羊羔為其所飼養，以迄長大，看待如同自己女兒，無怪大衛王之惱怒云云。中國恰似此窮人，無非在要求返還其小羊羔而已。今為維持其正義，為其所應為，竟被責難，君等聞之將作何主張乎。

關於法院方面，戈登先生引證梅思培案 (Myrberg case) 為司法上排外主義之確證。渠指出『梅思培案』後認為有罪，被判一年之徒刑，刑期開始後，而據以判罪之條例，始經核准」云云。甚為明顯者，即戈登先生定已閱讀中國評論週刊五月三日所載一篇社論，題目：『中國之法院』，但並未閱讀同刊於六月七日所載上海高等法院駁復一文。該院聲明：『在經濟緊急處理條例公布之後，梅思培直至被捕時止仍連續經營其黃金及外匯買賣達十五天之久。依據國防最高委員會組織條例第八條所規定，議案經該委員會通過，由國民政府公布，可不待經過通常立法程序，應即視為與法律具有同等效力。該項經濟緊急處理條例既經最高國防委員會所通過，而由國民政府明令公布，共為一種法律，自屬毫無疑義。該文稱梅思培並無觸犯法律，顯屬錯誤』。

至於施密司案，作者謂被告因不能代中國政府某官吏獲致新式汽車，遂被檢察官偵訊云云。此種說法，本人認為無頭無尾，簡直不知所云，不論新式汽車如何高貴，某中國官吏又如何煩雜，被告亦決不能因此而被偵訊。既被偵訊，自屬含有刑事之因素。戈登先生似應繼續加以詳查，以支持其立言。作者甚至對偵查及審判實有分別一層，亦不明瞭，遂致因被告之不得延請律師為之辯護而代鳴不平。根據中國法律，刑事案件在偵查期內，並不公開，是以毋庸律師出庭。須至審理階段，始得選任律師代為辯護，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審理則概屬公開。況且法院審理時得命通譯；既毫無誤會之處，則被告聲請攜帶其私人通譯，並非必須照准。是以在邏輯上，戈登先生不能因此項聲請之遭駁回，即據以論定為司法界排外主義之表示也。

戈登先生復稱：『自治外法權廢棄以來，所有在中國法庭之外國被告，祇有一人會受宣告無罪之判決』云云，亦非事實。且可謂毫無根據，僅持傳聞而已。即在美國被告中，本人可隨意指出兩美國被告，已分別經由上海高等法院及上海地方法院宣判無罪。一為倫特爾君 (Walter Runtel)，被控妨害名譽，另一位為赫金生君 (Hatchson)，被控背信。至於其他國籍之外人，經由上海開法院為無罪之判決者，已不一而足，更無論全國各地法院為同標之判決者，案件自屬較多矣。故此種毫無根據之引證，乃作者之率斷，以謂即屬『偏袒之方式』。退而言之，此項情形，如果真確，實為有力之明證，足以令人信服司法當局對於外國被告之偵查，如何審慎辦理。是以戈登先生之論辯，可謂毫無理由者也。

在該文內，作者戈登先生描寫中國為一片黑暗與混亂，甚至前途似乎已感絕望。本人雖不否認其黑暗面，但亦相信應有其光明面。至少吾人為維護人道及保持國家榮譽，而堅苦抗戰，達九年之久。至中華民族亦有其仁，敬，勇，博愛，純厚，犧牲精神，及其他美德，否則何能立國五千餘年。目前君等仍不難在我國見到甚多之公教人員及法官，雖其俸薪之菲薄，全球無可比擬，但仍能殫精竭慮，處理公務。尚有多數士兵，則衣不蔽體，食不得飽，猶能執戈而起，罔顧生死者，此其所以中國為可貴乎。

最後，戈登先生提議，將來在經濟援華方案中，其範圍如何，方式如何，如已認為正當，而苟有此援助，則在獲致新決定以前，關於中國情勢之某些問題，應迅速予以澄清云云。但吾人之意見，以謂美國之援華，有關美國本身國策。對中美兩國，互相有利，已如本人評述。當戰事進行時期，美國會以軍事物資與專家供應中國，而中國則貢獻其青年之熱血與生命，方得駢肩作戰，卒使敵人投降。而現在則吾人正從事全面抗戰，而共產主義者，已成爲國際問題。是以美國之援助，實為其防蘇之國策，與所謂『反美主義』或『親美主義』無關，不若戈登先生所想像者也。

概括坦白言之，中國人民對於美國人士，皆心懷好感，其理由乃以我人之視美國人士，與其他外人相較，感覺其為慷慨，友善，與寄有同情之故。此種良好情感，應培養而培植之。所有障礙，概須加以肅清。吾人是希望戈登先生於應付此種微妙情勢之際，當以公正，道義，及融洽出之，蓋中美兩國之利益，息息相關，必須助長其情感。作密切之提携，庶幾有焉。

張天福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二日於上海光華大學
 (原文載：The China Press, Shanghai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四日版)

(完)

日本對和約的希望

葛 辛

日本外務省在去年秋天會草擬一個備忘錄，準備在對日和會時提出其對和約的意見。該項文件現經美國「世界報告」譯成英文，登載於該週刊去年十二月九日號。茲因對日和約乃我國今後運命所決定的關鍵，特加移譯，俾國人能心研究，而知日人戰後的轉交意向。

一 領土之交還

(甲)領土，在協約國可能的條件中：(一)台灣與澎湖羣島將依照開羅與波茨坦宣言所確定的原則交還中國。(二)南庫頁島與千島羣島將依照雅爾達協定與波茨坦宣言所確定的條款交還蘇聯。日本對上述第一項無意見，但對第二項則認爲應判明：他從未以任何侵略手段取得千島羣島，至少千島羣島的南部諸島如 Ivalonai 及 Mikolai 二島(離北海道極近)，應視爲日領土，而北千島羣島則最多亦應置於聯合國託管之下。

(乙)對國籍的解決法，協約國可能的條件爲：(一)對台灣與澎湖羣島，A 日居民均將遣返日本，如經中國政府要求留用者亦應保有日本國籍。對後者一種情形可能採用對美和約中關於領土轉移的公民條例。B 僑居於日本的台灣居民將賦予中國公民的地位。(二)對庫頁島與千島羣島，日本居民住於蘇方領土者，得以允許不被遣返日本，而被取得蘇聯國籍。但對此點他們應有選擇的權利。

日本對於這個國籍問題提出對案：(一)對台灣與澎湖羣島，A 希望日本國民以中國政府之要求或他項理由仍能居住境內(指台灣與澎湖羣島)，且對國籍問題應許其有選擇的自由。B 居住日本之台灣人民將於和約簽訂之後取得中國公民權，但於此等台灣人民取得中國國籍之後，不能適用對協約國國民財產賠償的條款。(二)對庫頁島與千島羣島，A 日本國民僑居於上述二地者應有選擇國籍的自由，且應有遣返的自由。對於選擇蘇聯國籍的日僑，希望蘇聯政府能消除種族與語言的歧視，尊重其基本的自由與公民權利。

(丙)經濟條件，協約國可能的條件爲：日本在此等交還的領土中所有公私財產將由各該承認之政府沒收，此等財產可能視爲賠償之一部。日本對此所提的對案爲：日本人民留駐於此等領土內者，應具有與其他外僑平等地位。他們合法所持有的私產應被保護與尊重。日本人民採取遣返本國者，應准其攜帶合理數目的財物。

二 領土的割讓

(甲)領土，在協約國可能的條件中(一)日本應對協約國在波茨坦宣言第八款下所指定的島嶼放棄其主權。協約國可能確定以此等島嶼置於聯合國託管之下(依照聯合國憲章第七十七條第一款)，或置於其他形式的託管之下。也可能由協約國

成立單獨的協定，確定此等島嶼的處置辦法。(二)割讓的領土將包括琉球，西南太平洋羣島，硫磺羣島及其近鄰日本本部的各島。

日本對此所提出的對案爲：(一)希望重視日本並未通過侵略而取得此等島嶼，且應追認在大西洋憲章及聯合國憲章中所常指出的協約國非擴張政策。他們將儘量減少自日本脫離的島嶼數目。(二)如協約國或列強將正式要求因軍事目的而利用此等島嶼，則日本亦將保持此等領土，且在必要情況中忍受承認某種領土地位後形式的條件。在後一情況中，應在確定期間內償付擔負地役權制的款項。(三)任何努力將用以避免對此等島嶼的割讓，日本毋寧將試圖把它們置於託管之下。

(乙)對國籍的解決辦法，協約國可能的條件爲：(一)居住於割讓領土內的日本人民，應成爲割讓國的公民。居住於託管領土內的日本人民，應成爲託管國的公民而給予外交保護的保障。(二)日本人民年達十八歲後，可取得國籍選擇的權利，且亦得許有在一定期間內遣返的權利。日本對上述第一項僅提出一個接受的條件，即於公民轉移時以現時居住者爲限。對第二項無意見。

三 領土的獨立

(甲)領土，在協約國可能的條件中，朝鮮獨立將依照開羅與波茨坦宣言加以承認。日本對此表示接受。

(乙)對國籍解決的辦法，協約國可能的條件爲：(一)一切日本人民將被允許遣返。至於合法留駐的日人仍將視爲日本公民。(二)居住於日本的朝鮮人民將成爲朝鮮公民。日本對此均行承認。

(丙)經濟條件，協約國可能的條件爲：(一)遵照開羅波茨坦宣言與美國駐韓軍總司令的訓示，一切日本在韓的公私財產，將悉行放棄。(二)日本對朝鮮割讓後所取去的一切藝術，歷史與宗教珍品與案卷應完全交還朝鮮。日本對此無意見。

四 政治事項

(甲)對主權的限制，協約國可能的條件爲：(一)在和約締結之後，現時日本的軍事佔領將即廢除。在原則上，現時協約國最高統帥部對日本主權施行限制與訓示的制度亦行撤銷。尤其現時由一切協約國人民所享有的治外法權將即停止，而恢復平常的外交關係。(二)即使在軍事佔領廢止之後，一部協約國軍隊仍得留駐日本以保障和約條款之履行。進一步將在日本設立一個最高機構，以代替聯合統帥總部。特別日本應接受中英美蘇四強的嚴格監督，以保障和約解除軍備條款與事實相符合。(三)此外，協約國得要求最高統帥部對管制日本所發訓示，在和約締結之後仍行有效。

日本對此所提的對案爲：(一)在和約締結之後，軍事佔領與管制機構應行終止，現時由協約國限制日本主權而直接干涉日本政治行政的制度亦應廢除，俾日本恢復全部的主權。如協約國堅持須留駐軍隊於日本以保障和約的履行，則有一事項須加判明：即此類非構成軍事佔領的繼續。對此項駐軍的期間，數目與駐區應有限制。因此，協約國此項軍隊的留駐不應干涉一般的政治。(二)日本將以全力反對監察機構的建立，因後者乃與前者恢復主權相反，日本將堅持對一切協約國人民治外法權的廢除，然而對協約國人民因與駐軍聯繫而留駐於日本者，得賦予其某種治外法權的特權。但此等特權不能違反一般所承認的國際法原則。(三)在佔領時期所發的訓示應不再發生效力，但日本國家法律之反映此等訓示者則於撤銷前繼續有效。

(乙)對和約條款的監察，協約國可能的條件是：和約生效以後在特定的期間內，將設立一包括主要協約國在內的特殊監察機關，以監督和約條款的履行。日本却

在原則上反對設立對和約條款作一般監督的特殊機關。關於和約條款的履行，可通過普通的外交方法而舉行談判。協約國對保障和約條款的監督雖為必要，但此種監督應限於類似對和約所規定的四強外交使團的代表會議。此會議行使職務的期間，亦應與對和約的履行作一規定，過此期間則其對和約所引起之爭端應提付國際法院解決。

(丙) 對違約的懲罰，協約國可能的條件為：協約國於日本違反和約條款的執行時，得堅持保有重估領土，制定經濟限制與撤換或懲罰負責官員的權利。此外，對違反解除軍備條款者，可能予以嚴厲的處罰。日本對此亦提出要求，即主張須有一特別條款，保障日本在其解除軍備情況中的安全，但並不希望再有如九國公約等的非正義談判。

(丁) 一般條件，在協約國可能的條件中，將要求：保證永不宣戰，尊重公民自由，保障基本人權而成為聯合國會員國。日本的對案為：希望在上述各項條款之後，立即加入聯合國，以確保日本安全的保證。

(戊) 對華特殊利益，協約國可能的條件為：(一) 一切有關拳匪之役的協定全行撤銷。(二) 前由中國讓予日本的各項利益完全交回中國。(三) 對關東的要求須行廢棄。日本對此無意見表示。

(己) 對委任統治地，協約國可能的條件為日本悉行放棄此等委任統治地，日本已表承認。

(庚) 對國際協定，協約國可能的條件為：日本可在原則上恢復其一般的條約，而日本亦應承認在某些協約國間所作的政府改組。日本對此已加承認。

五 戰爭罪

(甲) 對戰犯的審判，協約國可能的條件為：(一) 在東京或其他各地的戰犯審判得仍繼續，除對已行指明的戰犯完成審判之外，日本須令其逮捕其他的嫌疑犯，而使之審判。(二) 協約國可能繼續發布其裁判行爲。

日本的對案如下：(一) 日本將要求明白的確定審判之終止，並要求所有戰爭嫌疑犯勿在各不同國家舉行審判。(二) 希望遇有在日本所犯的普通罪刑時，此項審判與判決能在日本法庭而依照日本法律審判。

六 警察力

關於警察力的限制，在協約國可能的條件中，秘密警察應加禁止，而一般警察力的裝備應有限制。但日本的對案希望對此問題分作兩方面來看：一個是維持國內和平與秩序的武裝警察，另一個是負責執行交通規則，經濟管制及其他行政作用的非武裝警察。條約的限制應只能對武裝警察而言，且因日本不再能持有陸軍，故他們對這個武裝警察人數作極大的考慮，將盡最大的努力。

七 戰爭要求

(甲) 關於賠償，協約國可能的條件如下：(一) 日本將對協約國所確定的國家償付賠款，且將依照規定條款而作賠償。(二) 日本應對沒收財產之業主予以賠償。日本的對案為：(一) 照著一個基本原則來說，拆卸設備將限於其維持和平時代經濟所非必要者。對於維持日本和平時代自足經濟所必需的設備，日本將以全力策其保全。日本在中立國家的財產應剔除於賠償之外，且在國外的領事館及其他外交資財，宗教財產與慈善組織，以及於日本重開海外貿易後所獲取之商業財產亦應加以剔除。對於以現行生產為賠償的情形，須對各該案件加以個別考慮。如果須作生產賠償的話，則舉凡必需品的生產與交通工具應加豁免，且將供應此項必需品的原

料，以及供應購買此項原料的足量外匯，而此項生產賠償應於規定日期之後開始，一待賠償交付完成之後，此項生產設備不應撤除，但對原料與某種生產品如煤、水泥、木材、肥料等則不應視作賠償品。(二) 通過上述賠償的交付，日本對其受諸協約國及協約國人民於戰時所作的損害應有救濟的責任。日本將依照日本財政現況與經濟再建的情形，有權決定何項財產作為賠償之權。

(乙) 對日本的協約國財產，在協約國可能的條件中，主張日本對協約國於太平洋戰爭爆發時所持有何項財產應即交還。日本政府應負責任何所受的損失。如果協約國在空襲及其他戰時受有任何財產的損失，則日本應以日圓賠償。至於對協約國人民在脫離日本的領土或獨立的領土內受有損失，則此項賠償得被包含於賠償條款之內。

日本的對案為：縱然和約規定日本的協約國財產應悉數交還其業主，但日本希望一般地能對那些不能交還或恢復的財產不予賠償。如果協約國迫日本對其已失或破壞的財產加以賠償的話，日本亦希望對其賠償率規定於最小的程度。

(丙) 對財產的交還，在協約國可能的條件中，凡是協約國人民被武力強制或恐嚇而取去的財產，日本均應交還。對於金銀及錢幣，如不能交付原物則以相等的數目交於原主。日本的對案乃在於希望：對「武力強迫或恐嚇」的字樣有嚴格的解釋，且僅適用於違反國際法規定而取得的財產。他們更希望為公法所承認的戰利品能不被列於此一項目之外。

(丁) 對任何賠償要求的放棄，協約國可能的條件是：(一) 日本應對一切為戰爭行為所造成之損失，向協約國放棄賠償的要求。日本更應對中日事變發生後，或可能自九一八事變後所受的一切損失，放棄其賠償的要求。(二) 日本政府應對一切協約國核准的損失要求者，或對非為戰爭原因所受的損失加以賠償。(三) 日本對此項要求的放棄，應指一切與其絕交的協約國而言。

日本的對案為：(一) 日本應保留權利，要求對戰時為協約國所承認的損害賠償，此項承認會由戰時瑞士使館加以傳達(如日本郵務船 Awa Maru 曾為協約國違反戰時國際法而擊沉)。在日本投降以後，對佔領軍所作的不法行為，日本亦不能放棄其賠償要求。除非為特殊理由所證明的某種要求以外，日本對上述的賠償要求不能拋棄。對太平洋戰爭以前所受的損失，不能放棄賠償要求。(二) 日本政府將對日本人民之向協約國供應物資或勞力者，有自由賠償之權。(三) 對一切與日絕交的國家，不放棄其賠償要求。

(戊) 對佔領軍費，在協約國可能的條件中：(一) 日本得被令償付一切佔領軍費，不論此項佔領係在日本國內，或在協約國境內，或在和約簽訂以前或以後。(二) 對於維持佔領軍於協約國境內者，其軍費之償付應最先動用日本出口資金或日本的存款。(三) 對於自日本脫離的領土如朝鮮境內維持佔領軍者，日本亦很可能被令償負其軍費。

日本的對案為：(一) 在和約簽訂之後，佔領軍費應由佔領國負擔。(二) 在和約簽訂之前，一切佔領軍費日本自應以日圓償付，然佔領軍一切對日圓的支出剩餘，以及佔領軍的一切設備應於和約締結後退還日本。(三) 日本在和約簽訂前，不能預先向協約國支付此項款項，日本更不願負擔對脫離日本的領土的佔領費用。

(己) 對經濟限制，協約國可能的條件為：在賠償而拆除工業設備完成之後，日本對其工業的形式與性質應受協約國的監督。只是和平時代的工業始得被允許。

日本的對案為：日本將以全力把工業，限制僅限於軍用工業，但將保持其全部的經濟，俾立於一個維持穩定生活水準的主要基礎之上。因此，他們希望免除其對外貿易的限制，並許其持有四百萬噸的商船，以必要維持其經濟。他們最後且要求准其利用飛機以發展其漁業而作海岸的巡邏！

河北當前問題及其改革意見

趙清珍

前言

剿匪問題，不是單純的軍事問題，已是盡人皆知的事，通常討論剿匪問題的人，也都慣好引用，蔣主席在江西剿共時期所說：「三分軍事，七分政治」那兩句話，但說來却極奇怪，在剿匪工作的實踐上，政治始終表現着是軍事的尾巴，部隊中武裝人員流露着一種瞧不起政治工作人員的神氣，政治工作人員也不自覺的表示出「我不如人」的神情，顯然地「政治重於軍事」那句話落了空，沒有在我們剿匪工作中被認真的執行過，於是造成了軍事遺棄了政治，政治脫離了軍事的現象。

造成上述現象的原因，當然很多，如部隊人員的優越感自私自心，政治人員的不知振奮，不肯犧牲，以及社會上一般重視軍事輕視政治的粗淺的不正常的社會意識，都有促成的功效，此地不願再作進一步的探討，我們所要說的是：軍事如無政治力量的配合，很難取得本身的勝利，即是一時僥倖勝利，也難長期保持勝利的成果，因為我們的軍隊分開了，實力就不免感到薄弱，容易為匪軍各個擊破，聚斂來，亦不免更動西竄，顧此失彼，勝利後二年餘來河北剿匪局勢就在上述情況下，落得暹土日蹙，局面日益危殆了，我們檢討的結果，認為只有加強政治機構以配合軍事上的需要，勢難挽回已往的頹勢。

民衆力量是一種潛在的最偉大的力量，但他必須通過政治方式的組織和運用，始能發揮出來，猶如地下的礦藏一樣，未被掘發出來以前，是沒有什麼用處的，今天我們和共匪作國爭，不只要研討發掘民衆力量的方法，而且要竭力爭取發掘民衆力量的時間，因為時間一過，一旦此種力量被共匪掘去大部，則我們將永難戰勝共匪了。

無容諱言的說，我們掘發民衆力量的努力和技術，都遠較共匪爲差，但在目前講起來，我們如果及今努力，時間還並不算晚，因為共匪的清算國爭，殘酷殺戮，並沒有真正取得民衆的信仰，我們過去的失敗，實在由於我們自己太因循懶惰和努力了。

石門戰役給予我們的經驗教訓

一 許多武器被共匪搶去了

據報紙刊載：只是日本遺留在石門的武器，步槍一項即在十五萬枝以上，大小

砲四百餘門，輕重機槍近兩千挺，坦克車四十餘輛，這是一個如何驚人的數字，如果果事先能以良好的政治方法，把民衆組織起來，再施以短期軍事訓練，把這些武器交與他們使用，豈止石門可以不失，恐怕連石門附近各縣也將個個如金城湯池般的堅固，不此之圖輕視了民衆力量，忽略了政治工作，其失陷自是無可避免的結果。

二 地方團隊的堅決拼鬥精神

復次據許多石門逃來的難民談，石門四日的爭奪戰，前三天半都是由各縣地方團隊在外圍據守，這些團隊武器竊取不用說，子彈一項部隊都不會予以充分的供給，他們沒有辦法，以鐵鍬木棍鋤刀菜刀作武器，和匪軍拼鬥了三天半，最後以死亡慘重，由第三軍接守，可憐不足半天光景，就被匪軍衝進去了，可惋惜的是那許多多的武器，也都被共匪運去，拿來作屠殺我們的工具。

三 匪軍厭戰情緒一般

這裡還應加以補敘說明，在前三天半的戰鬥中，匪軍向我陸續自動集體投降的，共計在二千名以上，他們扔掉了鎗枝，高舉着雙手，如嬰兒投向慈母懷抱中似的投降，我們這方來，滿以為可以爭脫開共匪魔掌，那料到時間不久，又被共匪攻陷了石門，可憐這些善良的同胞們！不知要遭到共匪如何的酷刑擺佈。

根據以上情形，我們可以歸納爲三種結論。一，我們太忽略了組織民衆工作，二，所有地方團隊的剿匪情緒，一般講來，皆較國軍爲高漲，三，匪軍官長士兵由於被迫從軍，死傷慘重，厭戰情緒日益加深。

過去的，已屬無可挽回，鑑往知來，我們應該從這些慘痛的失敗中，認取經驗和教訓，以下是個人所想到的幾點改革意見，錄出藉供黨軍政當局之參考。

甲 健全地方武力

從永年元氏兩城雖敗猶榮的戰役中看來，從新城王鳳崗部隊迭次創造剿匪輝煌戰果方面看來，從各縣地方團隊無數次可歌可泣剿匪戰績看來，證定了地方武力是對抗共匪最堅實的力量，國軍對地方團隊只要善盡其保護之責，使其不爲匪軍大兵團所消滅，祇是共匪村幹和縣區小股地方部隊，是不難爲我地方武力逐漸消滅的，

我地方團隊之所以堅強的原因，在於他們幾乎每人都與共匪有着血海深淵的仇恨，殺父奪妻斬宗滅嗣，故而臨陣無不以死相拼，絕少動搖退縮情形，可惜的是當局對這一力量太過去忽視了，平時不訓練他們，不發給他們槍彈，遇有匪軍大股兵力包圍住他們時，又不派軍隊適時的援救他們，聽其自生自滅，算來我河北已有幾十縣的縣級武力，都在這樣情況下被匪軍消滅了，我們可以說，等到各縣地方武力被消滅滅完了時，也就是全省瓦解毀滅的時候，任何強有力的國軍，也難挽回那時的局面，今後欲求剿匪工作的完成，只有從建立並充實地方武力來着手。但欲求地方武力的充實與健全，並不是太簡單的事，起碼必須作到如下幾項實施：

一，加強國軍與地方團隊之聯繫：國軍向存有一種專視地方團隊觀念，以為他們鎗枝腐敗，組織鬆散，是烏合之衆，無足重視，此種輕視地方團隊的結果，便形成上述坐視地方團隊被圍以致被消滅而不救援情形，作者決非故作危言聳聽之論，試和各縣地方團隊人員及紳民一加探詢，便知他們對國軍的觀念爲如何了；我們所聽到關於此類痛心事件太多了，這裡不便一一列舉，今後應應講求使他們互相聯繫增進感情的方法，使彼此痛癢相關，協同一致，如娛樂晚會，觀摩會運動會等，讓他們多有接觸聯繫的機會。

二，統籌槍枝彈藥：槍枝彈藥的無法補充，是地方團隊最感苦惱的一件事，也是地方團隊不能逐漸形成強大剿匪力量的最大原因，作者過去在望都縣長任內，終日派人四下購買槍枝，本來是爲國家打仗，而購槍却成了苟苟且且的行爲，兩個多月期間，才購到七挺機槍，內中有三挺不大管用，彈藥一項，半年期間，總計才領到四千八百發，如不是偷偷的向軍隊去購買，怎樣能支持那個終日戰鬥的局面，所以今後對各縣槍彈的供給，應有一統一辦法，省政當局除應將原有兵工廠統一一其組織，擴大其機構，增多其生產外，並應設法向國外統購槍枝，合理的分發各縣，河北省如果能充分分配發槍枝，建立起二十個如清城王鳳崗那樣的據點來，則河北匪患，不難指日肅清。

三，改善團隊待遇：縣團隊士兵出身，大都係各村莊被共匪逼迫出來的所謂「國特」，且大都有妻子兒女生活的負擔，他們的待遇，既不如保安團，更不如國軍，但他們事實上又非生活不可，於是他們自然不會有良好的紀律，共匪對其幹部家屬都有優待辦法，我們也不妨照法試用，使他們無內顧之憂，以激發他們剿共情緒，且易收維持良好紀律的功效。

四，加強醫療工作：各縣團隊日久在與共匪戰鬥中，傷兵特多，但各縣醫療設備，多付缺如，即有亦因陋就簡，士兵受傷後因循延誤，因而死亡者極大，影響士兵作戰情緒至鉅，今後可由省方統籌醫療器械及藥品，即由各縣備款亦可，醫師及護士人才，亦須經過省衛生處的考試及訓練，然後再分發到各縣去服務。

五，統一訓練幹部：各縣團隊幹部，必須使其逐次輪流受訓，此可能發生的功效有如下數點：A 溝通上下級的關係，B 加強各縣團隊幹部間的感情，俾於作戰時能互相配合，危急時能彼此救援，C 學術兩科有統一的增進與認識。

六，加強團隊文化工作：文化工作亦即政治工作，他是士兵戰鬥活力培植的源泉，各國軍隊中對此無不特爲注意，匪軍對此亦悉心講求，一支歌曲，一幅漫畫，一齣戲曲，都富有偉大的煽動力，國軍的文化工作，已很落伍，而縣團隊更根本談不到文化工作，這的確是一個很大的缺點，今後各縣團隊，對此一工作的增強，

實有異常迫切的需要。

七，調查士兵出身背景：縣團隊士兵之出身背景，殊較國軍爲簡純，大都爲曾被共匪清算國爭者，但仍不免有共匪間諜混跡其間，今後應在團隊中樹立秘密調查機構，對每一士兵之出身背景，家庭狀況及生活行動，專負調查責任，俾對匪陣容純潔淨化，以免被匪分化。

八，處置俘虜問題：由於縣團隊對共匪仇恨情緒特別深惡關係，往往俘獲匪軍後，不問其罪惡大小，處置較爲峻厲，這對於我們的爭取工作，發生了嚴重的阻礙影響，作者在望都縣長任內，對匪軍宣傳工作，曾顯明的揭佈出：「殺人者償命，其餘一概免死。」的口號，那就是說，只要你曾經殺過人，捉住你就不必希望再活命，不會殺過人的共匪幹部，我們都可予以赦免，這口號後來很顯明地發生了兩種影響，A 匪軍幹部知我寬大投降日多，B 匪軍幹部於後來開闢爭會時，大都有了戒心，相率規避殺人，從而弱化了他們的堅決性，所以個人希望今後處置俘虜問題，要力求簡捷明快，該殺就殺，該放就放，殺可以收效到一木鎮百株的功效，故可以擴大我們爭取影響，匪軍俘獲國軍後，就是採用後面辦法，因此一般說來，國軍作戰的堅決性就遠不如地方團隊，我們今後對匪軍正規兵團，也不妨採用此一辦法。

乙 強化政治效能

作者於本文開端時，曾特別強調政治工作的重要性，實在講來，兩年來剿匪戰事的挫敗，我們不是敗於軍事，而是敗於政治，政治失敗的結果是：人懷怨恨，官逼民反，兵源枯竭，軍糧無着，因而情況日壞，土地日蹙，挽回政治局面的頹勢，雖千頭萬緒，非數言所可盡，但歸納起來，如能作到廉能兩個字，就可以起死回生，今天政治上的貪污風氣太厲害了，「上下交爭利」，而所爭的對象，又都是老百姓，老百姓如何能活，又怎能不恨，有人說現在貪污之所以盛行，是由於公務人員的生活太苦，這話我們認爲不無部分理由，但決非根本原因，因爲我們看到，越是豪貴權門，越是貪污的無法無天，上行下效，自然是惡演愈厲。

廉與能是互相聯繫的，必能廉始可有能，從歷史上看歷代賢相名臣，那一個不是具有廉潔的操守，有了廉才可以志慮忠純悉心政務，此全在在上者以身作則，樹之風聲，清末政風腐敗；賄賂公行，結果官逼民反，釀成洪楊之亂，如無曾文正公整躬率屬的清操，領導群臣，再平大亂，清室決不必等待辛亥革命則早已在那時被顛覆了，年來察緝腐，在傅先生刻苦的領導下，已經形成了一種廉潔踏實的政治風氣，因此民情翕然，團結一致，其所以能數挫頑匪打通平綏全綫，且保持其能經常通車，決非偶然的現象！

作到「廉能」二字，政治上戰勝共匪，必可穩操左券，下面幾項，則屬於技術範圍以內的事。

一，黨政一元化：黨與政必須步驟一致，互相協調，始能集中力量，對付共匪。過去各縣黨政應辦的事件太多了，互相攻訐，彼此牽掣，把自己的力量，都在磨擦中抵消淨盡，給了共匪以很好的發展空隙，當茲省府改組伊始，此一嚴重問題，必先商討一有效的解決辦法。

二，根除土劣勢力：各縣縣政大都仍爲土劣勢力所把持，一個有作爲的縣長，

在他們是不容許其存在的，因為他們的利益都建築在民衆的痛苦上，你如果想解除民衆的痛苦，必定會觸及到他們的利益，那他們必然要運籌特殊的勢力，把這個縣長搞掉不可，這些人是縣政推行上的障礙，起著製造共匪的溫床作用，欲想在政治上收打擊共匪的實效，非將地方上的土劣勢力根除，而另培植出一批新的地方幹部來不可。

三、放寬地方行政權限：目前縣長所最感痛苦的是：「事情太繁重，權限太狹小」，不作是不忠職守，作了又動輒獲咎，處處需款，而籌款又無一處不是違法，亂世需用重典，明明是一個無惡不作的共匪幹部，但殺了他一經有人告發，就許讓縣長來個無期徒刑，或坐上十年牢獄，前順義縣長王振德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今天人人都說王鳳崗專員在沂城縣長任內作的有成績，但假如使他和王振德易地而處，怕不有十個百個王鳳崗早已置身牢獄中了。王鳳崗有他自己幾團兵的武力，始能放手去作，漸見成效，共匪灰色幹部們不敢告他，法院不敢去捉他，省府當局也不敢不支撐他，但其他的縣長們，那一個具備像王鳳崗這種優良條件呢？這真是一件最使人痛心的事，我希望給所有縣長的權限，都和王鳳崗一樣大，讓他們放手作事，無所顧忌，那麼一定可以接二連三多出幾個王鳳崗，河北局面，也就大有爲了。

四、慎選縣長而不輕易更動縣長：河北縣長更動頻繁爲歷來所未有，作到半年以上的，實不多見，往往上任尚未接收清楚，即又辦理交代，以至一任又一任地始終糾結不清，縣政多在接收交代中，弄得一塌糊塗，這是一個極大的錯誤與損失，錯誤原因的造成，就是外放縣長時，並沒把這一個縣長的學識能力操守性格認識清楚，只憑某一個有力者的推荐，或個人一時的親感，隨便就放了出去，結果人不稱職，搞糟了才又免職撤職，說來真有些跡近玩笑，個人以爲在派出縣長之前，應取極審慎的態度，省府自主席以下各主要廳委，都輪流和此一縣長經過一度較長時間的談話或考察，大家都認爲可以時，再放出去，其間不容易有絲毫私人感情關係參雜其間，既派出後，便應以全力支持他，領導他，鼓勵他，使他有放手作事的機會，不遇有屬於刑罪範圍內的錯誤，決不輕易更動他。因爲行政最貴經驗，短時間內，是難讓他獲取適當決策與辦法的，所謂「知人善任」者在此。

五、鼓勵人才下鄉：最危險與最艱鉅的工作莫過於縣級工作，但待遇最低者亦爲縣級工作人員，這的確是一件太不合理的現象，欲期縣政工作之能有迅速開展，必須把人才疏送到鄉下去，欲使人才肯到鄉下去工作，除在精神上應給予下鄉人員以最大安慰與鼓勵外，待遇上亦必須使其超過在都市的公教人員，否則「好逸惡勞，避險就全」人之恆情，人才又怎肯到鄉下去，記得報上載有傅先生在察省會特別獎勵過一個大鄉長，把他請到省府裏去，請他吃酒，由各廳長作陪，並給他以很多的獎金，這種作法很可拿來在河北施行。

六、簡化公文程序：目前公文文字，雖然比較紹興師爺時代，已容易淺近多了，但其廟堂色彩，仍未脫盡，坐在辦公室辦稿人員，仍在搖頭晃腦苦心焦思作字句上的推敲，這當然會影響到公事的时间和效率，至一件公文的層層遞轉，費時尤多，眞形成了所謂名符其實的「公文政治」，據說共匪區中，隨便一塊紙，用鉛筆寫幾個字，就算是命令或公文，其效力反較我們爲大，我覺得今後我們應把公務人員從公文形式化的枷鎖裡解放出來，使他們把用在公文上的精力，轉用在實際政治工

作的推行上。就個人淺陋的想法，上下行文，如採用信的形式，必多方便，下級對上級使用「報告信」，上級對下級使用「指示信」，開門見山，有什麼便說什麼，不須加絲毫雕琢，如此作去，收效一定很大。

七、指定中心工作：工作要有重心，才有努力的目標，件事都要作，等於件事都不作，時間和空間性都必須爲有效的控制，針對自己的需要及共匪的活動，於一定時間內，制定出一個中心來，號召上下一體努力，在工作進行中，並不斷切實地加以工作檢討工作進展怎樣，阻礙又在什麼地方，好的成績如何保持及發揚，困難又該怎樣去打破地克服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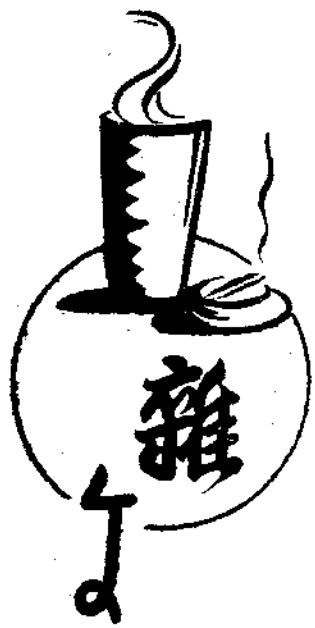
八、發動工作競賽運動：爲鼓舞幹部工作情緒計，應發動各種工作競賽運動，把光榮（精神的）和金錢（物質的）不吝與給與最英勇最努力的個人，藉以激發大眾的服務熱情，使各種工作都能迅速有效的展開與完成。

九、不妨向共匪學習：時至今日，我們不應一味只是詛咒共匪，說共匪一切一切都不好，仍然陶醉在「共匪不足爲患」的自己所設計的理想中，那是自己欺騙自己的勾當，我們應正視現實，體認危機，承認我們的政治機構不如人家秘密，政治技術不如人家靈巧，一般黨政軍各級人員的服務情緒不如人家熱烈。總之我們不如人家的地方太多了，我們要有這個自覺，並且還要向人家學習的勇氣，趙武靈王和胡人作戰，發覺自己士兵所穿的衣服不如胡人靈便，於是下令易胡服習騎射，羣臣進諫不聽，結果把胡人戰敗了，這種精神是我們所當效法的，淺明的舉出幾項例證，人家的徵兵就比我們普遍而且徹底，匪首毛澤東如果有兒子，怕也不會肯於令他逃避免役，人家能控制物價，隨自己政治上的需要，讓漲便漲，讓落便落，決無人敢於囤積居奇，人家的政治能深入民間，幾個幹部便能控制全村民衆，（不管是樂意或脅迫）人家的軍事能保障政治的推動，政治能配合軍事需要，凡此種種真是令人不勝枚舉。我們能學習他們的長處，擴大他們的短處，我們就能擊敗他們，取得則匪賊亂的勝利。

十、徵收建國獻捐：建國特捐的徵收，喧嚷的時日已久了，「只聞樓閣響，不見人下來」，所以如此，大概是豪門權貴的阻撓所致，今天出糧出款的是「一般平民百姓，出兵打仗的又是一般平民百姓，而豪門權貴不惟本身無擔負，反利用特殊地位大事投機操縱，資本日益集中了，民衆的生活日益貧困了，共匪讓刺政府是維護資產階級利益的政府，我們真若於無辭以解，老實說，共匪目前如果能一變過去的恐怖殺戮政策，那民衆恐怕都要投奔共匪方面去了。河北是共匪滋擾最烈的地區，對於這一極端不平與不合理的現象，其他省份可以馬虎從緩，我們是馬虎不得，緩辦不得，希望省政當局明快而果敢的先把建國特捐從河北地區舉辦起來，讓有錢的人多拿出幾個錢來，贖贖他們的罪過，息息民間的不平，那麼人心必可爲之一振，剿匪形勢不久必可改觀。

最後的話

拉雜寫來，不覺已多，作者當然不敢自詡爲切中時弊之作，但一得之見，總該還有值得參考的地方，惟作者願於此處敘明的是，本文爲屬於原則範圍的論列，前後有其聯貫性，系統性，萬勿把他看作是一枝一葉的個別問題，能從原則上着眼，基本上下手，則一連串的問題，都必可迎刃而解了。



閒談

彭 彤

匈牙利青年作家，塔布氏最近寫了一個獨幕劇「第三次世界大戰以後」，係描寫在戰後，世界上只剩了三個人，但是因爲「重分領土」之問題而又發生了爭執，結果又互相殺戮，到後來，只剩下一個人，他才安祥的吸着煙斗說：「我現在爲人類謀到了最後的，真正的和平了！」這個劇本雖然是一個諷刺的狂想曲，但它却說明了今日的世界，和人心。試看其大者，國際間，各國的明爭暗鬥，中國國共兩黨的鬧牆大戰，其小者如北平近來所發生的大兇殺案，封翁如二子被慘殺，東西北錢糧胡同嫂手刃二小姑，及宋仁浩的冤獄及各處搶騙案貪污案子等等，都是

在在的表示了今日的社會的典型，「爲了我活，必要你死」，因此不禁使人想到了，越是文化水準高，思想進步快的國家；他的「人吃人」的手腕也越高，也越殘忍，因爲它的慾望，已不是個人彼此間的一切了，而是彼此各個國家間，主義間了。

報載港政府，於三十七年一月五日，下令強迫拆毀我國九龍居民住屋，爲了預防反抗計，並

動員了數百港警，各個都荷槍實彈，並携有催淚彈，以防萬一，當場並捕去了我國住民之兩位代表，因此致使我國居民，大都流離失所，際此嚴寒冬日，飽受凍餓，後來因居民皆無處安身，並且因爲九龍係我國的領土，誓死絕無搬出的道理，所以便在拆毀房屋的原址架木爲屋，以避寒冷，誰知於十二日竟又二次遭受驅逐，除將木板屋拆毀外，並槍傷我國居民五人，此外另有八人因催淚彈而致傷，此種噩耗傳至國內，國人無不憤恨異常，據說我外交部已向英政府提出嚴重抗議，惟迄無覆文。又據報載廣州市民，因憤恨老英帝國之殘暴行爲，表示抗議起見，於十六日遊行時，將廣州之英國領事館英國新聞社及路透社搗毀，並將領事館，太古洋行，及香港航空公

司縱火，因之英國政府於二十一日，正式向中國政府，提出嚴重抗議，謂我國政府未能防患於未然，及未能盡保護英僑之生命及財產之責，實應負其全責，並要求賠償一切損失，由於以上，則可知英國究竟是英國，因人家可以在你的領土內，大肆殘暴，無理，甚至還要強佔你的領土槍殺人民，可是你若稍還顏色，稍有越理的舉動，人

家却百般的向你抗議，雖然他也知道這種行爲是他自己惡行所招致的反感。此外就是你向人家提出抗議，嚴重抗議，人家可以不理睬，不回答，如果你對他也採取此種態度，則就又是咎由自取，應負引起任何事件之責任了，所以我更說：帝國主義究竟是帝國主義。

馮玉祥將軍，赴美考察水利，雖然一無所獲，然而對於他自己的另外責任，却可以說是盡到了一點，否則的話，國民政府絕不會撤銷他考察專使的頭銜，及促他早日回國的，更因爲他自己雖隸屬於國民黨，反而作出了許多背叛黨綱的行爲，發表了許多污蔑本黨的言論，所以國民黨中常會，才毅然決然的開除了馮將軍的黨籍，不過政府此種措施，對馮將軍是絲毫沒有什麼影響的，因爲他可以抗命不歸，生活費又另外有他的主子供給他，所以他自己認爲這僅是小事一段，無關宏旨的，即或中國政府，向美政府交涉，要求促其出境。註銷其出國護照，君不會問他說過：還要到香港去遊玩一番嗎？其實馮將軍不妨辦得更漂亮，更坦白些，打開閉塞說亮話，你就以民

盟顧問的身份去到香港找你那腦後生有叛骨的李濟深哥哥，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首領去，那又有什麼關係？其實民盟被明令解散後，主要的人物現在不都是暗暗的逃到香港了嗎？藉此機會，大家正可以「物以類聚」一下子。事實雖然是如此的，可是馮將軍却偏不那麼說，這不能說是他胆小，這却是他天真可愛的地方。

X X X

此次九龍事件，全國各地無不切齒痛恨，義憤填膺，群起反對，甚至遊行示威，高揚義旗，普遍展開護權運動，不知何以號稱文化古城中的幾座最高學府，對此事一些表示也沒有，不知道是感覺九龍事件不如沈崇案，反饑餓，反內戰等事件大，還是別有見解，認為帝國主義之任意割宰中國之大地為對，後來雖然在各校中也曾見到些正視九龍事件……等文章，及某學府發起之簽名運動，但這也不過是在受到了輿論界之指責後，所發出來的片面的反響，至於具體的行動，則絲毫沒有表示，觀乎此，則不禁使人對於過去激烈的倡導愛國的，主張遊行的人們打了一個問號，失去了過去的崇敬與信心。

據報載，司法院統一解釋法令會議解釋：「凡選舉時，候選人於投票時以車輛接送選舉人，或為備餐而約其為投票權一定之行使者，自屬違

法」，如此看來，則司法院統一解釋法令會議之解釋似有不通人情處，因為選民既肯熱心的襄助「選舉」偉業的完成，肯親自投這「純潔的一票」，而候選人，自然也不好意思薄待了這些選民，用汽車拉，管接管送，預備午餐，晚餐，及茶水，煙捲等，無非是對選民的辛勞，熱心，表示敬意，聊表寸心而已，這那裡又違了什麼法，司



法院的這種解釋，簡直就是悖乎人情，否則的話，選民若是一挑眼不熱心參加選舉，則候選人將如何能登得台上去，這種體察民情，衷心慈善的候選人若不能當選，則賢明的參議員，國大代表，及立法委員將以何人充之？

據報載，一月十九日晨，監察院召令到平大

致謂：「平津軍紀吏治督察團，經監察院第一〇九次會議議決，並呈國民政府核示後，該團准予結束，其所遺之工作，則由監察使者依法辦理」，等，此種消息傳來後，一大部份人民，真彷彿，凉水澆頭懷中抱冰一樣，不啻晴天裡打了個霹靂，這種正義的大塲台，却只召少數的人們窃喜，因為老虎及蒼蠅，又可以不必息聲斂跡的活躍了，貪污鬼們，又可以肆無忌憚的再高起來了，回想在過去的半年中，督察團的戰

今日武松

胡非作

果，雖僅僅是捉住了幾隻較大的小老鼠，響一響槍吓唬一下較小一些的大老虎，然而這也就夠難為人家了，試問自中華民國開天闢地以來，具有這種魄力的機關，又有幾個？自然了，行憲後的國家，有督察團的設立，是與憲法第××條相抵觸的，然而我相信憲法的主人們，對於這個能替他們只作不說的機關，却是相當擁護與熱愛的，更何況它的經費，每月只是個微乎其微的四千萬元呢？監察使者，成立已多年了，有這樣的成績嗎？全中國裡的機關，比這個每月只四千萬元的機關，多到不知有幾千百萬個，難到撤銷了「它」，就算「樽節開支」嗎？政府此種措置，是憐恤小老虎，大老鼠，是覺得小民們告密時有此麻煩，替小民想，抑或別有更好的措施我們不知道，唯希望督察團大人們，別氣餒，將這種精神帶到使署裡面去，小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他們對諸位的熱心與努力已欽佩到了極點了，至於那些沒有下文案子的責任問題，却是另外人們的了！

三雜

感

財迷

禁舞與晚會

舞之應禁與否，過去曾為大小有關機關，爭辯得面紅耳赤，後來總算一紙通令，舞是被禁的了，當時小百姓以為此後在這烽火狼煙殺聲震野的年月，不會再有扭腰擺腰一類粉飾昇平的勾當了，然而中國的事，畢竟是奇怪的。

前些日子有人到地方治安當局登記請求訂日聚開晚會（洋人之所謂 Party 也），當然晚會不能禁止，誰知道這晚會之中，竟蓬折之聲大作輕歌妙舞起來！爲了掩耳盜鈴和蒙蔽百姓，以「晚會」的名義而「舞」會，在事事欺騙的中國社會裡，更是不足驚怪的。然而不幸的是，據說主辦和支持這種名「晚」而實「舞」的會的竟是些當代要「人」和「有辦法」的「團體」，更不幸的是現在竟爾居然公開銷起舞票來了！自己釐定公佈的法令，還是自己首先撕毀，嗚呼！

當然，中國的事，畢竟是奇怪的，君不見有分配並保障名額的選舉：有消遙法外的陳副哲：自己拉出來的屎，自己再吞下去，又算什麼稀奇？

建設？

報載北平市政當局，要於今年大大「建設」北平，使這四遠馳名的古城，變成個「遊覽」都市，八達嶺劃入遊覽區，從西直門也可以坐船去逛萬壽山了，試閉目而思：紅牆綠瓦，鳳輦龍舟，古牒名山，盡收眼底，這灰色的廢都真成了美麗的名城。政府「建設」的苦心，令人感佩無地，然而，這就是所謂我們的戰後「建設」嗎？

我忽然想起英國來，大戰以後，礦山鐵路銀行都收歸國有，在被納粹炸毀的廢墟上，政府獎勵着人民建築起房屋，成年人節省下牛乳分給在校的孩子們吃……就連戰敗國日本，才兩年多光景，工廠開工了，機器轉動了，捕魚隊又縱橫太平洋面，製成品又傾入中國來了……而我們却仍陶醉在「勝利」的驕傲之下，做着美化都市的「建設」之夢！

如果是太平盛世，給大人和潤老們「建設」個花園，酒肉膩了姬妾厭了之後，玩耍會子，倒是奴才們分內的事。然而現在：舉目四顧，這支離破碎的河山，這凍餒而斃的人民，這難癒了的

工廠，這夷平了的農村，這充斥市肆的洋貨，這……。

電燈、月亮、太陽

據說舊年左右的北平的電將不間斷的供給，電燈公司的佛法，要把一百七十餘萬市民從「黑」暗裏拯救出來，聞言之下，不勝驚喜惶惑慄之至。

北平發電廠的機器，實在討厭，勝利以前一直到接收，還非常健康，每天按時工作，不停的爲市民服務，從接收那天起，忽然百病臨身，今天頭痛明天肚痛後天腳後跟痛，時常發出吵吵的聲音要求休息，却偏又遇上新主人——接收大員秉性乖戾，不肯自認低能「誰說有毛病？那不還在轉嗎？」於是蓬然一聲，至於不可補救，把整個的文化古城擲到黑暗的深淵裡！

市民們感到停電的時間太長，就以爲電力真的不足，而咀咒主管人員爲低能兒嗎？那麼，先生，你錯了，請看多少巷子裡到上午八九點鐘街燈還在發光，而且那麼強烈，初昇的太陽都顯得黯然失色！再看月亮如畫的夜晚，全市的街燈和月亮競賽，顯示着電力多麼充沛！這點點的浪費毫不在乎！怎麼，你說爲什麼無月的夜晚街燈倒不着，行人最多的衝巷街燈不亮嗎？那，那誰知道，也許是電燈公司的老板在和你開玩笑！

說實在的，豈止電燈公司，那個衙門裡的大人不喜歡和小百姓開玩笑呢？



石門歸來

褚育才

褚育才君是抗戰前北大畢業的同學，勝利後因家在石門，即留石門任中心小學教員，去歲石門失陷，褚君不滿意於現狀恐不能安然生活，便捨去家度，獨逃北平，現寄宿友人人家。這篇是寫他逃亡時的情形，和石門近況的文字，文辭幽默而敘寫真實，關心石門的朋友們可以看一看。

—編者—

我想不到又能來到故都。

久別的母校紅樓，依然是十年前的姿態，和平、莊嚴、我看到他，彷彿自身又有了希望。

從石門到北平

去年十一月石門失陷之後，火藥氣息瀰漫着整個石門市區，市內的人，尤其是知識分子，都很憂慮，雖然共軍現在標榜着招賢納士的口號，然而由過去的事實告訴我們，知識分子是他們清算的對象，因而每個人都想着自己的生路。但在所謂「解放區」有一個規則，就是：老百姓沒有路條（通行證）不准出境。這便使人頭痛了。所以每天都想着如何能找到一張路條。後來，我偶而對一位知己朋友談起這事，他告訴我：「那很簡單，只要你有一隻手錶或有一枝鋼筆的話，馬上就可以換張路條的」。我爲了逃命，無可奈何的把鋼筆交給他，第二天我便大搖大擺的出境了。

從石門逃往北平的難民大半都經保垣北上，正因爲如此路上才檢查的特別嚴，一不小心便會喪了性命，近來難民們又發現一條路線，是從石門到滄縣經天津到北平，這條路線，雖較前一條爲遠，但却非常方便，這次我便採取了後一條路。

跑出石門，路上碰見一位朋友是駐石門第三軍的少尉參謀，他身着便

服，我幾乎不認識他了，談起話來，知道他也是逃往北平的，便更增大了我的胆量，人多總是方便多的。我倆踏着積雪，冒着寒風，一夜跑了百多里路程，次日清晨，來到晉縣東北一個小村外，碰見二個站崗的，一個壯年，一個老太太，那壯年靠在草垛上睡着了，老太太問道：「幹麼的？有路條不？」我心裏很安然，但我擔心少尉參謀沒有路條，便看了他一眼，然而他却很不在意，當我強自鎮靜的拿出條子給老婦人看時，他也掏出一張來，並指給老婦人說：「你看：這不是圓戳嗎？這不是長戳嗎？」就這樣很悠然的過去了，但我當時確實爲他擔心，因爲我分明看見他那條子上寫的是：「今收到 ×××國幣肆拾陸萬元正 ×××油坊具」上面倒是一個長圖章和一個圓圖章。走出約摸十幾里之後，我笑向參謀說：「你真行，到底是參謀。」

臨到滄縣境時，天色已晚，北風捲着白雪，冷的要命，我乃體味到「風頭如刀面如割」的詩句了，同時我想到和十年前在北平天壇踏雪的味道大有不同了。我們一向躲避着村莊，這次又碰到一個村莊，我的路條是從石門到東鹿的，到這裏早失效了，因而我感到恐懼，我向參謀說：「這回又要看你老兄了。」說話間又聽問道：「那去的？有條子不？」是粗壯的嗓門兒——大兵的聲音，於是我沉不住氣了，心撲通撲通的跳。「媽的！沒條子就敢走路嗎？」參謀說完仍然不停的走，我也跟在身後，心裏想：

「反正是如此了，走吧！這住弄死也忍了。」誰知又安然的過去了，不過這次吓的我走出十幾里路沒敢說一句話。

滄縣城東便是渤海區了，這裏檢查不太嚴，我們有時坐運河的冰船，有時在冰上跑一陣，很順利的到達天津，沒有停留便踏車到北平，直到我們坐在小飯館裏時，這才喘過口氣來，回想一路上實在怕人，我不禁玩笑的向參謀說：「你真配做參謀，若不是有你，我的命也許丟掉！」

石門就是這樣丟的

關於「石門怎樣丟的？」這個問題，到如今誰也沒有指出個合理的原

因來。其實很簡單，只要分析一下兩方的戰術，便可以顯明的看出來，國軍的戰術是以軍隊對軍隊，以武器為武器的，共軍則不然，他是以農民對軍隊，以農民為武器的——在第三軍大部北調之後，石門空虛，而他們却又增了幾倍兵力，並且把附近的農民，不分男女老幼都驅了來，先讓每人背負一捆束草，向國軍防線的戰壕裏跳，連人帶草到壕溝為止。他們又挖一人深一人寬的壕溝，從遠處通到石門防線，驅逐老百姓到壕裡，一人跟着一人向前線衝鋒，因為是一人深一人寬，便誰也逃不出壕來，只有順序走到壕端爬上去奪取防線，在機槍的掃射下，不知死了多少善良農民。諸如此類的戰術多着哪！我們想，這不是以農民對軍隊，以農民為武器嗎？這還說什麼戰術？有人說：「國軍是拿人當人看的，共軍是拿人當獸看的。」我覺得很有道理。

石門就是這樣丟的，到如今我還惋惜，但我並非惋惜石門的工業，和石門的物資，而是惋惜石門附近的幾千百善良的農民做了莫名其妙的犧牲！

萬家商舖搶燒一空

三陽金店安然無恙

共軍攻石門之前，向兵士們所許的願是：「等打下石門我們就關了。」所以打下石門之後，燒殺的現象倒是副產品，主要的就是「搶」。工廠商店機關搶掠無遺，甚至住家也在被搶之列，搶完一高興便來把火，不接



受搶的便給一槍，更要拆，砸，毀……石門呀！這數十年造成的工業都市，就被這羣野獸們玩玩笑笑的破壞了！我走在街上，看到到處的火光煙氣，便不禁為多難的祖國嘆一口氣！

我懷疑他們是人類

在搶掠燒殺之後，街上的商店都被破壞無存，但在朝陽路的三陽金店却安然無恙，那一對賊亮賊亮的銅招牌，依然掛在門前，當時我很納悶為什麼這樣資本雄厚的石門第一家大金店沒有遭難呢？後來才聽說這三陽金店的少張櫃是八路的「幹部」人員。於是我乃豁然開朗，不禁打着自己的頭皮：「真他媽的糊塗！幹部老爺的金羅寶「店」那能搗毀呢？」

嗎？

也許我的觀察不正確，思想太反動，我總是懷疑他們是軍隊？是人類？是懂人性的動物？

近來石門雖然燒殺風氣稍顯緩和，但終由於他們的恐怖政策——夜間殺人，或使人失蹤，也難令人放心。因而市民都像熱鍋上的螞蟻似的，從早到晚時刻就心着事情的突然發生。他們的政策和行爲，我大部都看到了，我始終懷疑他們也能夠走向民主自由之路。

樂不思蜀

秦淮作

說起來最倒霉的還不是商人住戶，而是外縣逃來避難的難民——石門有很多難民，他們都是在「解放區」不能忍受虐待，不能保全性命而逃出來的，到石門一部分尚能糊口，但大部都流浪街頭，更有年青的便參加了地方團隊——這次共軍入石門之後，把他們視為叛徒，看做仇敵。於是先讓難民登記，不登記的一經查出立即處死，結果那可憐的難民們都實實在在的登記了，然後他們把難民按縣分帶回家去，一家一家，一個一個的「清算」而後殺死，那種獸性行爲，比日本憲兵隊還要殘忍十倍！舉個例說：就趙縣一縣被帶回一百多人，到家就一起活埋了。我們想，這是人性行爲嗎？這是死掉的，再說監禁起來的——就石門的一個獄裡到如今還禁閉着將近兩千人，不用說殺死打死，那天不凍餓死幾口！我們想，這又與納粹的集中營有啥分別？這種種行爲是「解放人民



被遺忘與被拋棄的

訪東北還鄉義勇軍——

艾 果

在齊陽，迎接三十七年元旦的，是飛漲的物價，與每人一說的愁苦。幾天前匪軍會一度突入遼西，給齊陽開了一個不小的玩笑，某家漢塘子附近落下的三個砲彈，在人們心裡激起了難以平伏的波浪。劫後伊始，只不過使疲憊的人們歎息：「又熬過了一年」罷了。

然而有多少人，在飢餓交迫中難以再受熬煎呢？有多少人像死去的狗一般，默默噓了最後一口氣，沒被人注意呢？因為這是很自然的高梁米四千流通券一斤的日子沒幾個人不受餓的威脅了。

我在熙攘的人群中，穿過了齊陽南站北的糧食市，沿着筆直的北二馬路，蹣跚地在雪地上才了着。這條路足有十幾里地長，貫通着整個的鐵西區，像是老走不完似的。

路上行人稀少，街上顯得非常冷落，與鐵道東雖只有一道鐵路之隔，却儼然兩個世界。我已經走出了兩個崗哨，每次都要驗身分證，頭上腳下被打量一番，看看有沒有「奸」勁兒。最後我終於忍不住了，便去問正走出門來倒穢水年一個孩子。

「喂？伙計？你知道還鄉義勇軍住在什麼地方？」
「你是說那群向來的難民嗎？」
我肯定地點了點頭。

「就在前邊不遠，你看見門口擺着些繩子的大院嗎？就是那兒！」他對我像是有了興趣，帶着懷疑的眼光打量我。「你去那兒做啥？亂解亂解的，屋子裡都停着死人！」

「去找一個人！」我順嘴胡謔了一句，便又一步一滑地朝那個破院落走去。在我走到那個沒有門的大門口時，又經過了一次檢查。

這是個滿時候的一座工廠，由那些千瘡百孔行將傾圮的大建築，和矗立的煙突，還可以看出昔日開工時繁盛的痕跡。然而這個七零八落的破院子，便是所謂「還鄉義勇軍招待所」嗎？不錯，我並沒找着，幾張枯黃乾瘦的面孔，把我迎進了靠近大門的一座介手樓和平房之間的老病屋子。

我推門走了進去，黑洞洞的什麼也看不見，濃烈的煤煙子熏得人直要窒息。這是長約五丈寬約二丈的樓下室，紙糊的窗子，被風吹的呼呼打地響，冷風從後門滾進來像利刃似的刺人喉嚨。

靠着屋子的兩邊，是用席子圍成的一個個的圈子，每個圈子便代表一間住室。我走近了一席圈，裡面三個老頭子正在煮一鍋豆腐。

「老鄉！煮飯嗎？」我瞧着上面落滿了煙子的豆腐說。
「煮飯？」一個老頭子抬起了那蓬首垢面的頭，瞪着兩隻無神的眼睛對我說：「俺三個今兒個一點東西沒下肚，這好才弄了幾塊豆腐來，勉強湊和一天罷了。」

「先生！你說怎麼了？」兩！回到家門上了，可是是活活地得餓死。」一個正在縫着鞋的老頭子，停下了手裡的針對我說。
「先生！啥時候發糧米？不錯夜兒個（昨天）發了一回，可是一個人分三兩，只能煮鍋湯喝。……我六十了，沒挨過餓呀！……」他一面又活動着腳在鍋裡的幾塊豆腐。

「唉！那一天不得凍死餓死一些人啊！俺這一幫從來了死了三百多口子啦！」另外那個老頭搶着說。
「你們怎麼不找點活幹？」
「有活可倒好哇！那裏這麼容易，人家都嫌俺老，年青的要三家補保，俺要是能找着一家補保，誰還在這裏受這個罪！」

「你不是能補鞋嗎？」我指着那個釘補破鞋的老頭說。

「先生！沒一點本錢買材料啊！衣裳都賣光了，這一身出去餓不死也得凍死。」

說話的老頭，只穿着一件油膩的棉襖，下身蓋着一條乾解的被子，他那隻拿針的手，不住地用嘴哈着氣。

再走過去有兩個老頭子蹣跚地躡着步，他們的席圈子裡只有一堆爛草舖在水冷潮濕的地上，我想這是在這群不幸人中最不幸的了。其中有一個還是個孀子，拄着根拐杖，艱難地蹣跚着。

「先生！粥鍋還有信點火嗎？」沒拐杖的老頭問。這真是不好回答的一個難題，告訴他們實話吧？那太殘酷了，于是我欺騙了他們。

那粥鍋離他們的席圈子不遠，旁邊不知誰弄了一灘尿。但是那隻冰冷的大鍋，竟成了他們幻想的寄託。

有兩個孩子看熱鬧似的圍住了我，老頭吃力地告訴我，那兩個有着藍眼睛和白皙皮膚的孩子是個「兩合水」（即雜糧）面先在大學子國是皇發呀！現在也得挨餓受凍。

「托生中國人，可就有受不清的罪孽！」一羣老人怨聲怨氣地說。忽然他朝那大院的門嚷嚷起來：「手砍掉了嗎？為啥不關門？」

連忙有人把門關上了。
「先生你是來放賬的嗎？我兩天沒吃東西了！」一個鬍鬚的女人向我大叫道，她那披散開的頭髮，那黧黃的面孔，那瞥着一嘴牙齒，簡直是一個活瘋院。

「活作孽呀！這是那輩子的修的啊！」又一個女人的聲音從一個席圈子裏發出來，但是我找來找去找不到進去的門在那裏。

「先生！不怕你老笑話，我們這幫人簡直餓瘋了！」一個中年人走過來文質彬彬地對我說。從他的談話裏，我知道九一八後他在義勇軍裏當連長，在齊陽一直在

官廳裏幹差使？並且成了家，現在有了三個孩子，可都成了果實，今天早晨一家人才用熱水泡了斤棒子麵，每人喝了一碗，算是交待了今天的口糧。

「總得想個辦法呀？」我無可奈何地說。

但是叫他們想什麼辦法呢？他們唯一的走不通的活路，就是賣衣物，可是誰能有多少衣服賣？

「先生！我們都賣光了，你看我這是空身穿棉襖！」他隨說着一面不住的戰慄。

「要知如此！誰也不回來呀！」去十五六年誰不想看看自己底『老的』（即父母）！」一個姓唐的跟我說。

他是梅河口人，現在是共軍區域，好幾年沒跟家裏通信。在新疆最忌（即不好）也是長年淨米白麵！要飯的都騎着馬各處要！」一個穿西服上身的矮個子說。他原籍山東冠縣，十八歲跑出來，跟家裏一直沒信。

「你做什麼營生呢？」我看他的打扮像個公務員。

「買賣！」他斬截地說「老婆叫我丟在半道了！」

「那你可省心啊！你看我成天老婆哭孩子叫的，昨兒一天，全家人才泡了一塊豆餅吃！」梅河口的姓唐的說。

「先生！那是我底孩子，屋子裏沒辦法沒法讓你老進去歇歇！」中年公務員指着光着下半身撒潮的十二三的孩子對我說。

那孩子一溜煙鑽進一個蒲棚子裏去了。

「你能吃塊豆餅還是好的哪！今早不是又死了一個嗎？在後邊窩棚裏躺着誰也不知道，晌午時才弄領席子捲出去了。」穿西服上身的安祥地說。

「够了！够了！說兩年也說不完呀！」中年公務員打斷了他們的訴苦，領着我上樓去找大隊長。

樓過道裏更是黑得喪命，那鑽鼻子的煤煙，使我想起居庸關的隧道來。但是他走得很熟，看着烏黑的牆壁，一揪原來是個破布簾子。

「隊長在家嗎？隊長在家嗎？」

大隊長那天恰巧出門去了，副隊長溫成明先生把我讓進了他住的屋子。

這是一大間日本式的房子，「他他密」早沒有了，用板子搭成的床擠得沒有下腳的地方。孩子的尿布，大人的襪子，在縱橫交錯的繩子上扯得滿滿的，使人難以抬頭。

溫先生把我讓在僅有的一隻凳子上，並且很客氣地說：

「我們這屋子太髒太擠了，你老別笑話！」他一面示意在床上哺乳的婦人止住孩子的啼哭。

「那裡話！」我很難堪地。

「我們這是五家子，一共三十來口人，住在這間屋子裡。但是這是第一等的房子！」一個穿灰色棉軍裝的人從一個作爲床鋪的隔子（日本人放被褥的地方）裡坐起來說。

溫先生向我介紹，這位是董臨昌先生，在義勇軍裡的時候是營長，義勇軍經西伯利亞撤至新疆時，他繞道歐洲回的國。抗戰時在重慶任供應局的專員，勝利後政府派他到新疆協助義勇軍還鄉。現在也陪着他們受凍挨餓。

「先生！我們沿途受到那樣熱烈的歡迎招待，作夢也沒想到把我們扔下就不管了。」董先生撫摸着他那滿刻着繃紋的臉，沉重地說。

好幾個人都圍上來，每人都有一肚子說不完的冤屈安申訴似的，但是他們却把苦往肚裡嚥，有人用兩手支住腦袋，跟着溫成明先生訴說的故事，再去溫習一下他們辛酸的記憶。

……他們共四千四百多人，八月間由她化到的上海。隨後分五批經營口秦皇島回到瀋陽。分住在鐵西勸工街，於洪區，尚武街，北陵幾處。起初行轅招待義勇軍還鄉委員會，每人每日發一千元生活費，叫他們等待分發工作。但是一個月過去了，工作却沒有下文。經幾個隊長狠命的奔跑，九月底每人發了十萬塊錢，這確是一筆不小的數目，但是換成高粱米，可並維持不了多久。於是大家開始賣東西，然而這並非長久之計，毯子，衣服，被褥都賣光了，再也沒啥東西可賣，兩頓飯改成一頓，隨後一天改成一頓稀粥，可是好久以來稀粥也沒

的喝了，老弱的便相繼死亡了，到目前為止已死了三百多口子，並且每天都沒空過場。他們四萬多人回來只剩了四千多，現在四千多也保不住了。

中間賑濟委員會放過兩次款，但是這是暫時的，根本上還得解決年青人的職業問題，到今天止，四千多人中，只二十八個人在四十九軍補上了位置。據說本月中旬大部份人能編入政工大隊。到時候果真能去十個八個先帝提，難的是這夥人能不能空着肚子，挨半個月。

「新聞界對我們很關心，但是我們知道管事的，不願叫人知道當年的義勇軍，現在成了這麼付就解相。」董先生感慨地說。「但是人終還有同情心，隔壁工廠的同人們太看不過去了，便自動地捐給了我們十噸煤，不然也許我們活不到今天！」

「先生你老先別發表，人家是不願讓人知道的！」溫先生連忙搶着說。

「這不是替人家宣傳，不過咱還有天良！對人家這種幫忙咱忘不了！」董先生激動地說。

「馮將軍現在回來了，他不能給想想辦法嗎？」我試着轉換下話題。

「你先生不比俺們明白嗎？他看着自己底人到這地步怎不痛心！但是有啥辦法？他說話不算數！」一個金牙的搶着說。

「活路俺們都走遍了，結果是都走不通，現在只有等死，誰叫咱們是中國人！」溫成明揉了一下他底眼睛。

「真的，誰叫咱是中國人呢？」我楞了好半人。

我離開了這不幸的一群。臨別時溫先生再三告訴我：「希望你老以後常來，給我們談一談現在的局勢，我們簡直是蒙在鼓裡呀！什麼也不知道；……並且我們痛心的，勝利後自己爲啥再打！」

這一群，曾以無數的頭顱和鮮血，寫下了一些可歌可泣的故事，告訴瘋狂的侵略者中華兒女還有骨氣。但是他們現在的生活却連狗都不如，飢餓，寒冷，饑餓死亡，便是他們的一切！比起南京住高樓大廈，洗溫泉澡的俘虜們來，何止霄壤之別。這能怨誰呢？他們早被人遺忘了。



春聯

賈魯

「沒有您不聖明的，一家四口靠保林一個人奔哪？」
「那可管不了，該誰去誰就去，公事公辦。」
爸還要說什麼，「禿子張」就生了氣：
「別說話，明略叫保林到××去檢查體格，鐵點相，別不知好歹。」
「哥哥那天回家知道了這件事，連時也沒時，晚上出去喝得醉醺醺的，到家就罵起「禿子張」來，說他發洋財，徵他媽的狗臭兵，十萬錢就買一個缺，媽媽死氣白拉叫他睡，他不聽，鼓着氣，後來嗓子都啞了，才呼呼地睡了覺。」
鐵柱記得哥哥走的那天正下雪，背着個小布包，看着怪難受；臨走摸着鐵柱頭，從來沒有這樣和氣過：
「柱！好好呆在家，哥哥走啦！」
鐵柱覺得頭上暖烘烘的，眼及下不知不覺滾下淚，他想抱着哥哥哭；爸爸跟媽媽一個樣，直拿袖子擦眼睛。敢情哥哥當兵是徵去的，鐵柱才知道；要罵就罵「禿子張」！不是他哥哥不會走，爸爸也不會再拉車，媽媽不哭，鐵柱就不會去賣報，天天能够打冰「出溜」，要不彈球玩。

鐵柱底小臉凍得直發紫，鼻涕流過河，他猛力地吸了一下，兩條豆綠青色的黏液，「咻」的一聲縮了進去。今天他偷懶沒有去賣報，他跟媽說有點發燒，其實是撒謊，他只不過是想偷懶，貪戀着睡早覺。早上他在補縫疊補縫的棉被裏，（其實說被安當些，因為棉花已經由破洞裏掉出來很多，更有一次媽媽扯出一團攔在他補了包頭的枕鞋裏，）雖然並不覺得暖和，可是他想這總比五更天等在報館門口去挨西北風的鞭打要強得多，於是他就假裝呻吟，媽媽問他，他就說：

「我發燒。」
也奇怪，媽媽沒有責備他，反而前拍他肩膀又摸摸他的頭：
「多睡一會，今天別去賣報啦。」
這正合鐵柱的心意，他用被蒙了頭直要笑，心裏想「媽媽真好，要是爸爸就不行，準得打屁股。」
可是，爸爸一早就出去了。走的時候天剛亮，屋子裏還挺黑；爸爸喘着氣咳嗽着，大口吐黏痰，直叨嚙着咸鹽。

「要不就歇一天，」媽媽擔憂地說。
「歇？一家人吃什麼？大年底下的！」
爸爸走後，媽媽就低聲哭起來，抽噎着，嚥下裏像堵着痰。鐵柱知道媽媽準是又想起哥哥來，要是保林哥在家爸爸決不會再出去拉車，爸爸是老了，背都有點駝，走道直團地，每回從外邊回來，老遠就聽見走道「托一托」的；爸爸運氣壞，天天掙不了千兒八百塊，過日子老是不夠花，可是沒辦法。爸爸也不願意哥哥走，不

知怎麼當，哥哥到底走了，不知跑到那去啦？
鐵柱問過媽，媽總是不愛說，有一回媽媽哭了告訴他：
「柱，你知道你哥哥上那去了？」
「不知道。」
「當兵去啦！」
「當兵？」鐵柱當時心裏很羨慕，當兵多好呀，穿軍裝，掛洋鎗，聽說還可以白聽戲，白坐車，見着拉洋車的就大聲喊：
「拉前門外！」
他更有一回看見一個當兵的坐洋車不給錢，還打了拉洋車的兩個頭頂鬚鬚的大嘴巴，多厲害呀！
可是，哥哥當兵爸爸和媽都不願意呢？想不透；就連哥哥也生氣，情願登三輪，準是哥哥沒出息。
敢情哥哥當兵是徵去的。媽媽拉着委曲和他說：
「剛打跑了鬼子就又打仗，打就打吧，不是有那麼些個兵嗎？可不知怎麼一來，又下了命令叫老百姓當兵去，不當不行，要不拿錢來。」

媽媽一說到這裏，就會狠狠地罵起「禿子張」，他是這胡同裏的保長，鬍鬚油光沒毛，像個胡麻瘋一樣，要不怎麼會叫「禿子張」呢？說起「禿子張」可真厲害，胡同撒尿他也管，鐵柱就挨了一頓罵，彷彿這一條胡同是他家的，鐵柱看着都有點不服氣。
不管怎麼說，「禿子張」勢力大他敢朝着爸爸嚷：
「告訴你，你家保林反正得去當兵，你有兩個兒子這正合規定。」

「沒有您不聖明的，一家四口靠保林一個人奔哪？」
「那可管不了，該誰去誰就去，公事公辦。」
爸還要說什麼，「禿子張」就生了氣：
「別說話，明略叫保林到××去檢查體格，鐵點相，別不知好歹。」
「哥哥那天回家知道了這件事，連時也沒時，晚上出去喝得醉醺醺的，到家就罵起「禿子張」來，說他發洋財，徵他媽的狗臭兵，十萬錢就買一個缺，媽媽死氣白拉叫他睡，他不聽，鼓着氣，後來嗓子都啞了，才呼呼地睡了覺。」
鐵柱記得哥哥走的那天正下雪，背着個小布包，看着怪難受；臨走摸着鐵柱頭，從來沒有這樣和氣過：
「柱！好好呆在家，哥哥走啦！」
鐵柱覺得頭上暖烘烘的，眼及下不知不覺滾下淚，他想抱着哥哥哭；爸爸跟媽媽一個樣，直拿袖子擦眼睛。敢情哥哥當兵是徵去的，鐵柱才知道；要罵就罵「禿子張」！不是他哥哥不會走，爸爸也不會再拉車，媽媽不哭，鐵柱就不會去賣報，天天能够打冰「出溜」，要不彈球玩。

現在全完了。誰的錯？都是「禿子張」不好，鐵柱恨他，編了一個歌：
「禿子張，
大頭蒜，
臭狗屎，
王八蛋。」
可是他不敢當面罵他，「禿子張」現在發了財，挺神氣，穿着皮大衣，走道鬚鬚的鞋底直響。
鐵柱想來想去不痛快，就連剛才也一樣，好容易今天不賣報，去找小羣一塊彈球玩，剛劃了「槓」和「箱」，想不到突突的開來一輛「吉巴車」。真奇怪，車就停在小羣的家門口，小羣抄起球就跑，拉着剛下車的大老美，活像瘋了似地朝門裏喊：
「姐姐，姐姐，你的洋朋友找妳來啦！」
鐵柱看着就不順眼，大老美那壓大的個，比他哥哥還要高一頭，鼻子也許是假的，像個紅蘿蔔。
好，沒有一會兒，大老美抱着個花大姐出來啦，仔

細看，敢情那是小羣他姐姐，鐵柱的死對頭，她總不讓小羣跟他玩，她還罵他是個撿煤核的野孩子。

「哼！就妳好，臉上抹得像個猴屁股，不要臉和老美攙着走，穿着毛朝外的老羊皮，大冷的天連條褲子也不穿，準是妳沒有。」

果然，小羣姐姐見了他就討厭，用麻布手巾捂着嘴，說話那麼喪：

「哎呀！小羣呀！你怎麼又跟這野孩子在一塊玩呀？」

小羣蹦蹦跳跳地跟在後面，他居然也上了車，看見鐵柱吐了吐舌頭作鬼臉。

「坐吉巴車死不死呀！」鐵柱心裏罵。

「糖瓜祭灶，

新年來到，

姑娘要花，

小子要炮，

……

他聽見小羣，小三一塊嚷，還蹲在他腳底下放爆竹，「噼」的一聲響，嚇了他一跳。

「糖瓜祭灶，

新年來到，

鐵柱狠瞪了小羣他們一眼，抹了抹鼻涕，嘴裏也不由得喊，心裏更在想：「今天二十三，得跟媽要錢買糖瓜吃。」

他也又嚇又跳地回了家。

北屋裏的二光真孫子，拿着兩個又圓又大的糖瓜直跟他顯擺，鐵柱又氣又是酸，伸出舌頭直抵乾嘴唇。

二光嬌氣地大聲喊：

「大爺，你不管鐵柱啦，他要搶我糖吃。」

他想打二光，憑什麼說說呀，我多咱搶糖啦，可是屋裏媽媽在喊他。

北屋李大媽那個活妖精說話了，挺大的嗓門誠心說給媽聽的：

「二光進來，別跟那窮鬼惹子一塊玩，趕明讓爸爸攆他們搬家，真他媽的不知好歹，欠了兩個月的房錢還死皮賴臉的住着。」

媽媽正備火，裝作沒聽見，用鐵筷子播弄着爐灰，沒燒乏的煤球滾出來又放進爐口裏，爐子冒出深藍色的火苗，鐵柱聞了聞，有一股蒜皮的惡臭味。

鐵柱看見媽底臉，就把要說的話噙了回去，他本來想要一百塊錢去買關東糖或是糖瓜什麼的，他想氣二光；他說不出來了，噙着嘴，覺得臉有些燒，忸忸怩怩地：

「媽，明咯我早就去賣報去。」

媽媽沒有理他，他看見媽媽眼裏含着淚。

爸爸今天回來的特別早，可是臉上神氣不大對，生着氣，好像跟誰打過架似的：一聲不響地掏出兩千塊錢交給媽媽，媽媽接過來，拿起布袋裝上街，忽然又猶疑起來，看樣子媽媽準是有話不願說。

「什麼事？」爸爸終於問出來。

「李家又催房錢！」

「噫！」爸爸精疲力盡地躺在炕上，腦門子沁出來汗珠子，嘆了一口氣，那麼沙那麼重。

媽媽上街半天了，爸爸才掙扎站起來，打開破木箱，翻出爸爸前年新製的大棉袍，這是爸爸年節出門才穿的，鐵柱心裏琢磨着：「準是爸爸預備大年初一穿，還要帶着我去拜年。」

可是神色不大對，爸爸直冲着棉袍嘆氣，他看見爸爸那瘦得骨棱都露出來的手直發抖，他心裏爸爸准是病了。

爸爸苦着脸出去了。

這天就黑下來。

鐵柱看着媽媽在五燭光底下補衣裳，補着補着就哭起來，鐵柱也想哭，他覺得心裏直發堵。

門開了，爸爸踉蹌地走進來，爸爸喝醉了，高高聳起的鬚骨有點發紅。

爸爸斜眼看人，鐵柱看見他臉上皺紋更多了，看樣子爸爸好像是在笑，由兜裏掏出兩個大糖瓜。

爸爸叫鐵柱吃，鐵柱這時忽然不想吃了，他心裏怪難受，吃不下，他瞪着眼睛看着爸爸手裏的花花綠綠的大鈔票，爸爸大聲地拍着桌子：

「拿去，房錢！」

媽媽像傻子，楞着眼睛看着他。

爸爸又說話了：

「這一年真他媽的穢氣，我今咯買了一副對子，三十晚上貼起來沖沖吧！」

爸爸噙着嘴，由懷裏掏了半天掏出三張疊着的大紅紙條展了開，上面寫着：

爆竹一聲除舊歲

梅花萬點報新春

還有一個小條寫：

吟詩祭灶

鐵柱直着急，一個字也不認得，爸爸念過三天半的私塾，可是念這幾個字還念着直結巴，臉變得更紅了，末了他跟媽媽講，鐵柱聽懂了：「說是一過年什麼就都好啦！」

媽媽臉上露了點笑絲，念着佛：

「敢情好，過了年盼着仗別打了，保林準也回來啦！」

「哥哥回來才叫好，紅對子貼起來，又過年又像娶媳婦。」

鐵柱看着紅對子，不想哭心裏直想樂。

後記：這篇是去年舊曆祭灶日寫的，今日讀來頗多感慨：戰事頻仍，物價更漲，不知幾時「否極泰來」，以遂老百姓們的心願。

x x x

隔窗

(外一章)

沈靜

隔窗我要看星沉海底

潮來沙灘

穿一卦晶瑩瑣圍

貝珠偷挹月之光華

倚浪濤作一夜夢中歡笑

摘顆顆星子好新鮮顏色

髮之鑿追波痕飄飄

我不欲才子如神仙

你願意我伴你我有我的家

朝，青草上露水瑩潔

我欣悅其獨佔清新

學一個草上開步

——高華深處賭身輕——

你不說話，凝望順流大江牽月去

乃有莫名之寂寞

x x x

我要我的文章開一樹好花

言別

銷斜陽於深院

晚上沒有風意

枕畔留有淡淡湖山淡淡水

天晏了，你不欲走

古老之煤油燈高踞桌案電燈不亮

乃無聲息退回幾十年

煤油燈下也要讀書做事

非戰時亦如戰時體制

十點了，推開門推走痴夢

小別之友人風華如春色

夢

我夢見我航遊在

人類大海的上空

大海中湧起

千千萬萬的波濤

千千萬萬的叫聲

兇猛，混亂，恐怖，

是人類和外物的凝結。

一切的生物（包括：岩石，樹木

土壤，昆蟲）無情的震蕩，

拚命地追尋着最原始的理想

拚命地追尋着最基本的慾望

一切東西有一切的慾望！

我心中是沒有冬日却總是匆忙之寂寞

綠絹燈難串起輕痕舊夢

訴不盡眷戀和眷戀

走的時候了你要我送出門

天燈猶比踏燈明亮

細長的影子消失在夜色——

x x x

小別後

——你幾時來

言白

過往的歷史，未來的科學，

越顯得無能了，

甚至於下降，縮小，以至烟滅。

自然的氣流混和着自然的精華，

變做透明的純白的SS光。

一切的一切完全

化合了，凝結了。

剎那間所有的物質

盡變為一粒粒分子飛散，

而我也昇華，這宇宙

從此便永無休止的叫聲，混亂。

兩代間

曹天瑯



從知道鎮裏開了煙館起，忠義街偏東的長順興的舖長張果老就嚴厲地訓誡兒子小跨：

「收了心吧！都娶妻抱子了，別再跑賭道啦！煙館說也不能去，上了癮，一輩子可就完了！」

小跨拖拉着鞋，披着一件灰布夾襖，上面已經沾滿了油膩和汗液，變成了褐色。他疲倦地打着哈欠，把鼻涕隨意地擗在地上，張着暗灰色的眼睛，翻看着父親的駝背。

一個保安隊兵打了一斤酒，扔下了一塊錢走了，張果老慌忙地追了出來：

「老總，酒漲錢了，賣一塊二啦！」

「記上賬算了，」對方連頭也沒有回，揚長去了。

張果老嘆了一口氣，回到櫃裏，搖頭：

「這買賣沒法作，節下一結賬，賠了二三百，這虧空咋扯得起！」他一眼看見小跨那種倦懶的神情，就不由地生起氣來：

「你一點正事不幹，懶裏辭了伙計，你就瞧着老子一個人忙，連把手都不幫，成天價遊魂，舖子關了門，看你娘的可吃啥？」

「爹！飯熟了！」兒媳婦捧着大肚皮走出來，把一盆黍米飯放在櫃上。張果老不快的，幾乎是帶着幾分恐怖地望着兒媳，女人隆起的腹部，在他看來忽然變得討厭而可怕了。

「這年月再養下一個……」他不敢再往下想。

午後，天氣陰了下來，節後的秋風，微微有些涼意。張果老走進裏屋翻開了破舊的木箱想檢出一件薄棉襖，忽然吃驚地發現箱裏的衣服短少了許多，他預感着不幸，手變得拘攣了。

「小跨，狗雜種，你把衣裳都偷到那裏去啦？」他向兒媳房裏發怒地喊。

「爹，他出去了，」兒媳縮着頭走出來。

「妳幹什麼的呀！自己的漢子又去……真是，真是，家門不幸呀！」

兒媳婦躲在屋裏擰着鼻涕抽泣起來，張果老氣憤地叨嘮着：「就會喪，就會喪，自己的漢子都管不住，」他很快地明白自己作公公的身份，搖搖頭，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小跨在點燈以後才回來，吃醉了酒，一倒一歪地拐了進來，張果老一把抓住了他，搖晃着說：

「衣裳呢？你偷去的衣裳呢？你這個王八日的，不學好呀！」

「啥？」

他掙脫了父親的手腕，闖進了自己的房裏，立刻大聲地罵起老婆來。

女人的哭聲又幽怨地扯了起來，張果老忍不住站在漆黑的院裏嘆：

「小跨！你娘的發了瘋，敗家還敢出理來啦！」

二

一連幾天張果老沒有放小跨出去。他這次也老實得很，並沒有反抗，祇是懶懶地不喜歡作事，吃飽了飯就躲在屋子裏睡覺，睡醒了就打着哈欠，流着鼻涕，躲在房簷底下晒太陽。

張果老恐怕他是生病了，跑過來問他：

「咋啦！要死的樣？」

「沒啥！」小跨無精打采地回答。

張果老咳嗽了一陣，擦着鬍子說：

「要不，到街上散散心，別老悶在家裏，」說過，他又覺得對這種寬大有些追悔，補充着說：

「不許再胡跑！我看你走道有點拐，別是長了病……」

半點鐘後，小跨出去了，他現在開始相信人們所說的話：

「這煙要抽上，死不了，也被不了。」

「去，開戒了！」他擰着腰，吃力地跑過了幾條街，連大氣都不敢喘，等到跑進了煙館，渾身已經濕汗所濕透。他躺在土炕上，夥計給他點上了煙，在遞他煙膏時，伸出了手：

「現錢！」

他不好意思地由懷裏摸出一付銀首飾，難為情地

說：

「叫掌櫃的合合，值多少錢？」

夥計去了以後，他搓着手，把兩個膏子合在一起，放在燈上去烤，化了，吱吱的冒着黑煙，然後拉成了絲，又揉在一起，用簍子挑在煙斗口，呼呼地吸了起來。

濃煙鑽進了口腔，麻木，麻木，串過了全身，感到異常地舒適。

夥計回來了，把邊子高高地舉在手裏：

「五塊錢多了不要，換不換？」

「五塊錢？」他吃驚地坐了起來，惛惛不安，嗚嗚地說：

「不能再多合一點嗎？銀價很貴呢！」

夥計不耐煩地搖頭，現在既然把膏子吸了，祇有狠心地換了，夥計作着鬼臉走了出去。

在對面，躺着兩個保安隊的兵，吸足了煙，談起話來：

「這次活剝撈着點贖兒？」

「屁，黃家莊那個窮村，總共沒有百十來戶，窮鬼孫！」搭話的操着河南口調。

「聽說杜隊長這次很撈了一筆？」

「可不，這年頭撐死胆大的，餓死胆小的，像咱這窮窮兵棍，趁這慌亂的年頭不撈點贖兒可叫冤大頭。」

「下回俺也學乖了，得手就得！」

「哈哈！」

這當兒，扭進來一個女人，塗着一臉白粉，鬢下故意分出一縷風流毛，腦門子擠着幾個紅點，雖然眼睛有點發綠，可是有股子媚氣，胸前一對鼓蓬蓬的大奶子，跨着扭扭的小脚和突出的臀部，看去滿够意思。

夥計把她讓在小跨的旁邊坐下了，她掏出四張一圓

的捲鈔票，夥計換給她兩個小紙包，問：

「要燈不？」

她看了小跨一眼，媚態地說：「我和這位客將就着

使吧！」她躺下去，從口袋裏掏出一隻煙捲，用小指掏

出了一些煙絲，把紙包打開，在炕上找了半天，最後笑着把小跨使着的煙捲接了過去，把白粉末鏟到煙捲的空頭上，點着了，把頭揚起，拼命地吸了兩口，有一口白煙由鼻孔裏噴出來。她彷彿和小跨很熟似的，對她一笑：

「抽點不？」

「不會，」小跨突然覺得有一部份的血液，驟然沸騰起來，口吃地說：

「妳抽點這個吧！」

女人毫不客氣地把煙斗接過去，呼呼地吸了起來，滿意地把一隻小脚擡在他的身上。

三

四五天小跨沒有回家，張果老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這兩天鎮裏正在大批的抓勞工，他怕小跨是被所裏抓去了，就東一處西一處地去打聽。

有人說：前兩天看見他和一個女人在一塊走；又有人說：昨天還看見他進了煙館，張果老雖然放了心知道他沒有被抓去，可是却把他氣壞了。他氣憤地跑到煙館裏去問，夥計說他有四五天沒來了。就在這時，他聽見

喊夥計的聲音，是小跨。

他氣急了，一下子闖進煙房，剛一進門就看見他和一個女人對面躺着，他生氣地有些發抖了，扭起了他，拍拍的就是兩個嘴巴，嘴唇哆嗦喘着：

你：你：這個狗雜種！」

當小跨明白了怎麼回事之後，就掙開了他底手，大聲地嚷：「你這個老東西管不了我！」

「我是你爹，你這個狗日的，」張果老臉色鐵青了，頭上的青筋像蚯蚓一樣突出來。他不顧一切地把煙燈

和煙槍摔在地下，瘋狂般在房裏肆着脚，這時女人拉了拉站在一旁吃驚的小跨，偷偷地溜跑了。

「小跨，你這個小雜種，還有那個騷娘們，今天完

不了。」當他剛追出了房門，就被一個人攔住了：

「那裏去，釋了東西的不行！」

在他面前站着一個矮小的朝鮮人，惡狠狠地瞪着眼睛。

「哈？」他把盛怒時作的事，幾乎忘掉了。

「煙燈，煙槍，還有今天的煙錢！」

「俺不能給，你找他去，」張果老剛剛想要走，却被那人擋了回來。

「混蛋！」一巴掌幾乎把張果老打了一個跟斗，張果老看了看兩個帶槍的也站在旁邊，不敢作聲，噙着

淚，委曲地說：「俺身上沒帶，得到櫃上去取。」

「跟着他，要是想溜，就送到所裏押起來。」腰裏掖着匣鎗的人對夥計揮了揮手。

四

張果老病倒了，發着高度的熱，睡在棉被裏時發出可怕的磨語。

兒媳婦的肚子變得更愚蠢，走動都有些不方便了。

她煎好了草藥，放在老人的頭前，低聲地叫：

「爹爹，醒醒，喝藥吧！」

張果老由昏迷中醒過來，翻開枯澀沉重的眼皮，看見站在身邊的兒媳，不由得落下眼淚：

「我的病倒不重，都是讓那敗家的氣的。妳想想呀！他跟那個野娘們混在一起，又抽上了大煙：咳：我這

五十塊大洋：五十塊大洋！舖子要關門了。」他吃力地說不下去，呼哧呼哧的喘息。

「您老別想這些啦！喝藥吧！」

張果老用顫抖的手，接過了粗花碗，把藥灌了下去

，痛苦地吐出了酸水，無力地躺了下去，嘴裏依然是憤恨地嘟囔着：「竹篙子呀！敗了家的小跨，這是祖上無德呀！」

他睡着了。恍惚看見了死去的老婆，他委屈地跟她說兒子學壞了，老婆不知爲了什麼哭得很傷心，這使他不耐煩起來，他粗暴地嚷：

「妳還哭啥，那不是妳慣壞的。」

可是站在面前的却不是自己的老婆，變成了那個和小跨混在一起的女人了，他憤恨地想撕打她一頓忽然一張癲笑欲裂的臉向他顯露着，恍惚地被人抓去作了勞工，又夢見日本鬼在審問他了，拿着一鞭子抽了下來：

他驚醒，頭上掛着冰冷的汗珠，屋裏的煤油燈已經滅了，窗紙涼涼的有些亮了。

張果老覺得病體已經好了許多，爬下了炕，勉強地支着體重走到院裏。烏鴉飛起來了，拖着嘹亮的嗓子：「拉——拉——」的叫，他憤恨地望了牠們一眼，因爲內急，困難地走進了茅廁。

這時候他聽見了女人的飲泣聲，這聲音漸漸變成粗聲的喘息聲了，這聲音是由兒媳婦房裏發出的，張果老急忙地提起褲子走了出來，皺着眉，提高了嗓子問：

「咋啦！小跨的媳婦？」

「咳：甯：我：肚子痛：。」

張果老低聲對自己說：

「要養啦！又要有一個孽障孩出來了。」

五

兒媳婦的聲叫聲一時比一時激烈了，這使張果老不能安心地等在自己的房裏，他走出了屋，焦急地問：

「咋樣了，老大娘？」

「看樣子，就要養了，你趕快燒些熱水，快點！」

張果老在屋裏回答。

這吩咐使他忙亂了，不知如何是好，忙忙地抱着一

綑束糝糠進煮粥的甕下，打上了水，用火柴引着，立刻一股濃烈刺鼻的煙滾了出來。

濃煙薰辣了他底眼，酸淚流了出來，好容易水才熱滾，他舀出了熱水，顛抖地捧了出來，痞痞地呼喚：

「老大娘，水熱了。」

張果老的臉上滾着汗珠，伸出了手把盆接了過去。

張果老開始在院裏徘徊起來，着急心跳，同時又有

些喜悅，覺得自己的病完全好了。心裏想：「如果生了孫子，肥胖的，將來太平日子我一定供他念書，學好，有了好孫子比兒子更強；就算生個丫頭也是可喜的。」

他側耳聽着房裏的動靜，一時緊張，像是有在炕上撕拚一樣，呼吸聲加大了，漸漸聲音靜了下去，祇留下喘息的呻吟聲。

「咳！咳！」

孩子的哭聲傳出來了，像小貓叫，嗚嗚嗚嗚的，他聽到了這聲音，忽然心弦動得厲害，急迫地問：

「老大娘，添了個啥？」

「小子！」張果老的話是低低的，但聽到的人，却像聽見喜信一樣的快活，他喜悅地擦着眼睛，在院裏來回地走，恨不得要跑進產房去看一看。

他立刻覺得一切都可親了，他所決定要丟掉的，現在從新拾了起來像回到二十年前長順興開市一樣的心情。他在短短的一上午，忙忙地把舖子裏的灰塵打掃乾淨，他預備明天就重新開市，從新幹起，他想着有了安靠的孫子，雖然他才是剛剛出世的一個小生命。

他小心地把舖裏僅餘的雞蛋和紅糖取了出來，交到張果老的手裏，可是他突然發現了對方陰險疲倦的表情，老婦人扁着嘴說：「怪可憐的，孩子的鼻子在胎裏就爛掉了！」

「啥？」張果老幾乎要跳了起來。

「梅毒！」老婦人劈頭而惋惜地說：「荒唐呀！」

張果老涼了，整個地涼了，他像木人一樣地呆在那

裏。

不到兩個時辰孩子就死去了，老婦人把他抱了出來，張果老看着孩子瘦得皮包骨頭的頭，鼻子已經發黑了，小手握成拳，他不禁有些淒愛地用手撫着孩子的小頭，哭泣了。

六

夜裏，他躺在炕上，回想所經過的事，立刻覺得恐怖越近了，像是有死逼到頭上來一般。兒媳婦低聲的嗷泣——在他聽來是可憐的嗷泣，他心裏燒得像火一般，不知怎麼樣解脫自己才好。

院裏像有人跳了下來，他屏息地靜聽着，大門忽然被人拉開了，雜踏的腳步聲走近了他。

張果老趕忙地爬了起來，忽然發現已經有三個人站在他面前，爲首的一個用手巾遮着鼻子，對他威嚇着：

「快！拿錢來！」

「土匪！」他跳下了炕，向門邊跑去。

後面的兩個人追上了他，用力捂着他的嘴，把他按倒了，用他的褲腰帶反綁了他的兩手，被丟在牆角了。爲首的像是很熟悉這間屋子裏的一切，藏在炕洞裏的木箱被搬了出來。

足有十分鐘的工夫，他聽見一個熟悉的聲音：

「走吧：這老傢伙的一點家當全在這裏了。」

他好容易掙開腰帶滾了起來，渾身像要嘔吐一樣的難受。他癡呆地想着，想着，他忽然像彈簧一樣地想了起來：那爲首的就是自己的兒子——小跨他想奔出去追趕，可是身上一些沒有力氣，早晨騙走的病像又是回到他底身上一樣，他不知道怎麼作好，他提着解下來的褲帶，長久長久地看着漆黑的門外。

猛然，他耳朵變得尖銳起來，他恍惚聽見兒媳婦在房裏痛哭，像是在嗚咽着：「我的心肝的兒呀！」



刹那的會晤

李華

「談到羅曼提克的事，我不禁想起自己底一段故事來了。」

傑生說話的聲音很低又很慢，這是他底天性。可是如今竟從他那老成得幾乎可以稱之曰「力策」的嘴裏說出了這樣的一句話，實在是一鳴驚人。那麼我底即將入睡的倦體突然好似經過一次冷水浴設地興奮起來，乃是當然的事了。

「怎麼？」我感到極其神密，不假思索地反應了一聲。

「想起了自己一段羅曼提克的往事。」他仍是那樣沉住氣地說，使我急得身上發癢。

「你也有過羅曼斯嗎？」我緊緊的追問着，「何時何地？自然得談一談了！」

這時月亮已經偏西，雖然是七月的夏天但是因爲已入深夜，很有些涼意了。因而環視一下，沒有一點響動。未明湖裏的水也很平穩，月光和塔的影子照在裏面，偶然向裏一望幾乎有些眩迷。這時我靠在石船底短柱上坐着，傑生脫了皮鞋當枕頭，仰面躺在船上，每天這時我們都到這裏來聊天的。這幾天月光極佳，自然是忍心也要多熬一些時光。我們從某教授底背頭推光聊起，以至於學校底行政，美國大總統選舉，衛生學，經濟問題，少年時代，以至於老劉失戀的問題，聊得幾乎都快快要人睡了，忽然，真可謂支之又支，衆妙之門，傑生竟說起他也有羅曼斯來了，真是天下之大，無奇不有，那麼我當然不能絲毫放鬆的催促着他談一談了。

「那麼，說罷，快着說，何時，何地！」

「詩意的往事啊！」他仍是那樣沉住氣地拖延着，眼睛也不看我，似乎是在看着天空，這樣的，以新詩似的詞句令我着急！

「你還有過羅曼斯？實在想不到，想不到！」我利用激將法了。

但是他並不爲我底藐視而動氣，好像沒聽見一般，還是按着他預定的步驟，一點一點地歸入本題。

「可以說是羅曼斯吧！詩！是詩！」他又伸了伸懶腰說。

「很久以前我在日本讀過兩年書，你知道吧，他開始說了。」

「那我是知道的。」我說。

「那是在我未到這裏以前的事了。那時是學醫的，事情就發生在那裏……啊，詩一般的往事……夢一般地消失了！」

「是了，是了，下面一定是很好的詩了！」我這樣和魔術團裏的「大飯桶」，或相聲中的「捧哏的」一般，用讚賞和激勵的話繼續托着主角底正文。

在東京，從遠處去求學的人有許多是住在一個人的家裏的，每月繳上一定的錢，膳宿便都管了，就是西洋所謂的 *Student Club* 這種情形在日本很多，北平很不多見。

「是的，我也常常聽見這樣說法。」

「並不是公寓，是私人底住宅，只不過騰出一兩間屋來租賃罷了。我就住在這樣的一家。」

「是的，我完全了解，不必您解釋了，請快入正題罷！」我催促着。

「事情就發生在那裏了。」

「我想一定是那家裏有一位小姐罷？」我忍不住又做了一次大飯桶。

「你說得一點不錯，」他驀地坐了起來，大概是脚有點冷了穿上了鞋，「不過你得慢慢地聽，不能一下就說出小姐來，因爲是詩啊，詩總得用詩的方法來敘述的。」

他接着說：

「我住的那家姓關曉。是一所極好的住宅呢。我住在他家一個極小的跨院裏，那小院只有兩間房，一間是西房，盛着東西，封鎖着一間是北房，那就是我底屋子。」

「屋子底南面有窗子，這是自然的，可是北面也有窗子，這我非常滿意，因爲把兩面的窗子都打開，空氣可以對流，對於屋內的空氣很有好處。」

「但是這與你底羅曼斯也有關係嗎？」

「只請你聽着好了，我是必須描寫環境的，這樣才可襯托本文，他固執着說：北面窗外是一個花園，美得很呢！」

「哦，」我說，「一定是才子佳人『相會後花園』，原來關鍵在這裏啊！」

「一點也不錯，你都猜着了，」他說，「不過不能一下說出來，不能那麼快！你聽着……那個花園真美，裏面有各種的花草，還有一個小水池，有槐樹，有櫻櫚，還有其他的菓樹，還有一個小涼亭，調合得很勻稱。並且裏面還養着好幾隻小白兔，我常常從窗子裏扔出食物去餵牠們，牠們常是跑到我窗下，小眼睛滴溜溜地看着我。」

「事情就發生在那裏了。」

「我想一定是那家裏有一位小姐罷？」我忍不住又做了一次大飯桶。

「你說得一點不錯，」他驀地坐了起來，大概是脚有點冷了穿上了鞋，「不過你得慢慢地聽，不能一下就說出小姐來，因爲是詩啊，詩總得用詩的方法來敘述的。」

他接着說：

「我住的那家姓關曉。是一所極好的住宅呢。我住在他家一個極小的跨院裏，那小院只有兩間房，一間是西房，盛着東西，封鎖着一間是北房，那就是我底屋子。」

「屋子底南面有窗子，這是自然的，可是北面也有窗子，這我非常滿意，因爲把兩面的窗子都打開，空氣可以對流，對於屋內的空氣很有好處。」

「但是這與你底羅曼斯也有關係嗎？」

「只請你聽着好了，我是必須描寫環境的，這樣才可襯托本文，他固執着說：北面窗外是一個花園，美得很呢！」

「哦，」我說，「一定是才子佳人『相會後花園』，原來關鍵在這裏啊！」

「一點也不錯，你都猜着了，」他說，「不過不能一下說出來，不能那麼快！你聽着……那個花園真美，裏面有各種的花草，還有一個小水池，有槐樹，有櫻櫚，還有其他的菓樹，還有一個小涼亭，調合得很勻稱。並且裏面還養着好幾隻小白兔，我常常從窗子裏扔出食物去餵牠們，牠們常是跑到我窗下，小眼睛滴溜溜地看着我。」

清我，一點也不怕人。有一條小徑通到東邊，從那里可以前邊院子出入，但是我住在最西邊，所以到花園裏去很是不便，若去，必須經過東邊房東底院子，見了他們還得寒暄，很覺麻煩，所以我不常去。但是我却常常從後窗望過去欣賞，遠遠地欣賞更能感覺到美麗……

我不理他。他又說下去：

「異國遊子底心情是怎樣的寂寞啊。這是你可以想像得到的。白天在學校還容易過去，傍晚回到寓所一個人獨自尋思着，是怎樣的無聊啊。我常是獨自一人靜靜地仰望着那一羣一羣向西方飛去的老鷄而想念起故鄉來。尤其是每當聽到房東一家歡樂的聲音的時候，我的心情更覺得淒涼難忍了。房東男主人是不常遇見的，女主人是一個五十上下的很溫和的女人。據說他們底長男在外邊做事去了；一個十歲上下的男孩，不知是他們第幾個兒子，常常到我這里來。其餘還有許多人却是不易見到，我始終也沒認清他們。送飯來的多半是一個中年的女僕，偶爾也有時是那個小孩子，那個小孩子很有意思。他時常和我談論不休。他問我許多中國的事，如過年怎麼過，娶媳婦怎麼娶，有甚麼好聽的歌謠，以及中國的孩子都愛做些甚麼遊戲等等，還跟我學中國話，也有時求我講故事。他大概是從我這里學去甚麼便到家里或學校里跟人誇耀去的。我爲了解除寂寞也很願意同他糾纏。」

「我對於他家人印象最深而且最好的就是那位房東太太，她真是一個溫和可親的人，她對於任何人都那樣誠懇，大方，她把底家庭處置得井井有條，雖是很瑣碎的事也要親自料理，而且還不是那樣處處表現自己勞苦功高的樣子，她真是我平日所最理想的那一類女人的典型。實在，對於女人，也許是我底偏見，我一向不喜歡那些太善於交際，太善於談笑，太善於表現的一類，而喜歡那種靜穆的，溫和的，含蓄的，或者說似乎對於人生有一些悲感的，不是那樣天使般的樂天派。自然，各人底喜好不同，我不能說哪樣的好，哪樣的不好，可是我確是喜這一類的。我覺得我底房東太太就是屬於我所喜歡的那一種，所以我對於她本能地懷着一種好感。」

「啞呆斯囉！」我向着他吐了吐舌頭說。他却一本正經起來，繼續說下去。

「你是不是也有過這樣的時候？就是每當自己一個人感到孤獨，或是有了一種甚麼悲哀的時候，常常是容易希冀着一個善於體貼溫存的伴侶來安慰，鼓勵？或者是幻想着一個理想的伴侶同甘共苦，一起努力？是否也會經想過，哪怕是流落到一個孤島上，或是沙漠裡，或是深山裡，甚至被囚在監獄，被放逐到西伯利亞去，只要有一個理想的伴侶跟隨着，也是甘心願意，再好不過？我是有時便這樣的。並且我再問一下，每次當你到了一個新環境，或是一個新聚會的時候，你是否也總是第一次便感到『遇艱』的事呢？好像財迷們每次買了彩票總是覺得這一次一定要中獎呢？我是如此的。」

「啞呆斯囉！」

「一個人獨居在異國是多麼的淒涼啊！好像是從甚麼地方也得不到一點同情和關心。惟其是這樣，那種希望着意外的際遇的心情反更加深了。正如同一般給人家作苦工的人，總是幻想着一種意外，希望能和薛仁貴一樣得到主人家小姐的憐愛，一般叫化子常是幻想着能夠接到某富家小姐底彩球，窮學生總是希望能夠爲某家瀾小姐愛上，而那位小姐還是極美麗的，極能幹的，極有學問的，世界第一的女子，而且還是那女子自動來追求他，不嫌他窮，尊敬他，幫助他，鼓勵他，使他安適，爲所欲爲……是不是？」

「至於我所想的自然不完全是這一類，但是却也絕免不了希冀着一種意外的事，希望能夠意外地遇見一個了解自己的理想的人。尤其是覺得若能在異國有一個異國的伴侶該是多麼幸運啊，多麼的不可思議……多美啊！……自然，我底功課很忙，我底成天地忙功課，無暇作別的事，但是這種念頭也是時時想到的。我幻想着一個美麗的少女能够在旁邊陪着我讀書，替我翻字典，爲我抄錄些甚麼的……哈……」他說着微微地笑了一聲。

「哈！哈！哈！」我也笑了，「美哉！美哉！」

(III)

我確是沒想到，像他那樣老實的人却也有這樣的念頭。有些出乎意外。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一點不錯呀。

「哦，哦，這便算你的羅曼斯的序言了罷。」他又接着說了：

「有一天下午我完了課，便回到住所去，在屋子裡讀書。讀倦了，便出去坐在院子裡的階上休息，無心的從那通連着房東院子的甬路望過去，正看見房東太太在那

裡做甚麼，大概是在餵鷄，我默默地在這邊望着。她沒有理會我，我却不知怎麼，忘掉了一切，完全被她吸引了。我愈看愈覺得她實在太溫和太安靜了。看着她在那裡慢慢地撒着米，咕咕地招喚着鷄，各種的動作真是顯得太仁慈，太可愛了。於是我不由想道：『哦，不知她有沒有女兒呢，若是有，不知該是個多麼的……』我自己忽然覺得很不好意思，於是便站起來，又回到了屋裡讀書去了。這也不是甚麼了不得的事，這種想念本是常有的。」

「但是有點無巧不成書，」他努力的噙了口吐味。

「那麼，遇見了吧？」

「聽。」

「許多日子以後了。一連下了兩天秋雨，天氣驟然的變涼。尤其顯得厲害的就是地面上處處都現出了秋霜殺景象。每年一到這種時候，人們的心情總是立刻覺得淒涼的。特別是當打不開封的箱子找夾衣的時候，更容易想起故人和故鄉來的。那一天黃昏時候我獨自坐在屋裡覺得格外淒涼，不由地想念起家中父母來了，我想着這時當他們自己已感到了天涼的時候一定也會想起他們那隻身在異國的孩子吧！我想着這時候他們一定又點着一隻小油燈坐在炕上，搓着玉蜀黍粒吧？一定是一面燒着一面談論着我，惦念着我吧？唉，但是他們知道他們底孩子這時候也正獨自坐在一間寂寞的小屋裡想念着他們嗎？他們知道他們底孩子現在是怎樣的孤獨嗎？我獨自這樣默默地沉思着，不知過了多少時候。」

「這時月亮漸漸從東方升起了。我不知道當天是陰曆幾日，反正月亮是有七八分圓了。月光從南面的窗子斜照進來，屋子頓時有了光亮。我不願置身在光亮裡，（我一向是有這種脾氣的），我寧願在黑暗中遠遠的望着光明。於是轉過身去坐在北窗前，遠遠地欣賞花園裡月下景物。秋天的月亮分外美麗，好像是一個淑靜的女子，臉上淡淡擦了一層薄粉，很有淒涼的意味，對了，正好像現在這午夜後的月亮似的，她不是那光亮刺眼，不那麼輕浮，不那麼驕傲，好像是有修養有經驗的人處處表現着虛心和謙遜……你是否也是這樣覺得？月下的景色是比白天格外好看的，好像是一張清涼的照片，或是一張不染色的圖畫，好像是與實際的人生有了一層隔離，沒有那種人世間的凡俗氣……」

「那時我在那裡欣賞着覺得非常安適，於是神思

凝定，便忘了世上一切煩擾的事了。正這時候，啊，忽然聽見園裡有一陣沙沙的聲響，我不由的向着那聲音的地方看去，原來是一個人，一個女子，她正在分開小徑兩旁的，傾斜着，掩護了道路的花草，向這邊走來了。她自然看不見我，因為我在暗處，但是我看着她却是看得很清楚。那是一個年輕的少女，我一向未曾見過，那一定是房東的女兒了，一定是平日不常出來的，她實在是很美極了，真沒有出乎我的意料，她穿着一件似乎半西式的衣服，顏色看不清，因為是在月下，但是我敢宣誓，那真是再與她相配不過的了。她底面孔在月光下看去十分白淨，真可謂冰肌玉骨，看着便柔滑極了。眉目尤其清秀，甚至清秀得到了神祕的程度，身材是那樣的苗條……她忽然站住了，似乎是在凝視着甚麼，或是在思想着甚麼，一會兒蹲下去了，一會兒又站了起來，真使我不能迷惑，簡直是驚天動地！唉，其實她比那比得上她呢？嬌媚的有她這樣的美嗎？不見得。而且嬌媚也不會有她這種高雅的心境嗎？我想她一定懷着一種詩意的想念，一種世外的閑情，獨自來賞月的，那真是一個非凡的女子啊！怎能是那一般庸庸碌碌，嬌柔造作的女性可比呢！我那時好像是在做夢，我真不相信世界上會真有這樣富於詩情的事。當時我的呼吸都有異樣。

那時我很怕被她發現我是在那裏看着她，因而驚動了她。但是却又似乎懷着一種神祕的心思，很想叫她知道我是在怎樣的羨慕着她。但是不知怎麼忽然又覺得很難過，我想，我哪裏配得認識人家呢？人家是多麼高貴的小姐呢？人家多麼有錢，人家多麼有學問，人家多麼好。不知有多少王孫公子想着和她表示好感而被她拒絕了呢。我，一個外國的窮學生，怎麼敢在人前眼裡？於是平時最能壓迫我，使我感到自卑的，一般富貴的少年的影子又都擠到我的眼前來表演了。我一看見人家那種自信的驕傲的微笑，便立刻想起世來，甚麼都覺得沒有意味，甚至願意立刻跑到曠野去，永不見人……那時的雜亂的心理真是平生第一次遇到的經驗了。

但是，雖然是在這樣的自慚形穢了，我的心却還是不住碎碎地跳着，好像在下意識裡又生出了這麼一個思想似的：也許她偏偏不喜歡那些輕浮驕傲的公子而偏偏同情我這外國的窮學生呢……於是我又想到了薛仁貴，薛平貴……但是我忽然又覺得我這完全是不要臉，不由地洩了氣。說來真是一種難以說明的心理啊。

「她在那裏站了半天，（想是後來看見我了；）忽

然走開，回去了。剩下我一個人在那裏似乎是覺得輕鬆了許多，但是却又覺得很悵然。我在心裡仔細的推敲着，想她到底看見我沒有呢？沒有吧？想到「沒有」，我似乎又覺得很失望，我悔恨為甚麼我失掉了這個好機會，而沒有向她表示我對她羨慕。大概是看見了吧？想到「看見了」，我似乎是完全覺得「絕望」了。她若是我看見我，一定是憐我了。一定是生氣了才走開的。她一定十分瞧不起我，不但瞧不起我窮，而且還要罵我卑鄙，罵我鬼祟，不該那樣下流的偷看人，一定罵我是登徒子！其實呢，唉，真是誤會啊！我真沒有那樣的心，我委實是純潔的，我真冤枉！

這樣，我在那裏不知想了多少時候，月亮已經升得很高了，我還是站在窗前那裏呆呆的望着，半晌半晌之後，忽然……聽啊，環環的聲音響了，那真是最美的音樂啊！那種音調幾乎使我懷疑是從我底心裡出來的。它底聲音是那樣的提高了一點，好像是初月，一點一點地，漸漸地升到了空曠如水的天空中一樣。一會兒它在那樣地抑揚着，正像是當時的微風吹得樹木底影子在月光中微微地搖擺着。忽然發出了一聲長長的尖銳的聲音，那是抑制不住的，聽聞情感的發洩啊！一會兒便又低落了下來，速度急迫而聲音微弱地响動着，像是悲哀到極點以後的無力的抽咽。一會兒像是滔滔不絕的懸崖瀑布，一會兒像是大江滾滾，一會兒像是秋天的黃昏裡的西風吹動了行人的頭髮。唉，我是形容得不好啊，總之我是覺得我的心完全與它融合在一起了，我覺得從它得到了莫大的安慰，好像我心中的鬱悶都被它發洩殆盡了。我想哭，我想找到這個奏着環環的人的懷中痛哭一場。我相信他是完全了解我的心的。他是仁慈的。他是偉大的。我聽出來了，那是從東邊房東院子裡發出來的。是誰呢？我知道她家的別人都不會，當然是剛才那位小姐了！這是不容置疑的。只有她能有這樣的天才，只有她能有這樣的感情！啊！真是到了夢境了啊！

「於是我的心中更悵然了，更覺得厲害了。這樣的女子！啊，這樣的女子！叫我怎麼不愛慕呢！我幾乎要跳起來喊：『我一定得認識她！我一定得……』但是立刻便又沒有一種幾乎是可怕的心理提醒，啊，唯其是這樣的女子，一定有很多有天才，有學問，有本事的美男子追求啊！我；我算得了甚麼？再說最低限度也得會兩手音樂啊！我會甚麼？——哼我就是在中學的時候打過大鼓！哈，」他說到這里又笑了。

(四)

「後來……」我緊緊閉問，的確感覺興趣了。

「後來音樂停了，」他沉默了一會兒說：「我終於是躺下去睡覺了。自然，那如何能睡得着呢，許多雜亂的思想都乘這個機會找上來了。一陣想得很甜蜜的，一陣又想得很失望的，一陣很興奮，一陣又很萎靡，腦筋裏得發了漲，於是我又想坐起來不睡了，一會兒又覺得非睡不可，明天早上還有功課呢，但是越想越睡不着，真是痛苦啊！我急得直搖「塔塔秘」，幾乎要放聲大叫，後來急得我甚至禱告上帝來了，一會兒又禱告聖迦牟尼，甚麼聖聖莫德啦，阿波羅啦，關老爺啦，原始大神啦，都求過了，但也是枉然。後來索性不睡了，就那麼躺着呆着。等到月亮漸漸地西沉了，一點光亮都沒有了，這才不知在甚麼時候算是睡着了。等到醒來，嚙，都快九點了，早上的課算是悞了！我平生沒有曠過課，這一次真可說是破了天荒，啊，羅曼斯的犧牲啊！」他又微微的笑了一下。

現在我看看着傑生似乎有點說不出的玄妙。這使我也似乎到了夢境一般。真是沒有想到，傑生這這樣的人也還有這樣的事呢！看着他頭上那一頂蓬鬆得如鷄毛似的頭髮，和丟掉了至少在一半以上鈕釦的制服，真使我相信「人心難測」這句話了。那麼現在我得從估計我這位老友了。他原來是那麼一個沉得住氣的，有涵養的人呢。我想他一定終於和那位小姐認識了，並還互相戀愛了，一定是一件很可驚歎的故事，但是我却相信，最後一定是為了一種甚麼樣的緣故而使他們失戀了，好事多磨，自古而然。這件事存留在他底心中不知怎樣使他感傷和苦痛呢，不過他平素一向是個極能忍耐痛苦的人，不是那種多言的人，所以一向沒有人知道他的事。今天他原來是有些傷感了，而且是在這樣的深夜裏，而且是在對於這個無話不可說的我，才這樣說出來的。我又想到他平日所以很顯得放蕩不羈，一點也不注意注意自己的衣飾，臉面等，從不談女人的事，對於一切都是拉拉扯扯的，只是一心的用功，一定是因為有這這一段歷史的原故罷！一定是這一段歷史一直的使他在內心苦痛着。這樣想着我不由地重新用了一種嚴肅的眼光望着他，而不知接應一些甚麼話好了。我只是覺得有一點涼了，把捲着的襯衣的袖子放了下來。

(五)

「涼了吧」傑生看見了說，「現在一定有一點多了」

「大概吧，下面怎麼樣了？」
「唉！」他又接着說了，「自那一天起，我一向平靜的生活是被一種意外的風吹起波瀾了。我是無時不在想着這件事了。每當想到的時候總是與奮和痛苦交織着。這或者就是所謂單思病吧？真是的，明明知道單思的滋味是苦的，但是總還是忍不住的思念着，尤其是每當良辰美景，或是風雨淒涼的時候，便更覺得孤獨難忍，恨不得立刻到地面前訴說這種苦情。一方面我自自然知道這是一種不知好歹的，可笑的妄想，但是不知爲甚麼却因而愈發覺得苦悶，愈發在下意識中製造出意外的猜測來。有時我竟會這樣的想着：爲甚麼那天她到花園裏以後，便回去弄壞珠琺呢？那是一種甚麼意思呢？不是因爲她看見我而發生了感觸，而忍不住的奏起了相思的音樂呢？是發洩她那抑制不住的情感吧，不然就是特意的安慰我這遊子底心吧？我想她不能不知道她的家中住着一個外國學生，她不會想到一些他底事，她不會不因此而發生一些感想，何況她還是特別敏感的，特別仁慈的呢！她未必不是同情着這樣的一個孤獨寂寞的苦學生吧？她未必不是很想跟一個外國青年認識認識吧？……哈，我的心花怒放，我的心又從死灰中跳躍出來了，唉，莎士比亞說的一點都不錯，戀愛者和瘋子真是沒有多少分別的！我想我若不是因了這一點單思的作用，也許絕不至於愚蠢和不要臉到如此的地步！」

(六)

「思想的時候自然是千頭萬緒，悲喜交作的，但最後的結論還難免歸到寂寞的曇花，水中的明月，而認爲那是咫尺天涯可望而不可及的。然而這一次有了這樣的結論，甚至幾十次幾百次的論斷了，而下一次仍然是有更充分的理由證明前途尚存希望，換句話說就是證明對方確是對我有意義的，有一次那兩個女僕送飯來，把飯食都擺好了，可是在一旁還停留一會兒，似乎是等待着我再要些甚麼東西，每次都這樣的。每一次我總是不言語，一會兒她也就走開去。這一次我似乎心中很想問她幾句話，但是却又不知怎麼先紅了臉，不知怎麼說好了。

她似乎也看出我是有話了，於是微笑着問道：

「傑生先生有甚麼話嗎？」
「哦，」我藉口不及的說，「你們主人家一共有多少人？」同時臉上似乎都出了冷汗，覺得不好意思極了。好像是做了甚麼昧了良心的事一般。

「共有？」她想了又想安靜的說「共有七口！」

「哦，」我又問道：「都有甚麼人呢？」

「還有兩個小姐。」說到了小姐兩個字不由的笑着起來了，又說道：「大小姐出嫁了，只剩下二小姐了。」說到二小姐三個字不由的更笑着起來。一邊笑一邊就走了，也不等我再問甚麼話。於是我覺得十分難堪。當然的，這是多麼令人難堪的一幕啊，她爲甚麼說到了「小姐」兩個字便笑着起來呢？爲甚麼說到了「二小姐」三個字便更笑着起來呢？爲甚麼不再等我再問甚麼話便自動的跑了呢？這是甚麼意思呢？分明是懷了鬼胎的。一定是覺得我這個人太不正景了，一定是因此瞧不起我了。但是她也不想想並沒有問她小姐底事啊？我只不過問她們主人家有多少人啊？難道這話不可問嗎？難道這就是居心叵測嗎？真真的，唉，叫我怎麼好！我真太難過了。於是我又責備起自己來了。我想我底父母是費了甚麼樣的力量叫我到這麼遠的外國來求學的！他們是叫我來搞甚麼羅曼司的呢？他們幾年那樣辛辛苦苦的勞碌着，真是何等容易啊！他們幾乎把他們所有的都供給兒子來讀書了。但是我，我這不肖的兒子，爲甚麼還做出這樣的事呢？爲甚麼還這樣的叫人瞧不起呢？爲甚麼跑到這麼遠的地方來丟人呢？我這樣想着，真是悔恨到極點了。於是我想我過去這二十年的生活，雖然不能說是循規蹈矩，品學兼優，但最低限度也總沒有做過甚麼對不起良心，對不起父母，對不起國家的事。何況我本是出身於貧苦的農家，饑餓父母刻苦勤儉能夠供給他們唯一的兒子讀書，甚至於到外國來讀書，我又何嘗不知道刻己，奮勉，努力求學呢？怎麼如今像我這樣的一位土老兒也有嘗嘗羅曼司的念頭了呢？這是那裏的話！那裏來的魔鬼！唉，我想着真是太不應該了，太對不起良心了。

「這樣地自己悔恨着，在兩三天之內倒也很覺得安心。一個人在自己知道了錯誤而能够悔的時候是很幸福的，好像是反而得到了很大的安慰似的……
「但是，真也難說，爲甚麼這麼一點點的事竟這樣的有後勁呢？兩三天過去以後，我底心又在爲着那種思想而跳躍着了。每當我從學校裏回來快要走到門口的時候，這顆心便不由的跳躍着，呼吸也覺得困難了。一方面却總是希望着讀着，能在門口遇見她一下！我想，不知她是在哪一個學校里讀書，怎麼總也遇不見她上學和下學呢？不然就是住校吧？也許那一天她是偶爾回家一次吧？怎麼總也沒有聽見過她家裏的人談過她呢？自然，一定是她家人在我面前不好意思談的。但是爲甚麼那天那個女僕要有那樣的態度呢？是她知道我的心思了嗎？她怎麼會知道呢？她實在沒有理由知道啊！那麼也許是她從「她」那裏知道的？也許是「她」從「她」從那天便也在家裏害了相思病了吧？也許是她不知怎麼無意中吐露出傾慕我的心情來了，所以那天女僕才有了那種態度！這麼說，「她」的心中是一定有我了啊！不錯，不錯，這麼樣地想着於是我底心中又興奮起來了，又忘了前幾天那種悔恨的心情了。

(七)

「很奇怪的，有一天那個小孩子又到我那裏去玩要，我便打定了主意，要從他嘴裡探聽點消息。我想他是個天真的小孩子，一定不會多心的。於是便笑嘻嘻地向他問道：

「小朋友，你有哥哥嗎？」

「有兩個呢！」他回答。

「他們都做甚麼？」我又問。

「大哥在外邊做事。二哥在外邊上學。」

「有弟弟嗎？」

「沒有。我是最小的了！」

「有姐姐嗎？」我壯着胆子便這樣問了。但是他半响不開口，後來才勉強說道：「有……的」

「都做甚麼？」我又壯着胆子問。

「大姐出嫁了。」他說。

「二姐呢？」我不顧一切地這樣追問着。問完了覺得耳朵裡好像有甚麼東西在嗡嗡地響。我不好意思地敲着勇氣看着他，等待他回答。但是他却不說了，呆了一會兒忽然好像躲避甚麼似的一溜煙便跑了。啊！我是多麼驚奇啊！同時又不由地有點害怕起來了！難道說他們一家人都知道這件事了嗎？連這麼一個小小的孩子都知道了，那麼房東先生和房東太太更不用提了！我想我真是糟了，實在太糟了！我既然住在人家家裡，爲甚

麼還要這樣的事呢？房東太太一向是那麽一個好人，對待我這可以說和一家人一樣地親近，爲甚麼我這這對不起人呢？這樣我還怎麼再在人家住下去呢！唉！他們一家人這時不知怎樣恨着我，蔑視着我呢，怪不得房東太太這幾天不常到這邊來了呢！怪不得連那女僕對我都有點異樣了呢！原來我竟惹下這這的一件大禍了！於是我又悔恨起來了，比那一次的悔恨還要加倍！幾天沒有心緒聽講，夜裡時常的自覺不寧。

「但是過了約莫一個禮拜的光景，沒有甚麼事情發生，於是我的恐懼和悔恨的心情便又一點一點地平靜了。我又覺得我那種恐懼的心理完全是神經過敏的作用所致。房東一家仍是和從前一樣地對待我，沒有甚麼差別。這樣我漸漸完全放下了心。——但是……但是……這時候我忽然又覺得寧願在那種恐懼和悔恨的情況中過日子而不願放下心。因爲一放下恐懼和悔恨的心，難忍的單思的痛苦便要緊跟着來換防。我似乎再也沒有那種閉情，坐在屋子裡安心地做一點甚麼，或是想一點甚麼了。我總是忍不住地，一會兒便出去望一望，剛一坐下，又想去望一望，總希望能夠看見她一下。晚上也總是目不轉睛地向花園裡望着，希望他還到花園裡去玩。但是好像上帝故意和我爲難似的，却始終沒有遇到過。於是我便想，一定是正巧當我沒望着的時候她出來了，偏偏當我望着的時候她便回去了！於是每當我剛一坐下來不望着的時候我便會想到也許正在這時候她出來了，於是剛一坐下便又趕緊起來去望，一望沒有，便又坐下，剛一坐下又忙坐失良機，於是又去望……這樣的，實在是太不安了，真是受了洋罪！」

這樣過了許多許多日子。

(八)

「但是有一天實在是幸運極了！真可謂是蒼天不負苦心人，我不知爲了一件甚麼事走到了房東的院裡，偶然從一個窗子向裡一望，啊！正看見她在屋裡坐着呢！但是却又可惜那個窗子掛着紗窗，朦朧糊糊的看不十分清楚，然而我確知道那就是她！並且她也正向外面看着呢！啊，我底心是如何地跳起來啊！而同時是怎樣地覺得驚喜萬分啊！於是立刻不知所措地又退回來！你可以想得到，當我退回來以後我是多麼後悔啊，我埋怨自己爲甚麼當時竟會那麼喪魂失魄呢？爲甚麼不安安靜靜，大大方方的叫她看了和英雄一般的敬佩呢？爲甚麼竟吓得和一隻老鼠似的令人看了發笑呢？唉，唉，

真不是講羅曼斯的料兒啊！真真的不是……

「但是我又替自己解勸着，也許這樣更足以表示我愛慕她的真心，表示我是有一顆赤子之心的，不是那種拿愛情當遊戲的老手，這樣一定更足以博得她底同情和注意……啊，我又心花怒放了。我想，我看她在屋裡坐着確實是沒有甚麼惡惡的表示！那時候她確是很溫和地笑着我來！啊，真的啊！於是我似乎感覺到了一種平生沒有過的愉快！好像在七月伏天突然下了一場涼爽的雨，好像是鄉下的土老兒第一次吃着電氣……那滋味兒！」

他說話閉上了眼睛，好像是在欣賞着那舒服的剎那，但是立刻便又睜開眼，繼續說道：「自從那天以後，我對於人生便又有一層新的認識了，我覺得人生真是有意義的啊！真是幸福的啊！每當我稍一覺到苦惱的時候，一想到她，便立刻覺得舒服，立刻好像得到了莫大的安慰！我覺得無論如何受苦，無論如何寂寞，無論到了哪一種地步，人生也是有意義的！只要有她！是，如果這時有人把我捉去痛打八萬大板，把我全身燙烙，灌凉水，甚至把我扔上了刀山我也願意活着，只要完事之後能讓我回來向她報告一下就行！」

「這就是戀愛底滋味了！」我插入一句說「你確實是嚐到戀愛底滋味了！」

說到這裡我不由地替他慶幸，同時又不由的替他耽着心，好像是看小說的人已經確知後來不幸的結局似的，一面很急切的要向下看去，一面却又覺得不忍再看了去。

「後來？」我問。

「後來我幾乎發狂了！」他用力說，「我一心要找個機會向她表示一下，我想我若在家裡和她說話一定是不好辦的，於是我想打定主義給她去一信。因爲不知道她底名字，信皮上只好寫關曉二小姐收，至於下款，自然要用一個假地名，或是「內詳」之類，裡面可以寫得勇敢，於是我就如同國防委員會決議與某國宣戰一樣的，信帶要用素白的，好顯得大方。我一向最討厭給女人寫信用紅色、粉色、或是花色的信帶。但是信封却得用一種女人常用的，因爲叫旁人看了不致疑惑是男子給她的，於是我都預備好了。雖然難免破費一點錢但是我覺得在這種緊要的關頭是不能太吝吝的。寫的時候自然是十分的用心了。但是却也奇怪，越用心寫越覺得字體板生，反不如平常寫的好了！撕掉，又換一張，一會兒覺得措詞不好，又換一張。也顧不得心疼信帶了。至於措

辭方面自然得力求委婉大方，不能說是求愛，只能說是因爲看她的性情好，有天才，偉大，等等……，而希望做一個普通的朋友，做學問上的鼓勵者，這一類的話。其次再提一提自己是怎樣的寂寞，怎樣好靜。說自己怎樣的不好交際，不喜歡世俗，怎樣的對於人生發生懷疑……這一類的求愛的入股。但是總覺得有辭不達意的地方，還總怕是哪一句觸犯了地，或使她瞧不起自己。

譬如說到自己不好交際這一件事，本來是爲顯得自己曲高寡和的，但是又怕她不高興，以爲一個男子漢大丈夫爲甚麼不廣交遊，好義氣呢？譬如說到對於人生表示懷疑這件事，本來是爲顯得自己是深刻思想的人，但是又怕她覺得自己怯懦，沒出息。反之如果說自己底理想多麼多麼的高，自己的勇氣多麼多麼的大這一類的話又怕是說得太世俗，大言不慚。再譬如說到她那方面吧，若說她活潑，又怕她以爲活潑就是浮躁，說她寡言笑善沈思吧，又怕她以爲寡言笑善沈思是頭腦遲鈍性情古怪。如果稱贊她是多麼多麼的美吧，又怕她以爲自己是一個好色之徒，不懂靈性，只重肉體。總之，真是難極了。我費了幾個晚上的工夫，修了又修改了又改，總算是寫成了一封。於是決斷地封好了。因爲實在是不敢再閱卷了，若是再閱，一定還得改，痛苦將無止境。所以狠狠地封好，單等清送出去了。

「怎麼樣了？怎麼樣了？」我急急地追問，恨不得立刻知到結局，好像看小說人恨不得立刻看到末尾似的，一會兒便向後翻翻，一會兒便向後翻翻。

(九)

「他也很能了解我的苦心，並不如演電影似的休息十分鐘，便又繼續說下去，「後來我就拿出去了。」

「發出去了嗎？」

「在手中拿着大約有一個禮拜的光景吧，」他說，「但是，到底沒敢寄出去啊！唉，你不知道當我把信都放進郵筒裡一半的時候是怎樣的猶豫起來了呢！我那時候好像是要行兇殺人一般地恐懼着，我想，如果我把信扔了進去，結果將要有怎樣的事情發生呢？正如一個將要殺人的兇手，在舉刀殺人的時候突然地想，「如果我這一刀把他殺死，以後的結果當如何呢？」的確，人所以不敢隨便殺人都是爲了恐懼以後的結果的。固然殺了人也許能夠逃過，也許能不被人發覺，但那終究是冒險的事呢？如果是真有一好漢做事好漢當」的那種精神，自然沒有問題，但是有多少人是有那種英雄氣概的呢？他是

不是會想到今後他底名譽，他底事業，他底家庭，和種種麻煩的問題呢？他是不會想到逮捕，拷打，槍決等等後果呢？只為一時的憤慨就不惜成其千古之恨嗎？當他正要那樣做的時候他不能猶豫嗎？同樣的，當我要把那封信仍進去的時候，我也想到以後的事了。我想，如果我把信仍進去，難道說一定能够被她接受嗎？如果被她底家庭知道是否還有臉面見人呢？搬家嗎？搬到那裏去呢？並且這樣的搬家該是怎樣難堪的事呢？如果學校知道了，結果當如何？同學知道了，當如何？再說，若傳到中國去，傳到家中去，結果當如何呢？難道我只為這麼一時的衝動就不顧將來的一切了嗎？想到這裡我底勇氣立刻消失了，膝陣不由地退回來，想道：「以後再說吧！等回去慢慢的計較一下也不晚！」但是回來以後慢慢地一想，却又覺得還是寄出去好，又這樣想：假若世界上所有寫信求愛的人都這樣想起來，還有人能成其大事嗎？一個人若是永遠前怕狼，後怕虎，恐怕甚麼偉大的事業也不能做了。何況她確是對我已往鍾情了呢，也並不是我無事生非呀！並且一個女子縱使不同意這件事吧，她也不會告訴別人呀。這樣想着於是下次我又拿出信封，臨頭又轉回來，回來以後又想寄，又退縮回來！這樣的光景足足又過了一個禮拜，總之，終於沒有寄出去就是了。

「難道說就這樣完了嗎？」我大失所望地問。
「自然還有，」他又說，「不過這期間我回了一趟國。因為一點家中的事請了差不多兩個月的假。當我臨來的時候我是多麼地捨不得她！我想如果我和她已經相識的話，她不要送我車站，甚至到船上嗎？說不定她還許跟我一同回家一趟呢！那該多麼幸福啊！那樣一路上要麼快樂啊！一點也不寂寞了。當我到了家裏的時候我還是一直在想念她，我神經過敏地想，也許在這期間她結了婚呢！（多麼沒有準頭兒的事啊！）如果結了婚那可怎麼好！心猿意馬很是不安，甚至夜間都做了許多惡夢，於是便又下了決心，這回再回到東京去一定不再那麼怯懦了，高低要表示表示。反正沒有死罪。於是我又幻想了許多事，我想下次再回家來的時候一定也把她帶回來，叫她看一看我們底鄉間，她看見過種田的嗎？她看見過打場的嗎？她看見過軋棉的嗎？她看見過這麼大的菜園嗎？她一定都還沒看見過，她看了一定要驚奇的。那時候我就一筆一劃的講解給她聽，她一定高興得跳起來了。我再叫她奏一奏她那寶珠戒指給村子裏的人們聽，他們一定美的了不得，他們一定把她看作仙女了！啊，那多麼好啊！那時我還可以教給她中國話，她一定更快樂的。但是想着又覺得她一定是結婚了！她一定早有愛人的，一定的，一定的……一定在這期間結了婚了！啊！我又大失所望！」

「每一次我回家來總是不願再離開，對於家鄉永遠親近不絕，永遠戀戀不捨的，但是這一次却成了例外，恨不得快快地回去見一見她，到底她是否已經結婚了。如果沒有結婚，這回我可要表示表示了，這回好容易才把家裏的事辦完，真是如同身脫囹圄一般，便飛也似的回去了。」

說到「飛也似的」的時候他底一隻手與地面平行着很敏捷地向前一伸，看起來他底精神是很緊張了。
「一路無話，」他又接着說，「無非是曉行夜宿，飢餐渴飲。（啊，並不是曉行夜宿，而是星夜兼程，因為坐輪船火車。）自然在路上還是念念不忘的懸掛着她。無論看見甚麼便發生感觸。譬如看見一種新奇的海島吧，便想，如果她也在這里一同看見該多麼好啊！她一定歡喜地叫起來的！唉，可惜！可惜！譬如看見了那一望無際的碧海青天吧，便又想若是她也在這里一同看見該多麼好啊，她一定驚歎不絕的！唉，可惜！可惜！諸如此類的感觸真是不一而足。」

(十)

「怎麼的？」我自然是不知道怎麼的。但是由於他底神色，也覺得心直跳。
「啊，原來恰恰地看見她了！原來她正坐在我底那個跨院，在我底那間房子門前的階上坐着呢！啊，她還是穿着那一件半西式的衣服！我楞了一楞，便運足了氣，趕了上去，她却一點也沒有驚慌，也不言語，也不躲，我是怎樣地戰慄而又快樂啊！我打定主義一定跟她說話。於是我便遠遠地脫帽，微笑着向她點了點頭，但是她還是不動，也不言語，我又走近了些說道：『小姐在這里坐哪？』她還是不回答，也不動。於是我得寸進尺地又走近了些。但是這回聽得她開口了。
「呀！呀！呀！呀！呀！呀！」她不知為甚麼大叫起來了，似乎是大笑，又似乎是大哭！我多麼地驚奇啊！於是我冒險走到跟前仔細一看，啊，你猜怎麼？」
「怎麼？」
「原來是那一個醜怪的女子啊！她底兩眼沒有一點光彩，呆呆的，直楞楞的……臉上紅一塊青一塊粗粗得吓人，一張嘴半開半閉着，似笑又似哭……身上的確穿着一件半西式的衣服，但是那是多麼醜啊，和小孩子一樣的弄得一身泥……」
「叭！叭！呀呀！」她似乎是發怒了，「叭！叭！」

「怎麼一回事呢！」我也不盡驚訝地叫了一聲。
「後來知道了，」他沉吟了半晌他又說了，「那果然就是他們底二小姐，是一個醜怪，一個白痴，長得也十醜怪，她底一家以她為耻，永遠也不叫她出屋，所以我一向沒有見過，自然，他們也是永遠不跟外人談到她的，那一天女僕和那個小孩子的種種態度原來也是為此這原因。那一天我在花園裡所看見的也果然是她，但因在月光下，所以看不清，又因為知道是一個『少女』，所以便附會着無限的美麗了。」

(十一)

「這本是一種心理作用，例如我們每一聽見有人說到『大姑娘』，『小姐』，『女學生』，『護士』之類，便覺得一定美麗可人似的，一聽到『女招待』，『舞女』，『坤伶』之類便覺得都很醜惡。其實不一定是怎麼樣呢。唉，我白白地在一種撲朔迷離的單思病裡困惑了將近半年的光景，直到那會晤了的一刹那才算風平浪靜了。心裡安定了以後才真是幸福啊。」
「那個醜怪醜怪的呢？」我問。
「那個醜怪醜怪的當然不是她。後來我又一次到那東家發給出來的。那裡住着一個半老的老教授，他有一位善於音樂的老朋友（也是白髮蒼蒼的老人了）有時到這里來，高興地拉他底玻璃珠來的。我只是因了一種玄想便也拉到他底二小姐身上去了。但這也不能算我荒唐，的確一般的人都是容易把想像當做了事實，而編造出許多的意境，做出許多可歌可泣的，莫須有的事情來的。不過我這次所遇到的是比較顯明一點罷了。聽到這里我才喘過一口氣來，好像是一個賣藝的小老頭，剛才一直在一個大輪盤裡來回顛倒地迴轉着，這時才停止了下來，又落在平地上了。
「啊，奇遇！奇遇！」我驚嘆地說，「的確一般人在他們底羅曼斯裡都是容易被一種心理的煙幕蒙蔽了的，不過成度不同罷了。」
「那麼，」他又說，「談到了羅曼斯的事，我不由回想起自己底一段往事來了……這就是我底羅曼斯！」
我低下頭去想。
「我只覺得幸運的就是我那封信終於沒寄出去啊！」她又微笑着說了，「如果一下扔進信箱去的話，結果當如何？」
一九四六、十二、寄自清華園

迷惘·悵然·

揚子江

今天我有一個清閒的下午，但是窗外刮起了寒涼的風，風裏含着寒北的泥沙，罩起遠處的樹木，屋中爐火微弱，玻璃窗上結了一層霧。

坐在斗室裏，把整個的心也封鎖在這間屋子裏，風沙和玻璃窗上的霧，使我感覺到有些迷惘。我坐在書桌前的椅子上，躺在牀上，我只能運用腦子去想，閉上眼睛靜靜的去想，在記憶的堆裏發掘一些美。

我似乎是在做夢？

在過去我很喜歡這樣作，靜寂的夜晚，寂寞時的獨坐，……我就要閉上眼睛，走進我自己安排下的世界，但是現實壓倒了我，而且，舊的經歷使我把夢中的神聖和奇蹟化成了平凡，在虛偽的前面不能做出真理，在罪惡的腳下我不能呼籲良善。

就這樣地我失望在我自己製造成的夢境！至少，在疲倦裏進了我真心的時候，我曾經做過無數次的懺悔。

現在我的年歲已經大了，時間並沒有空空的從我心中爬過，世界上的一切對於我已經是很熟悉，並且也深深的有了更多的了解，我不再像小孩子一樣，在渺小的心靈上織起美麗的夢境，把自己的生命安放在裏面。

世界上的事情，祇像一個被穿了洞的糖漿，我已經找到這個洞口，從這邊很清楚的看到了那邊的世界，希望着能得到什麼，實際上能變為有什麼，我是會很明白的！所以我也不再做孩子般的憂喜，倒在母親的懷中訴說一些心底痛苦和喜悅，在人們的面前說天真的話，因為我自己知道那都是過去的事情，屬於過去的時間，我不會再去對着那個聽呆癩的出神。

我現在已經不會痛哭，喜，怒，哀，樂，對於我也是淡了，遠了，我的精神只有去想——在人生的道路上如何去發現一塊綠洲。

想不到在這有風的天氣，眼前的迷惘，使我又點燃起記憶的火光，去做一番回想，但是在我迷惘的心裏更增加上一層悵然。



雲姑娘

徐寶昌

爲了減少家中的消費，雲姑娘的繼母決意把她送到她的婆家去作童養媳。

十八歲的雲姑娘，早就有了耳聞，正因為是耳聞，她才沒十分介意，直到繼母把這事正式告訴她的時候，她就像囚犯被判決無期徒刑似的，焦急起來了，雖然心裏難過到極點，而淚珠却一滴也不敢滴下來，因為繼母曾說過：「在出嫁之前哭啼，於父母是不祥的！」

她不忍離開她唯一的弟弟，因為繼母對待她和弟弟的凶惡是不分等級的，每次弟弟被責罵或被捶打之後，唯一的安慰者便是她，當繼母在隣家門牌的當兒，她便輕輕的撫摸着弟弟的頭頂，小心地給弟弟擦眼淚，姊弟兩個偷偷的哭泣，暗暗的傷心——他們懷念着死去的母親。

她愛護弟弟她相信愛護弟弟會使死去的媽媽放心，如今弟弟是她整個的生命，她怎能離開而不顧了呢？

夜裏，她睡不着，思想像一團亂絲，慈愛的母親；狠毒的繼母；老實的父親；她想到弟弟想到過去想到將來……她不敢再想了，她開始相信了隔壁張瞎子的話：「一個人一個命，命是前輩子注定了的！」苦命人除了罵自己的命運不濟，還能說什麼呢？

一個夜色尚未消盡的清晨，可憐的雲姑娘穿了身紅布衣裳，悲憤而羞澀的，在小弟弟的哭聲叫聲繼母的忿怒聲和隣人們的安慰聲中，坐了父親趕着的大車，向另一個世界裏去了。

「仁」「恕」的青年修養

鳥瑩

關於青年的修養問題，無論報章雜誌，都給青年人們留下了相當篇幅，讓那些關心青年問題的人們發表議論名言，尤其是在言論自由的今日。然而怎樣才能建造一個中心的青年修養準則呢？那真是個困難的課題！

在很多的準則之中，我比較贊成「仁」「恕」的精神，這樣的主張也許會有很多人認為過於陳腐，不過在極端的「自私觀念」的對立之下，要想減少消滅「爭」，這也許是唯一有效的方法吧！

所謂「仁」即「克己復禮為仁」，「禮」也就是人類社會的準則，意思就是說我們人處於社會中，是不能孤立的，在與他人多方面接觸下，持己是必須要能節制，才不致與別人的利益發生衝突，要想不違反「禮」換句話說，就是要想作一個「仁人」那麼只有去「愛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這樣從人類的關聯上，來指示青年人立身處世的方法，那不但不能陳腐而且還是對症下藥，至少比那些長於「責人」，動不動就歸罪於「客觀環境」的詭辯家，要切實的多。

至於「恕」則是我們一生受不盡的處世秘訣。所以子貢問於孔子「終身行之者」，孔夫子告訴他說：「其恕乎！」又說：「忠恕違道不遠」，誠然的，人與人相交接，難免發生利害的衝突，由於這種衝突，人與人的關係也自然容易發生裂痕，要想消滅了人間的隔閡，只有寬宏大量去恕人，同時還要克制私意，打消人我的界限，以「施諸己所不願亦勿施諸人」的精神去待人，像這樣的人類社會才不致消滅，人和人才能很歡洽的並存於世上。

持己能仁，待人能恕，這種從自我的出發點去說明個人與社會的依存關係，是我的處世觀，同時也就是我認為的青年修養的繩準。

當雲姑娘開始做童養媳的第一天，她的未婚夫根生便進城做買賣去了。最初全家對她還很和氣，數日後，就完全變了。尤其婆婆底凶惡面孔，炯炯逼人的眼光，像獅吼一樣的罵聲；這些比家中的繼母還利害，她那幼弱的心靈又遭受了更深的創傷。

一次，雲姑娘忙作好晚飯，婆母，小姑和小叔們都圍着桌子坐下，盛飯端菜照例是她的事，等到大家都吃了半飽以後，她才把自己的飯碗端起來。

「妳……不要臉的東西……」婆母踩了腳，隨手拿起煙袋狠命的照她打來，嚷着：「八輩子沒見過飯粒子的餓死鬼！」她手裏的飯碗被煙袋打碎了，碗裏的飯撒了一地，婆母更氣了，瘋狗似的怒打着雲姑娘。

「挨刀子的，妳把我媽氣着咱們再算帳！」小姑的聲音。

「死不了的，妳敢氣我媽？」另一個小姑的聲音。

「他媽的！」小叔子給了她兩拳頭。

「……」

頭髮蓬亂的雲姑娘，像暴風雨下的殘花，嗚咽起來了。太陽慢慢的西沉下去，象徵着她悲慘的命運。

她的未婚夫，在外虧了本錢跑回來，她的稱呼一變而為根生嫂了。

根生是個不正經幹的人，比他大九歲，好喝好賭，家中並不給他錢，可是他會偷會騙所以賭場酒舖都不斷有他的踪跡，喝醉了酒或賭輸了錢，那都是雲姑娘的罪過，於是沉重的拳頭就落在她身上了。有時婆婆還趁熱鬧似的嚷：

「故意不好好侍奉自己的漢子，婊子！惹得全家不安！」

一天她由隣家程大嫂口裏得到了弟弟的死訊，那是程大嫂在路上遇見她爸爸而得到的消息，這個沉重的打擊，又加在身體上，她的心碎了。

在寒風裏

秦保英

十一月下旬的一個黃昏時候，我像每天一樣的從學校裡走出來。街上沒有行人，路燈放着暗紅的光，禿禿的樹枝在冷風裡搖，寒風像鐵刃似的吹來，使我感到冬之寒冷，我抖起了夾大衣的領子，兩隻手又在衣袋裡傾着身子迎着北風狼狽的走着。

忽然像有人招呼我的名字，我停住脚步，直起身子，在黑暗裡，模糊的認得是E君。

「保英！近來怎麼樣？家裡有消息了嗎？她問我。」

「還沒有？那麼寄錢來了嗎？」我搖了搖頭E君又問。

「沒有，妳想消息都沒有，那能來錢呢？唉！說起來真對不起，那二十萬塊錢還不能夠還妳，已經兩個多月了！」

「保英，這是那兒的話，你怎麼以為我跟你要賬呢？你真……我有錢，前幾天家裡又給帶來了八十萬塊錢，你用嗎？你要用可以拿五十去用？」

「不用，謝謝妳，我還有；上禮拜我剛賣了一件藍布大褂和一件西服上身，兩件都是新的，所以賣的很好，這次交完飯費還剩錢，還可以支持些日子。」

「不！你拿去吧！我們有了錢一塊兒化，這錢你如果不清，可以先把老劉的錢還了，因為他不像咱們的家境那樣富足；還有，

以後你用錢的時候，只管說，我們總能夠湊合，可別老賣衣服了！」E君很懇切的說。

「好吧！不過我所賣的衣服，全是用不着的，冬天的衣裳一點也沒賣。」我知道E君是位很誠實的人，他對朋友向來是沒有客氣沒有虛偽的，尤其是對我，同時我聽了他當時的談話，和他面孔的表情，我如果不收了的話，他一定會急的，於是我一面答應着，把那五十萬塊錢接過來。

這時我的心裡充滿了感激和慚愧，忍不住向E君說：

「妳老像這樣的幫助我，我真覺得……」

「快別說了，你忘了那年寒假，我回家時你替我湊路費……我們誰都可以幫助誰的。」

一陣陣的北風，捲着槍彈般的砂礫，順着街道吹來，我上身只穿着一件絨衣，下身還是單的，粗線的夾外衣也敵不過寒風的襲擊，我止不住打了幾個寒戰，接着E君說：

「你冷吧？怎麼穿的這麼單薄？我們談的時間也太長了，你快回去吧！」我倆各自匆匆的走開了。

我重新傾起身子，和寒風搏鬥着，終於帶着滿腹的惆悵惶惶的走回來。

三六，十一，五。

她知道後，不敢哭，兩手冰冷冷的，心裏空虛，面孔變得慘白，從此她像丟失了靈魂，什麼也無心做了。有時怔怔的凝視着，有時呆呆的佇立着，現出很重的病態來，婆母的責罵，丈夫的毒打，雖然沒有減輕，然而她却覺得什麼了。她的身體也漸漸地瘦起來，豐滿的面頰，變成了怕人的模樣，晶澄的眸子，也顯得枯乾，雖然她並沒有停止那些苦累的工作——磨米，洗衣，作飯，……但是她確是有些支持不住了。

沒有一個人看望倒在床上的雲姑娘，就連根生也不去照顧她，有時她模糊的聽到婆母和小姑的報怨：

「不作活就不作活罷！裝他媽的啥病呢！」

根生的性子真壞，近來每天跑到外邊去要錢，到夜深才醉醺醺的一歪一倒的回來，他相信他媽的話「這媳婦是裝病！」

在一個夜半，根生還不曾回家，雲姑娘的屋裏靜悄悄地沒有一絲音響，只隱隱的聽倒遠處的大吠聲。

她彷彿看到了母親，看到了弟弟，他們都在光明的世界裏向她招手，她微笑着點了點頭。便永遠離開了這黑暗的人間。



很榮幸的，我們的刊物已順利的渡過了第三期，在這紙價高漲的今日，能支持到三期的刊物是不太多見的，往往因為經濟關係或人事關係而中止或流產的。我們之所以能夠順利的辦到如今，而一期比一期進步，一期比一期充實，這不能不說是幾月來愛護本刊的朋友們的相助，和本社同人努力的結果。刊物渡過三期。可說已經有些基礎了，今後希望愛護本刊的朋友們繼續協助；本社同人當然更要加倍努力，想像中我們這塊園地一定會開出燦爛花朵的。

本期內容又比前兩期進步了，尤其論著版，更顯充實。粟寄滄教授在百忙中賜給「中國的經濟資源與經濟建設」一文，本刊榮幸之至，即代表本社敬致謝意。

關於獎金小說一項，本來是擬定本期起實行，並於上期本刊及報端刊登啓事，想必是刊登的太晚了，沒有給作者以適當的時間，因而收到的稿件不多——雖收到十數篇小說，但註明應徵的作品只有兩篇，真是太少了，無法取捨，故本期只好暫停，待下期開始了，祈作者與讀者見諒。

本期小說共刊三篇，其中「春聯」一篇是賈魯君的得意作品，文雖簡短，而諷刺意味甚強。「利那的會晤」一篇，是李莘君的舊作，很有趣，希望李君能將最近佳作寄下一二篇，以光篇幅。

本期有個好現象，就是「創作園地」的稿件很踴躍，並且都很好，以我們的「鼓勵創作」的宗旨，應該全部刊露，只可惜篇幅過少，僅容三篇，其餘只好留待下期了。

編者

國風雜誌

第一卷 第三期

編輯者 國風雜誌社

發行者 北平市同勉學會

北平阜成門外北禮士路

印刷者 正中書局北平印刷廠

電話：②二一三〇—二一三三

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社址

北平市沙灘新聞路十二號
電話：東五局二四八〇號

本期定價國幣二萬元

民國三十七年二月一日出版

寶生錢莊

專營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手續簡便 利息優厚

總莊天津第一區羅斯福路 號

電話(二)局〇七〇九、二四三三

辦事處天津第一區長春道四十七號

電話〇二五一、三四五五

北平分莊前外掌扇胡同十九號

電話(三局)三三七、三三八、三五六

北平商業銀行總行

服務優待小額存款

每戶限由二十萬元起碼至五百萬元止

憑存單存摺支付手續簡便利息優異

行址：北平西交民巷甲四十號

電話：三局五八五〇・三二四二

寶福齋南印紙刷文具店

本店

自運中外	紙張承印	鉛石印刷	機關簿籍	各種表格	工精價廉
------	------	------	------	------	------

北平鼓樓東路北甲七四號
電話(四)一九八二

惠 福 民 煤 審

新 採 掘
法 精 良
煤 質 掘
價 格 廉
行 銷 各 地
零 整 批 發
歡 迎 包 銷

地 址
宛 平 縣 門 頭 溝
城 子 村 西 坡

英 法 大 菜 俄 式 小 吃

惠 福 食 堂

名 庖 精 製
味 美 價 廉
設 備 富 麗
招 待 週 到
四 遠 馳 名
歡 迎 惠 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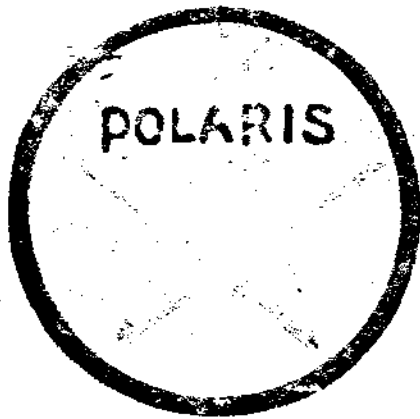
地 址：北平百順胡同路南
電 話：(三)局一三四二

天津同孚行管理

廠工化北率

星極北

商
標



註
冊

● 品 出 ●

元	硫	煮	高	刷	刷	硫	硫	元	靛	硫
明	化	大	青	皮	皮	化	化			化
粉	碱	紅	蓮	棕	青	棕	藍	青	藍	青

廠址：第五區直沽大街三十六號電話一六八

營業部：第一區中法路十五號電話一〇五五〇